

均宜

阿嘉莎·克丽丝蒂著

译

阿加莎克里斯蒂 中文站  
[www.cnqjs.com](http://www.cnqjs.com)

# 四巨頭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内容提要

超级惊险小说《四巨头》是英国著名作家阿嘉莎·克丽丝蒂的最畅销的代表作品之一。

“四巨头”的老大，是个中国人，他是控制全盘计划的幕后指挥；老二是美国的一个亿万富翁；老三是法国的一个科研成果卓著的女科学家；老四个是凶狠狡猾的家伙，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和真正面容，他经常以“4”代表自己。这个集团行踪诡秘，嗜血成性。

大侦探家比利时人包埃洛是个头脑冷静，判断能力极强的人，他虽屡尝失败的苦果，几次濒临遇难身死的边缘，但他不妥协、不退让，在他的知己海斯汀及社会力量的支持和援助下，一举捣毁了“四巨头”的总部。

小说充满惊险、紧张和悬念。情节紧凑，扣人心弦，是一部公认的惊世杰作。

## 出版说明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是紧张的，但人们同样需要丰富多彩的、健康有益的精神食粮，以增长知识和智慧，获得多种生活情趣的熏陶。

阿嘉沙·克丽丝蒂对我国广大读者并不陌生。电影《尼罗河惨案》、《东方快车谋杀案》曾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英国女作家自一九二二年出版她的第一部小说以来，已经出版了六十五部小说。成为欧美著名的畅销侦探小说家之一，并以此饮誉于世界文坛。我们为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选编了阿嘉沙·克丽丝蒂的几部代表作品。这些作品立意新颖、想象丰富、故事曲折，充满悬念，堪称世界惊险侦探文学之佳品。读来有如欣赏一连串引人入胜的高级智力游戏，但愿能为您的业余生活增色添彩。

编 者

# 目 录

第一章	不速之客.....	1
第二章	疯人院里来的人.....	11
第三章	李昌颜.....	17
第四章	重要的羊腿.....	28
第五章	失踪的科学家.....	36
第六章	楼上的女人.....	43
第七章	窃镭贼.....	53
第八章	敌人的巢穴.....	66
第九章	黄茉莉的秘密.....	79
第十章	在克洛夫的调查.....	86
第十一章	赛棋的事件.....	95
第十二章	圈套.....	113
第十三章	来了个胆小鬼.....	123
第十四章	染发的美女.....	132
第十五章	可怕的灾祸.....	147
第十六章	临死的陌生人.....	162
第十七章	老少以诡计取胜.....	175
第十八章	在维尔逊.....	186

## 第一章 不速之客

我见到一些喜爱横渡海峡的人们，总是镇静地坐在帆布椅上，安闲地等着小船停泊，不慌不忙地收拾着行李登上岸而我就办不到了。我一踏离甲板，就感觉到时间好短暂，并对任何事都惶惶无法定下心来，拎着小提箱，没头没脑地乱闯。到了下面大厅用餐时，也无暇细加咀嚼，只将食物囫圇吞下肚去，深怕人还在下面用餐，小船出人意外地驶到。或许这全是我在战时，度短暂的假期时，养成的一种习惯，想抢先占得有利位置，头一个上岸，深恐难得享有的三五天宝贵假日白白溜过。

七月里的一个不同寻常的早晨，我正站在栏杆旁，望着渐渐靠近的杜佛的白色峭壁，看到旅客们，安闲自由自在地坐在帆布椅子上，快到他们的本土连眼睛也不瞄一下时，我真的感到惊异。也许他们的情形和我迥然不同。不用说，他们许多人，为了度周末，仅越过海峡，到过巴黎，然而我却在阿根廷的一处农场上，消磨过一年半的光阴。我在那里过得还不算坏，我和我的内人享受着南美洲自由又安详的生活；但是，当我望到越靠越近的那片熟悉的海岸时，我却感到难过起来。

就在两天前，我在法国登上岸，办完一些重要的事情，现在我是往伦敦的途中。我得在那里待上好几个月，有充分的时间，去探望老朋友们。其中有一个老朋友，他长得鸡蛋脸，点缀着一双蓝眼睛的一个矮小家伙——侯格尔·包埃洛！

我想突然地去拜访他让他感到吃惊。因为，我在阿根廷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里，并没提到，我这一次的旅程——真的，这是由于事情错综复杂，临时才决定的——我经历过许多有趣的事物，使我自己想像到，他看到我时，会多高兴和惊慌失措。

我知道，他不太可能离开他的办事处。他在伦敦已忙完了所有案件。他的声誉，真是无人不晓，现在他不再会把他全部的时间，专门贯注在一件案子上。日子一久，他的目标越来越多，当了一名“侦探社顾问”——就像哈莱街的一名医生一样，变成了一个专家。他一向嘲笑一名侦探用化妆追踪犯人，对每一只脚印加以测量的那种流行的做法。

“我不会这么做，海斯汀！”他会说：“我们让这种做法，留给吉奈德和他的朋友们去做吧！包埃洛有他自己的一套做法。有他的规则和计划，还有“灰色小细胞”。他会安静地坐在扶手椅子上，注意那些旁人忽视掉的地方，我们不会像可敬的佳浦，贸然地下结论。”

不错；要看到包埃洛做事误入歧途，是不可能的。

到了伦敦，我把行李寄存在旅社里，驾着车子一直到那个老地方。这又使我萌起了多么深切的回忆！我几乎来不及问候我的老房东太太了，两步并做一步地急忙上了楼，去敲包埃洛的房门。

“进来吧。”里面一个熟悉的声音叫道。

我大步走进去，包埃洛面对着我站在那儿，怀中抱的那一只小手提旅行箱，看到我时，皮箱砰然一声掉在地上。

“我的朋友，海斯汀啊！”他叫起来。“我的朋友，海斯汀！”



他冲到我面前，一把抱住我。我们的谈话，也无系统。一会儿叹息，一会儿又起劲的探问，断断续续的回答，一下又说到我妻子的近况，和对我旅行的解释，统统全凑在一起纠缠不清。

“我想，我那个老房间里有人住吧？”等我们稍微冷静下来时，我终于问道：“我真喜欢和你同住在此地。”

包埃洛突然吃惊地变了脸色。

“天啊！多幸运。你四面看看，我的朋友。”

我第一次注意到周围的环境。靠墙边，竖立了以史前图案为主体的一只巨大方舟。离它不远处，放了几只小提箱，按着大小，排列得整整齐齐。我推断得不错。

“你要走啦？”

“是啊。”

“上哪儿去？”

“南美。”

“什么？”

“真的，很可笑是不是？我要到尼奥去，我天天在自我嘀咕，我在信里说什么也不会说——哎啊！看到我这样，真要使好心肠的海斯汀大感惊异起来了！”

“你什么时候走呢？”

包埃洛望了望表。

“一个小时以内。”

“你一向不是说，决不会有任何事情引诱你去做一次长途旅行的吗？”

包埃洛闭起眼睛，人在抖颤了起来。

“别再提起啦！朋友。我的医生郑重对我说，一个人不

应当为了这样死去——除了这一次；你明白，我再也不会回来了。”

他把我推到一把椅子上坐下来。

“来！我告诉你，事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你知道世界上，谁最有钱？比洛克菲勒还有钱？亚比·雷伦。”

“那个美国肥皂王吗？”

“一点不错。他的一名秘书，跑到我这里。你会说，有一些很重要的欺诈案件，和在尼奥的一家大公司扯上了，他想要我立刻去调查这件案情。但却被我拒绝了，我告诉他说，要是对我陈述事实，我会给他必要的意见。可是，他声称不行。只有我到达那里时，才会向我诉出事实。通常就会结束这回事的。要指定包埃洛做一件事，是绝对行不通的。可是他出了这么一大笔钱，这是我毕生第一次，受到金钱的诱惑，一笔足够过舒适生活的财富！还有一种吸引人的力量，就是你，我的朋友。因为过去一年半以来，我变成一个很孤独的老人。我自己在想，为什么不试试呢？我已开始对不断的解答愚蠢的问题感到厌烦，我已有了相当的名声。让我能获得这笔钱，亲近我的老朋友，在什么地方可以安居下来呢？”

我完全被包埃洛这种尊重的神情感动起来，所以我就答应了。

他接下去说：“一小时内，我必须离开，去赶搭火车。这是人生的一件小小的讽刺，是不是？海斯汀，如果不是为了这笔大钱，我也许会犹豫不决，因为就在最近，我自己在开始着手调查一件事。你说，‘四巨头’这句话，一般的意义是什么？”



“我想是起源于凡尔赛会议吧？！在电影界，也有出名的‘四巨头’，有许多较小的人物，也有过这种说法。”

“我懂了，”包埃洛想着说：“你知道，在某些情形下，我听到这一句话，那些解释丝毫派不上场。这似乎是指一伙国际的罪犯，或是那样的情形，不过——”

“不过什么？”他迟疑不决时，我问道。

“不过我在想，这是一些大规模的事情。这只是我的一点小小看法，没有别的。呀！我必须收拾起行李了，还要赶时间呢！”

“不要去啦！”我劝他说：“把这次旅程取消，和我一同搭小船走吧。”

包埃洛站直身子，责怪地白我一眼。

“呀！你还不明白！我已答应啦！你知道——包埃洛要守信用的啊！现在只有生死问题才可以阻止我。”

“这类问题却不可能发生，”我悲伤地低声说：“除非在最后一刻：这道门打开来，进来了一名不速之客。”

我笑了一下，引用那句老格言，在静默下来时，房间里，突然传出一个响声，使我们两个人同时吓了一跳。

“是什么声音？”我叫了起来。

“天啊！”包埃洛反唇相讥地说：“听起来真像你听说的，我卧室里有个‘不速之客’呢！”

“你的记忆真好，海斯汀。现在推断一下吧！”

“那面窗子！那么是不是窃贼？他必须爬上峻峭难登的山坡——如果是这样，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站起身，大步向房门走过去；门的另一面，又响起了摸索门柄的声音，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房门慢慢地被打开来。门口赫然站了一个男人。他从头到脚都沾满着尘埃和泥土，面孔消瘦又憔悴。他向我们瞪了一会儿后，只见他身躯摇晃了一下，便倒在地上。包埃洛急忙奔到他旁边，然后他抬起头对我说：“快拿白兰地来。”

我用杯子倒了一点白兰地端过来。包埃洛泡给他喝了一点，我们把他抬起来，抬到长沙发上。不一会，他睁开眼睛，带着几乎乏力的目光，向周围扫了一遍。

“先生，你想做什么？”包埃洛说。

这人张开嘴唇，声音怪异又无表情地说：“弗拉威街十四号的包埃洛先生。”

“噢！是啊！我就是包埃洛。”

这人似乎并没听懂，用先前同样的声调，不停地说：“弗拉威街十四号的包埃洛先生。”

包埃洛尝试了几个问话。有时候，这人一点没有回答；有时候，他又重复同样的说话。包埃洛对我做个手势，叫我打电话。

“请李奇威大夫到此地来。”

这位大夫可真幸运，他的住宅就在转弯的地方，不需几分钟他就飞快地跑来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呃？”

包埃洛做过简短的解释，大夫动手检验我们这位怪客，他似乎完全不知道，有大夫和我们在面前。

“哦！”李大夫诊断完毕说：“怪病！”

“是不是脑膜炎？”我想起来说。

大夫马上不屑地哼着鼻子说。“脑膜炎！没有这种病。那完全是小说家们虚构出来的。不是，这人像是休克。他不

断想像着，跑到此地来的，且想找弗拉威街十四号的包埃洛先生，而他没有表情地重复这句话，却一点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是不是失语症？”我起劲地问。

这一次没像先前那样，引起大夫的不屑哼鼻子了。他没加回答，拿着一张纸和一支铅笔，递给这人。

“让我们看看，他会做出些什么。”他说。

一时没有一点动静，然后他突然专心地写起来。突然又停住，让纸张和铅笔掉在地上。大夫把它拾起来，摇摇头。

“一点也没写什么。只潦草地写了十二遍，是“四”字这同样一个字，一个字比一个字大。我想，他是想写弗拉威街十四号吧。这倒很有趣，非常有趣。你能不能把他留在此地，留到下午的时候？现在我应当到医院去了，下午我再回来，替他做好一切安排。这件事太有趣了，不应当忽略掉的。”

我解释包埃洛要离开，我想陪同他到绍姆顿去的事情。

“不要紧。把这家伙留在此地好了。他不会受到伤害的。他完全是由于筋疲力竭，可能要连续睡上八个小时。我会同你这个好心肠的芬雷弗太太谈谈，叫她照料他。”

大夫像平常一样敏捷地跑着出去。包埃洛匆匆地整理完行李，瞄了一下时钟。

“时间过得好快。快点，海斯汀，你不能说我没有留给你一点事情做。最骇人听闻的一件事。我对这家伙一无所知。他是谁？他是做什么的？我宁愿明天搭船去，而不一定要在今天。现在发生了一些很古怪，也很有趣的事情。可是我们一定要有时间，也许要等好几天，甚至几个月，他才能恢复

知觉告诉我们哩。”

“我尽力办到就是，包埃洛！”我对他保证。“我会尽力做个胜任的代替人。”

“很好。”

他回答得使我有点怀疑。随后我拾起纸张。

“要是我写一篇故事的话，”我轻松地说：“我会利用你最近的心理上的征兆，这样的写，称之为四巨头的秘密。”我边说，边轻轻敲着铅笔写的数目字。

于是我吓了一跳，我们的病人，突然由昏迷中起身，坐直起来，清楚地说：“李昌颜。”

他的神色好像突然从睡眠中清醒过来一样。包埃洛对我打了一个手势，叫我安静。这人继续说下去，声音又响又清楚，使我觉得，他是在读某些书面报告或演讲一样。

“李昌颜可能是四巨头的首脑。他就是策划和控制行动的人；我想他是老大吧。老二的名字不常听人谈起。他常用一个S加上两条直线来代表——像\$的符号。也常用两条线和一颗星做代表，据人推测，他是一个美国佬，代表着财富的力量。老三是个女的，法国人；这似乎是没有疑问的，她可能是一个美色感人的妖女，不过还无从证实。老四——”

他声音颤抖起来，而中断了说话。包埃洛把身子靠到前面。

“是啊！”他起劲地激励他说：“老四呢？”

一双眼睛盯在这人脸上。这一天似乎被一些强烈而无法压制的恐怖所占有一样，改变了面目。

“破坏的家伙。”这人喘息着说。最后痉挛了一下，昏厥过去。

“天啊！”包埃洛低声说。“我没说错。我没说错吧。”

“你认为——”

他打断我的话。

“把他抱到我房里去。我要赶搭火车啦！我会搭不上的。啊！我赶搭不上，也问心无愧！可是，我答应人家的哟！快来，海斯汀！”

我们把这位神秘客人，交托给披尔苏太太照料，驱车离去，刚巧赶上火车。包埃洛一会儿默声不响，一会儿又饶舌不休。他眼瞪着窗外，像失落在梦境里的男人，显然没听到我说的话。突然一下子又恢复了生气，他对我连续下了几个命令，力陈常时有拍发无线电报的必要。

就在驶过荷京后，我们保持了好长一阵子的沉默。火车要抵达绍姆顿，才会停下；就在此地，火车由于一个信号，驶慢了下来。

“啊！天啊！”包埃洛突然叫起来。“不过，我是个低能儿。我终于看清楚了。这不用说，是神仙把火车停住了。快跳下去，海斯汀，跳啊！”

不一会，他已打开了车厢的门，先自跳了出去。

“快把手提箱丢出来，人跳下来。”

我听从了他的话。跳得好准。等我跳到他身边时，火车已疾驶了过去。

“包埃洛，现在嘛，”我有点愤怒地说：“或许你可以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

“朋友，因为我已找到了正确的方法。”

“这对我倒是很有启发性呢。”我说。

“应当是这样的。”他说，“不过，我担心——很担心

事情不会是这样。要是你能抬起那两只手提箱，其余的就让我来拿。”

## 第二章 疯人院里来的人

幸好火车停下的地方，靠近车站。走一段短路，到了一家车行，叫到一辆车子，半小时后，我们疾驶回到了伦敦。不到时候，包埃洛是不会满足我的好奇心的。

“你还不明白么？我也不比你知道得多。不过我现在明白啦！海斯汀，我是被人赶走的。”

“什么！”

“不错，很聪明。地方和方法，都选得聪明透顶。他们对我害怕了起来。”

“是谁呢？”

“结伙在一起，专干违法勾当的那四个天才。一个中国人，一个美国人，一个法国女人，还有——另外一个。谢天谢地，我们终于回来啦！海斯汀。”

“你认为，对我们那个客人，有没有危险？”

“当然有危险罗！”

披尔苏太太看到我们时，前来迎接。她一看到包埃洛，惊愕得狂喜起来，我们问她情形。令人十分放心。没有人打电话来，我们的那位客人，丝毫无动静。

我们松了一口气，上楼到房间去。包埃洛拐过外面一间房间，又折到里面的房间。然后他很激动地叫我。

“海斯汀，他死啦！”

我奔跑到他那里。那个男人，仍像我们离开的时候躺在那里，不过现在已死了，好像死了有好长一阵子时间。我一



听，赶紧冲出去请医生。李奇威大夫还没回来。我立刻找到另一个医生，陪着他一齐来了。

“他确实死了，可怜的家伙。是你们照顾流浪汉，是不是？”

“好像有点接近这种事情，”包埃洛回避地说，“怎会死的？大夫？”

“很难说。可能是某种病发作了。有窒息的迹象呢。此地有没有煤气装置？”

“没有，只有电灯——没有别的。”

“两旁窗子都敞开着，死了大约有两个时辰。你们会通知警方的，是不是？”

他说完走了。包埃洛打了几个要紧的电话。令我有点惊讶的是，他打电话给我们的老朋友——佳浦督警，请他马上过来。

这些事情刚办完，披尔荪太太走进来，一双眼睛睁得像茶碟一样滚圆。

“是从汉威尔疯人院来的一个管理员，要不要我领他进来？”

我们表示同意，引进来一个穿制服的高大魁梧男人。

“先生们，早啊！”他愉快地说：“我有理由相信，有个怪人跑到你们这里，他是昨天晚上偷跑出来的。”

“人在这<sup>里</sup>？”包埃洛镇静地说。

“他没有再跑掉吗？”他带着关心地问道。

“他死啦！”

这人比先前样子显得放心多了。

“是真的这样。噢！我敢说天下就太平啦！”

“他——他是不是一个很危险的人物？”

“你是说，他好杀成性吗？哦，不是。他一件武器也没有。不过，他有一种极要命的虐待狂。那是黑社会组织把他关了起来。它们全部一样。”

我不寒而栗起来。

“他被关了有多久？”包埃洛问道。

“到现在有两年啦！”

“我明白啦！”包埃洛镇静地说：“但别人从没有想到，他可能会——神志清楚吗？”

管理员不由得大笑起来。

“要是他神志清楚的话，他还待在疯人院里干嘛？他们个个都说自己是神志清楚的。”

包埃洛没再多说。他领了这人，进去看尸体。立刻被认明了身份。

“就是他——一点不错。”管理员漠然地说：“令人有点可笑的家伙，是不是？唉，先生们，我最好走了，在这种情形下，做些安排。我们不想要这具尸体，太麻烦你们。要验尸的话，你们就需要出面了。再见，先生。”

他有点笨拙的鞠了一个躬，踉跄地走出房间。

几分钟后，佳浦来了。这位苏格兰警场的督察，像往常一样得意洋洋而矫健活泼。

“我来啦！包埃洛先生。你有何贵干？我以为你今天到什么地方海岸去了呢？”

“我的好佳浦，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见过这个家伙。”

他领佳浦走进卧室。督察脸色困惑的低下头，眼瞪着床上那个家伙。

“让我看一下——好像有点面熟呢——我对自己的记忆，值得骄傲。呃！天啊！是麦耶宁！”

“谁啊？麦耶宁？”

“秘密工作人员——不是我们的人。五年前去了俄国。再没听到过音讯。人们一直认为，俄国人把他杀了。”

“完全合乎逻辑，”佳浦要离开时，包埃洛说，“除了这件事实，他看起来似乎像是自然死亡一样。”

他不满意地皱起眉头，低下头望着一动不动的尸体。一阵凉风把窗帘向外吹起，他突然抬起头。

“海斯汀，是不是把他抬到床上的时候，你把窗子打开了？”

“没有，我没有打开，”我回答，“我记得，窗子全关上了。”

包埃洛突然抬起头。

“关上——而现在全打开啦！这是从何说起？”

“有人从那里进来过了。”我想着说。

“有此可能，”包埃洛表示同意，可是他说得心不在焉，也令人不敢相信。过了一会他又说：“这完全不是我在想的事情，海斯汀。只要有一面窗子打开，我也不会这么困惑。令我好奇的是两边窗子，全部打开了。”

他急忙跑进另一个房间。

“起居室的窗子，也打开啦！那原来也是关紧的。啊！”

他弯下身，望着这死人，仔细察看他的嘴角。他突然又抬起头。

“海斯汀，他嘴里被人塞住了。被塞住而毒死的。”

“天明”~~“天”~~大叫起来，“~~我还以为~~可以查出原因来的呢。”

“我们~~整天也在想~~他是什么种~~学~~和~~迹~~。他是吸入氢氰酸而丧命的，~~氢氰酸~~凶手先~~把~~所有的窗子全打开来，才走~~的~~。没有显著的苦杏仁味道。没留下~~苦杏仁味~~。医生们只好写上~~是自然死亡~~。五年以前，他在俄国失踪了。”

“过去两年，他是关在疯人院里。可是在前三年呢？”我问道。

包埃洛摇头，然后抓住我的手臂。

“那个时钟，海斯汀，你看那个时钟。”

我顺着他所指的方向，看到壁炉上那个时钟，指针正停在四字上面。

“朋友，有人动过手脚了。它应当还有三天好走呢！那个时钟，可以走上八天，你知道吗？”

“可是，他们为何要那么做呢？要造出这样的错觉，是四点钟时发生罪案的吗？”

“不，不是，再想一想，朋友！动用一下你的小灰色细胞。倘如你是麦耶宁。听到了某些声音，也许——你完全清楚，你的劫数已定，刚好足够的时间留下暗号。四点钟，海斯汀，这个破坏的家伙，老四。啊！好主意！”

他冲进另一间房，紧起电话。打给汉·威尔。

“是疯人院吗？我知道，今天有个逃犯，是不是？你怎么说？慢着。请你再说一遍，行吗？啊！是这样。”

他挂断电话，转过身对我说。“你听到吗？海斯汀？多

有什么逃犯呢。”

“可是，来的那个人——那个管理员？”我说。

“我想知道——我真想知道。”

“你是说——”

“那个杀人的家伙——老四。”

我目瞪口呆地望着包埃洛。一会儿后，我恢复原状说：

“我们总会在什么地方，能再见到他的，他是一个有特殊个性的人。”

“是吗？我的朋友？我想不是。他人魁梧，坦直，红红的面孔，浓密的胡须，粗哑的声音。现在完全不是了。还有，一双形容不出的眼睛，一副形容不出的耳朵，满嘴的假牙。你似乎想到了，这不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下一次——”

“你认为有下一次吗？”我打断他的话问道。

包埃洛的脸渐渐庄严起来。

“朋友，这是决斗到底的事情。你同我站在一边，四巨头站在另一边。他们赢得了第一回合，可是，他们要把我赶走的计划，却落空了，以后，他们得对我包埃尔洛重新估计一下了！”

### 第三章 李昌颜

我们拜访过疯人院里那个假管理员后一两天，我怀着一点希望，他可能会再回来，我一刻也没离开过那幢房子。我知道，他没有理由怀疑，我们已看穿了他的真面目。我想，他可能会再回来，把尸体搬走，可是，包埃洛却嘲笑我的推断。

“朋友，你愿意，你就看着办吧！我不会这么糟蹋时间的。”他说。

“好，那么，包埃洛，为何他要冒险再来呢？要是以后，他为了尸体回来，我就能够看清他来的一些目的了。他至少会消滅对他不利的证据，事实上，他似乎并没有得到什么。”

包埃洛耸耸肩。“可是你没看到老四啊！海斯汀。说到证据，我们用什么证据控告他呢？不错，我们有具尸体，可是，我们却没有证据证明那个人被杀害，吸入氢氰酸遗留下痕迹。我们又找不到一个人，看到有人进入这幢房子，而我们对那个死去的麦耶宁的活、死情形，也找不出一丝蛛丝马迹……”

“没有，海斯汀，老四没有留下一些痕迹，他自己也知道的。他到此地来，我们可以称之为是侦察。也许他想确定，麦耶宁是真的死了。不过，我认为，更可能他是来看包埃洛的，想同他害怕的这位对手谈谈。”他说。

包埃洛的推断，使我觉得是典型的自我吹虚，但我没有

争辩。

“验尸会怎样呢？”我问道：“我想，你到那儿会解释清楚的，让警方对老四有个完全的认识。”

“目的何在？我们能提出任何证据，影响你们顽固的英国验尸官的陪审团吗？我们对于老四的叙述，有没有任何价值？没有。我们可以让他偏称之为：意外的死亡。虽然，我并不抱多大希望，但那个聪明的凶手，也许会赞美他自己，他在第一回合，就骗过了我包埃洛。”

包埃洛像往常一样，料事如神。我们再没看到疯人院里的那个家伙。在审讯时，我出场作证，包埃洛甚至没有到场，审讯也没有引起一般人的兴趣。

包埃洛打算到南美洲去，在我没到达之前，他已把他的事务了结了；这时候，他手边没有案件要办，他大部份时间，全耽在屋子里，我却得不到他的一点口风。他始终坐在靠背椅子上，言谈之间，并不鼓励我去做。

一天早上，大约在凶杀案发生后一个礼拜，他问我：愿不愿意陪他去做一次访问。我很高兴，因为我觉得，他想依照他自己的做法把事情查清楚，而我也想和他讨论这件案子。但我察觉到，他不愿意多说话。就是我问他，要到什么地方去，他也没有答话。他总是那么不到最后一刻，不露出一鳞半爪。在这种情形下，接连搭了一次公车和两次火车，才到达伦敦最荒僻的一处南面郊区附近，他才同意把事情说出来。

“海斯汀，我们去拜访住在英国的一个家伙，他知道中国的大部份黑社会组织的内幕。”

“真的？他是谁？”



“你从没听说过的一个人——约翰·英格斯先生。实际上，他是个很平凡的退休公务员，藏有满屋子的中国古董，他讨厌朋友们和认识的人。但是我知道，他是我<sup>们</sup>要寻找能给我内幕消息的唯一人物，就只有这一个英格斯。”

花了几分钟的光景，我们踏上英格斯住宅的月桂树石阶。我个人对这种有月桂树丛的石阶，并没在意；因此我推论，他是根据一般人偏僻郊区的命名法来命名的。

我们见到一个脸上没有一点感情的中国男仆，把我们领到这位主人面前。英格斯先生是个粗壮的男人，面色有点发黄，深陷的一双眼睛，奇怪地反映在个性上。他站起身迎接我们，把手里拿的一封折开的信放到一旁。他迎接过我们后，指着座位说：“请坐。哈尔塞对我说，你想知道一些内幕消息，我可能对你会有帮助。”

“正是这样，先生。我想请问你，你认不认识一个名叫李昌颜的人？”

“那可奇怪了，的确太奇怪了。你怎么听说有这么一个人的？”

“那么你认识他罗？”

“我只见过他一次，知道他一点；使我惊异的是，在英国还没有人谈起过他。在某一方面他是个重要的人物——清朝的官吏阶级——但那不是事情的症结。可是有充份的理由，认为他完全是个幕后人物。”

、“操纵什么事情？”

“每一件事情。全世界的不安状态，劳工纠纷，扰乱了每一个国家。有些人，而不是散播谣言的人，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他们说，幕后有一股力量，目的在摧毁文明。你知

道，在俄国有许多迹象，有些首脑不过是傀儡，他们的行动全由另一个首脑在指挥。我无法给你确实的证明，不过，我完全相信，这个首脑就是李昌颜。”

“哦，天呀！那不是有点牵强附会吗？一个中国人，在俄国怎么会重要呢？”

包埃洛容易动怒地对我皱起眉头。

“对你来说，因为这不是出自你自己的想像，一切便全是牵强附会的了。但对我来说，我和这位先生意见一致。”

“我无法肯定地说，他到底从那些事情，希望得到些什么？”英格斯说：“不过，我假定，他是受到从阿克巴、亚历山大、到拿破仑时代，这些大人物的影响——对权力和个人霸权的欲望。到了现代，征服就需要武力；不过，在骚扰不安的本世纪，像李昌颜这样一个人，他可以运用别的办法。他有用不完的金钱支援他花用在贿赂和宣传上，也有许多迹象，显示他控制某些科学组织的权力，比世界梦想中的更有力量。”

包埃洛仔细地注意听英格斯的话。

“在中国吗？”他问道：“他也搬到那里去了？”

那一个人完全同意地点头。

“虽然我还提不出证明，连法院在内，我是自己知道才说的。我可以告诉你这件事！最常公开出现的那些人，是一点不重要，或是没有个性的人。他们全操纵在一个人，他如同操纵木偶者，那个人就是李昌颜。他是目前控制东方的首脑。我们并不了解东方——我们也从没有想要了解；可是，李昌颜是个能起作用的灵魂人物。他不会公然引起人的注意——哦，完全不会，他从不会离开他在北京的宫殿。可

是，他在暗中操纵——暗中操纵——事情全发生在遥远的地方。”

“没有人反对他吗？”包埃洛问道。

英格斯在椅子上向前挪着身子。

“在过去四年里，只有四个人，想反对他，”他吞吞吐吐地说，“有地位的人，诚实又有脑力。他们中任何一个人，迟早可能干涉到他的计划。”他说。

“噢？”我说。

“唉！他们全死了。有一个人写过一篇文章，说到李昌颜的名字，同北京的暴动有关，不到两天，就在街头被人刺杀。从没有抓到凶手。另两件犯罪，也同样情形。为了一次演讲、或文章、或谈话，同李昌颜的名字有关系的，不到一个礼拜就死了。一个被毒害，一个死于霍乱，一个被隔离的病人——并非及时疫，一个被发现死在床上。最后一个人的死因，从没被断定；不过我听医生说，他看到这人尸体时，尸体已被烧得卷缩，好像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一股电流力量，穿透他的身躯。”

“李昌颜呢？”包埃洛问道：“当然对他找不到一点痕迹，可是总有一些迹象的啊！呢？”

英格斯耸耸肩头。

“哦，迹象——是啊！当然有的啊！有一次，我找到一个肯说话、有卓越才华的年轻中国化学家，他是受到李昌颜保护的人。有一天他到我这里来，我看得出他快要精神错乱。他对我暗示说，他在李昌颜的宫殿，受到清朝官吏的指挥，从事一些实验——用苦力们做实验，使人震惊的全然藐视人命和痛苦。他的神经全遭到破坏，恐怖得叫人可怜。我把他

安置在我家里的顶楼房间里的床上，想在第二天去盘问他——当然，我做得笨极了。”

“他们怎样找到他的呢？”包埃洛问道。

“这我就永远知道了。那天晚上，我醒过来，发现我巷子里起了火，我侥幸逃掉了性命。据调查显示，猛烈的火是从顶层燃起来的，那个年轻的化学家，已被烧成像焦炭一样。”

我从他一本正经的说话样子，可以看得出，英格斯是个喜欢花太多精神在一种嗜好上的人，他显然也体会到，他是被冲昏了头，他歉疚地大笑起来。

“当然，”他说：“我没有证据，你们也像旁人一样，只不过是听我在说，我在作狂想而已！”

“恰恰相反，”包埃洛镇静地说：“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你说的话。我们自己对李昌颜就很感兴趣。”

“非常奇怪，你知道他？别幻想在英国，有人知道他。我倒很想知道，你是怎样听到他的？如果不是由于轻率的话。”

“一点也不是，先生。有一个家伙，到我家里来避难。他是由于发生严重的休克状态，他想告诉我们，使我们对这一个人叫李昌颜的人，感到兴趣。他说到四个人——四巨头——是迄今没有人想到的一个组织。老大是李昌颜，老二是一个不为人知的美国佬，老三同样是个不为人知的法国女人，老四可能是此组织里的执行人员，一个破坏家。提供给我消息的这人，却去见阎王了。先生，你知不知道这个四巨头？”

“同李昌颜没有关系。不！也不能说有关系。不过，我

听说过，也曾在报上看到过，就在最近——某些不寻常的关系上。啊！我终于明白啦！”

他站起身，走到嵌花漆橱那边，我看得出，那是一件很精致的家具。他从那里拿着一封信折回来。

“你看这里。这是我在上海时偶然遇到一个老海员得到的一封短信。头发斑白的老无赖汉——那时候喝得醉熏熏，伤感得落下泪。我一直认为是酒精中毒而精神错乱。”

他大声读出来：“亲爱的先生，你也许莫名其妙，可是，你有一次在上海，为我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现在再为我做一次吧！我必须得到钱，离开这个国家。我希望，我在此地能完全躲过他们，不过，他们终会有一天抓到我的。我是说：那四巨头。这是生死问题。我有好多的钱，但是，我不敢拿到手，因为害怕他们知道。寄几百元钞票给我。我一定会偿还你，绝不食言。裘纳赛·霍莱。”

“是从达脱摩的荷柏顿，花岗石平房寄出的信。我怕，我要把这封信，看成为一种粗率的做法，使我省下不容易得到的几百块钱了。如果这封信，对你们有何用处的话——”他伸出手中的信。

“谢谢你，先生。我要立刻动身到荷柏顿去啦！”

“天啊！这倒很有趣。可不可以让我一同去？”

“有你陪去，会更壮色，我们要立刻动身了。这样，也要到傍晚时，我们才能到得了达脱摩。”

英格斯没再耽搁我们一下，我们立刻搭上火车，驶离柏汀顿，驶往西部平原。荷柏顿正位于沼地的边缘，密集在一处山谷中的一个小村落。从摩顿汉骑车行驶了九哩才到达。我们到达时，大约是八点钟，因为是七月里，天仍旧没有黑

下来。

我们驶进村落的狭窄街道，停下车向一个乡下佬问路。

“花岗石平房，”老人沉思地说：“你们想找花岗石平房吗？呃？”

我们说：“正是”。

老人指着街那头的一幢小屋子。“那就是平房。”

“你们想要见督察？”“什么督察？”

包埃洛尖声地问：“你怎么说？”

“那么你们没听说凶杀吗？这似乎是一件令人惊悚的事情。他们说，成堆的血。”

“天啊！”包埃洛低声说：“那么，我必须立刻要见见你们的这位督察了。”

五分钟后，我们和梅杜斯做了密谈。督察起初有点执拗，但听说到苏格兰警场的佳浦督察的大名后，他才变得和蔼起来。

“是啊！先生，今天早上，发生了凶杀案。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他们打电话给摩顿，我就立刻来了。一开始，看起来就像是一件神秘的事情。那个老人，大约七十岁，酷爱杯中物，躺在客厅的地板上。头上有瘀伤，舌头和耳朵全被割断。到处是血。替他烹饪的女人，贝姬·安德纽告诉我说，她的主人有几件中国的翡翠人像。他对她说：这些人像非常值钱，而这些人像全都不见了。当然，这看起来好象是攻击和抢劫，但这种解释，有不少的疑点。那老人在屋子里有两个人，一个是贝姬，她是荷柏顿当地的女人，还有一个强壮的男仆，罗勃·格兰。格兰到广场去拿牛奶，他每天都这样的，贝姬出去同邻人聊天。她只走开二十分钟——约在

十点到十半点之间——罪案一定是在那时干的。格兰先回到屋子。他从后门走进去，门是敞开的，在此地是没有人锁门的，就是在大白天也不锁上，他把牛奶放进食物贮藏室，走进他自己的房间，看报纸抽烟。还不知道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至少他是这么说的。后来，贝姬走进来，走进客厅，看看究竟是什么事，她尖叫一声几乎能吓死人。有人趁他们两个人到外面去时跑了进来，把这个可怜的老人杀害。我立刻想到，他一定是个非常冷静的家伙。他必须走过村庄的街上，或爬过某个人家的后院。花岗石平房四面全是屋子。怎么会没有人看到他的？”

督察炫耀的停住话。

“啊哈！我明白啦！”包埃洛说：“说下去？”

“呃，先生，真令人难以相信，我自语说，真令人难以相信。我便开始四下察看。说到那些翡翠人像。一个平常的流浪汉，会怀疑到那些人像，有价值吗？无论如何，在光天化日之下，干这样的事情，真是疯了。假如那个老人叫救命怎么办？”

“督察，我想，他头上的瘀伤是在死亡前就有的？”英格斯说。

“先生，一点不错。这家伙先把他打昏，再割断他喉头。这已够清楚啦！但这恶魔，他怎么能来去自如的呢？在这样一个小地方，他们对陌生人，很快便会认得出来。这立刻使我想起来——没有人来过。我在四面仔细地看过了一遍。前天晚上，还下过雨，厨房出出进进，留下够清楚的脚印，客厅里只有两副脚印（贝姬停在门口的脚印）——霍莱的脚印（他穿的拖鞋），和另一个人的脚印。另一个人脚



印，踏到血迹，我找寻有血迹的脚印——对不起，先生。”

“别客气”，英格斯淡淡的一笑说：“形容得完全恰当。”

“我跟踪着找到厨房——不过不是在那里。第一点，格兰的房门横木上，有一点污迹——血迹。第二点和第三点，我找到格兰脱下的鞋子，和血迹脚印比对，完全符合。事后这就解决了。那是里面人干的好事。我警告格兰，把他拘留；你们知道，我在他旅行皮包里找到了什么？我找到了几件翡翠小人像，和一张离开车票。格兰又叫阿拉·毕格，五年前被判重罪和侵入住宅行窃。”

督察得意地停住话。

“你们有何意见？先生们？”

“我认为，这好像是一件很清楚的案件，事实上，非常的清楚。这个毕格或格兰，一定是个笨透又没受过教育的人，呃？”

“啊！他是一个粗鲁又平常的人。连什么叫脚印都不知道。”

“他显然没读过侦探小说！呃，督察，我恭喜你。我们可以到犯罪现场看一下吗？”

“我马上带你们去。我要你们看看这些脚印。”

“我也想看看呢！是啊！非常有趣，也非常聪明。”

我们立刻出发。英格斯和督察慢慢地走在前面。我把包埃洛拉到后面一点，以便同他说话而不让督察听到。

“包埃洛，你真的认为，除了看到这样，还有什么旁的吗？”

“朋友，问题正是这样。霍莱在他信里已明白地说出，四巨头在追踪他，你和我都知道，孩子们认为四巨头，并非

是鬼怪哩！一切情形似乎都显示，是格兰这个家伙犯下的罪行。为何他要这么做呢？为了这些翡翠小人像？他是四巨头的间谍？我认为，最后一项似乎更有可能。不论翡翠有何价值，那类的人，不可能认清事实的——无论如何，还不至于为它们犯下谋杀罪。（譬如说，这一点，督察会想到的。）他可能偷了翡翠，犯下暴行，干下毫无目的的凶杀。啊！是的，我怕我们的得文郡朋友，没有使用他的灰色小细胞。他测量过脚印，疏忽了思考，利用必要的规则和方法，打定他的想法。”

## 第四章 重要的羊腿

督察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打开花岗石平房的门。天气晴朗又干燥，因此，我们走过的脚步，不可能留下脚印；而且，我们在进去前，小心地把门垫上的脚印，揩拭干净。

从黑暗里走出一个女人，对督察说话，他转个方向，再回过头说：“包埃洛先生，好好看一遍。我十分钟后再回来。再说，这里是格兰的鞋子。我替你带来，你可以比对一下脚印。”

我们走进客厅，督察走到外面的脚步声消失掉了。角落的桌子上，放了一些中国古董，立刻引起英格斯的注意，他走过去查看。他似乎对包埃洛所做的事，毫不感觉到兴趣。在另一方面，我屏息住呼吸，感到兴趣的注视他。地板上铺着黑绿油毡，是可以发现脚印的理想东西。通到小厨房，遥远的一端，有一扇门。从这儿，有另一扇门，过到贮存烹饪用具的小室（这里有一扇后门），有另一扇门通到卧室，格兰就住在这里。包埃洛仔细查看过这场地，像是用连续的独白评论说：“尸体就躺在此地；周围那块鼓黑色污迹和斑痕，显示出这块地点。拖鞋上脚印，还有九号大尺码的鞋子完全弄乱了。那么有两双脚印，进出厨房，不管凶手是谁，他是从那里进来的。海斯汀，你有鞋子吗？把鞋子拿给我。”他小心地同脚印比较。“不错，两双脚印全是同一个人，格兰的脚印。他是从那里进来的，杀害了那个老人，回到厨

房。他踏上血迹，他走出来时，看到留下的血迹？走进厨房就一点不会给人看到——所有村庄上的人，全是那样走进去的。他走进他自己的房间——不是，他是第一个再回到凶案现场——是想拿到那些翡翠小人像？或是他忘了某些，可能牵累到他的东西？”

“也许他第二次走进去时，杀害了这个老人？”我说。

“不是，你没有注意到。沾满血迹走出去的一双脚印，是在走进去的一双脚印上面。我不知道，他为何回来——想起了那些翡翠小人像？这完全是可笑的——愚笨。”

“呃，他完全在不打自招了。”

“可不是吗？我对你说，海斯汀，这话是不通的。这违反我灰色小细胞的本意。我们到他卧室里去——啊！是的；横木上有血迹，还有一些脚印，也有血迹。格兰的脚印，他是唯一走近尸体，和走进屋子的人。是的，一定是这样。”

“那个老太婆怎么样呢？”我忽然说。“格兰去拿牛奶时，只有她一个人在屋子里。可能是她杀害他，再又走出去。要是她没有到外面去，她就不会有脚印留下来。”

“好极啦！海斯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这一假设。我已经想到，不过又放弃了。贝姬是当地的女人。在这一带，人人都认识她。她可能同四巨头没有关系；此外，据大家说，老霍莱是一个有权力的人。这是男人做的事——不是女人做的。”

“我想四巨头，在天花板上，藏不了什么穷凶极恶的计划——自动会掉下什么东西，割破这老人的喉头，过后再被拉上去吧？”

“好像杰可勃在梦中所见到的登天梯子？海斯汀，我知

道，你有最丰富的想像力——可是，我希望你不要太过分。”

我惭愧地默然不响了。包埃洛脸上露出大为不满的表情，冲到几个房间里和食橱前面。突然他发出一声兴奋的叫喊，使人想起<sup>吻</sup>头波斯良种小狗。我冲到他跟前。他象演戏一样，站在食物贮藏室里面。手里挥着一条羊腿！

“亲爱的包埃洛！”我大叫道：“怎么一回事？你突然疯了吗？”

“我请你看一下这一条羊腿。仔细地看一下！”

我尽量仔细地在看，可是，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寻常的异样。我看是一条很平常的羊腿。我便这么说了。包埃洛投给我一个苛刻的眼光。

“你没看到这——这——这——”

他每说一个“这”字。便在羊腿关节上戳了一下，一面戳，一面就戳出一些小冰柱。

包埃洛刚责怪我太富于想像力，可是，现在我觉得，他比我更激动。他真的认为，这些小冰柱，是致人死命的毒药的结晶体吗？这是我对他非常激动的唯一解释。

“这是冰冻羊肉，”我轻轻地解释。“你知道，是从纽西兰进口的。”

他眼睛瞪着我看了好一阵子，哄然大笑起来。

“海斯汀，你多么不寻常啊！真是无所不知——样样都知道！他们怎么说的——在一切事情范围内，寻根究底。这才是我的朋友，海斯汀。”

他再把羊腿丢到盘子里，便走开了。再从窗口望出去。

“我们的督察朋友来啦！这可好。我到此地要看到的，全已看到了。”他心不在焉地敲击着桌子，好像一心一意在

思考，突然他问道：“今天是礼拜几？朋友？”

“礼拜一，”我有点吃惊地说，“什么——？”

“啊！礼拜一，是不是？倒霉的一天。在礼拜一犯罪，真是大错特错。”

回到客厅，他轻轻敲着墙上的玻璃，瞥视一下寒暑表。

“好天气，华氏七十五度。一惯如常的英国夏天天气。”英格斯还在查看各式各样不同的中国陶器。

“先生，你对这一次调查，没有多大兴趣吧？”包埃洛说。

另一个索然无味的微笑一下。

“这不是我的职业。我对有些事情是行家；不过，对这件事，却是外行得很。因此只好退到后面，避免妨碍。我在东方学习到了耐心。”

督察匆忙走进来，对自己离开得太久表示道歉。他坚持再带我们去看一遍。

“督察，我必须感谢你。”包埃洛说，我们回到村庄的街上。“我还有一个请求，想问你。”

“你想见见这具尸体吗，先生？”

“啊！天啊！不！我对尸体毫无兴趣。我想问问格兰。”

“先生，你要和我驱车回摩尔顿，去看他吗？”

“好极了！我会这么做的。可是，我必须见见他，和他独个儿谈一谈。”

督察困惑起来了。

“呃，我不知道这怎么一回事？先生。”

“我肯定的告诉你，如果你能够行得通苏格兰警场，你

就可以获得全盘的权力。”

“当然我已久闻你的大名啦！先生。我知道，有时候，你做了对我们有益的事情。不过，这是非常不合常规的。”

“可是，这是必须的啊！”包埃洛镇定地说：“有这必要的理由——格兰不是凶手。”

“什么？那么是谁呢？”

“我想，凶手是个年轻人。他驶车到花岗石平房去。他走进去，犯下了罪，又走出来，再驶车离去。他没有戴帽子，衣服上沾了一些血迹。”

“可——可是，全村庄的人，会看到他的啊！”

“在某种情形下，是不会被看到的。”

“也许在天黑下来时，不会被看到，但犯罪却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的啊！”

包埃洛只笑了一下。

“先生，还有马和轻便的马车——你又怎么说呢？外面有数不清的有轮子的车子，来来去去地，没见到特别指出哪一辆，要给别人看到啊！”

“也许，不是用身上的眼睛看到的，而是用心里的眼睛看到。”

督察意味深长地摸摸额头，对我咧开嘴微笑。我完全被搞糊涂了；可是，我对包埃洛充满了信心。我们和督察一同驶车回摩尔顿，才结束进一步的议论。包埃洛和我同去见格兰，不过在会见他时，有一名警察在场。包埃洛开门见山地说：“格兰，我知道，你是清白无辜的，请你把确实发生的情形，用你自己的说法告诉我。”

这个嫌疑犯是一个中等身材的人；面容带着一点忧郁。



“天啊！我从没有做过这件事，”他唉声叹气地说：“有人把这些玻璃人像，放在我行李里面，这全是阴谋诡计。像我说的，我走进去时，一真走到我的房里。听到贝姬尖叫失声，我才知道。救救我，天啊！我真的没有做这件事。”

包埃洛站起身。

“如果你不把真相告诉我，那就此宣告结束。”

“可是，先生——”

“你真的是走进了房里——你真的是知道，你的主人死了？那个好心的贝姬，发现恐怖的事情时，你就准备尽快逃掉。”

这人垂着下额，眼瞪着包埃洛。

“快说，事情真是这样的吗？我对你规规矩矩地说，这是你坦白说出来的唯一机会了。”

“我会有危险的，”他忽然说，“正像你说的。我走进去，一直到我主人跟前——他正在那里，躺在地上死了，四面都是血。然后我害怕起来。他们查出我犯罪的前科，一定说是我杀了他。我只好想法子逃跑——立刻跑掉——趁他们还没有发觉时跑掉——”

“连同那些翡翠人像吗？”

这人在迟疑不决起来了。

“你知道——”

“你本能地拿走了这些人像，是不是？你听到你主人说，它们非常值钱，而你觉得，最好一不做二不休？现在，回答我这个问题。是不是你第二次走进房间时，把人像拿走的？”

“我并没有进去第二次。进去一次就够了。”

“你是说真的吗？”

“绝对是真的。”

“好，你什么时候出狱的？”

“两个月之前。”

“你怎么得到这件工作的？”

“经由他们的一个监犯相助协会，我出狱时遇到了勃洛克。”

“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他样子像个牧师，实在不是一个牧师。戴着黑色软帽，说起话来半吞半吐。断了一只门牙，戴着眼镜，他名叫桑得斯。他说他希望我改过自新，替我找一个好工作。他推荐我到老霍莱那儿。”

包埃洛站起身。

“谢谢你。现在我完全知道了。你要有点耐心啊。”他在门口停住，接着说：“桑得斯给你一双鞋子，是吗？”

格兰的样子极为惊讶。

“呃，是啊！他给我一双鞋子。你怎么知道的？”

“这是我的份内事。”包埃洛严肃地说。

同督察说了一两句话，我们三个人走到白哈脱，谈论着煎蛋、咸肉和得文郡的苹果汁。

“这有什么可说明？”英格斯微笑地问道。

“是啊！现在这件案子，已够清楚了，不过，你知道，我证明起来倒是非常困难，霍莱是四巨头下命令杀死的——并不是格兰杀的。一个非常聪明的人，给格兰一个工作，深谋远虑地计划出使他做个替罪的羔羊——格兰有犯罪前科，这件事情就容易多了。他给他一双鞋子，一双复制的鞋子。他自己藏起了另一双鞋子。事情就是如此简单。格兰离开这幢

屋子时，贝姬正在村庄里同别人聊天（可能她的生活每天都这样），他穿上这双复制的鞋子驱车前往，走进厨房，穿进客厅，把这老人击昏过去，再割断喉头。然后他再回到厨房，脱掉鞋子，穿上另一双鞋子，拿着先前一双鞋子，走出去，驾车而去。”

英格斯眼睛一直不停地望着包埃洛。

“这当中，仍然有疑点。为何没有人看到他呢？”

“啊！这就是老四聪明的地方，他走进去。人人都可以看到他，然而却没有一个人看到他。你知道，他是驾驶着一辆屠宰商的车子！”

我叫了起来。

“这条羊腿呢？”

“海斯汀，真的，这条羊腿。每个人都发誓说，那天早上，没有人到花岗石平房去，可是，我在食物贮藏室，找到冰冻的羊腿。今天是礼拜一，羊腿一定是早上送到的，如果是礼拜六，天气这么热，就不可能保持冰冻到超过礼拜天。因此有人到过平房，到处是血迹，便不会引起旁人的注意。”

“真是聪明的天才！”英格斯赞美地说。

“是啊！他很聪明，老四很聪明。”

“像包埃洛一样聪明？”我低声说。

我朋友向我投出一个庄严且带责备的眼光。

“海斯汀，你不应当开玩笑的，”他简明地说：“我不是挽救了一个清白无辜的人，免由被处绞刑罪罢了？这一天已经令人满意啦！”

## 第五章 失踪的科学家

即使陪审团对霍莱的谋杀案件，宣告格兰（别名毕格）无罪，梅杜斯督察也会完全相信他是清白无辜。他控诉格兰这宗案子——是由于这家伙的前科，他偷的翡翠，和脚印吻合的鞋子——是由于他的实际想法太完整，而不容易被推翻；而包埃洛强要提出证据，违反他的意愿，要说服陪审团。有两名证人，出庭证明曾在礼拜一早上，看到一辆屠宰车，驶到平房，还有当地一名屠夫证实，他的车子只有礼拜三和礼拜五，才到那里去。

有一个女人，想起她确实看到过这个屠夫，离开平房，不过她对这人，却叙述不出形象。他似乎只给她一种印象，胡须刮得干干净净的，中等身材，样子完全像一个屠夫。包埃洛对这样的叙述，只好冷净地耸耸肩头。

“正像我对你说的，海斯汀；”经过庭讯后，他对我说，“这人是个艺术家。他不只是装上假胡须，戴上蓝眼镜。他把容貌都改变了；这不过是一小部份。暂时他是这样一个人。就那样暂时过这种生活。”

当然，使我不得不承认，由汉威尔来拜访我们的这种人，同疯人院来的那家伙，应当完全看起来一样。我连作梦都没有怀疑到，他们会是那个人？

这完全有点令人沮丧，我们在达脱摩的经历，似乎对我们，一点也没有什么帮助。我也如此对包埃洛说了；可是，他却不承认，以致我们一无所获。

“我们已有进展啦！”他说：“我们已有了进展。每和这家伙，接触一次，我们就能多知道一点他的心意和计划。而他对我们的心意和计划，却一无所知。”

“那么他和我，似乎情形相同了。对我来说，你似乎并没有任何计划呢！你好像是坐着等待他做出某些事情。”

包埃洛微笑起来。

“朋友，他还是没有改变。仍是老样子，马上想抓住他们。也许，”这时门上有人敲了一下。“他现在有机会啦！可能是我们的朋友来了。”他对我的失望，大笑起来，佳浦督察和另一个人走进房间。

“好啊！先生。”督察说：“让我替你们介绍，这位是美国的秘密工作人员，肯脱队长。”

肯脱队长是个高瘦的美国人，一副没有感情的脸色，看起来像木头雕刻成的一样。

“真高兴见到你们，先生们，”他低声说。

包埃洛丢了一根木头，到炉火里面，端来几把安乐椅。我拿来几只酒杯斟上威士忌和苏打。队长喝了一大口酒，表示出感激样子。

“他们国家的法律，仍旧管用吧！”他说。

“现在谈到正经事情，”佳浦说：“包埃洛向我提出请求。他对四巨头这名子的一些事情，感到很有兴趣；他请求我，如果我在公务上，听到这个名子时，请我随时通知他。但我对这种事，并不感到兴趣；不过，我想起他说过的话，当这位队长，有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跑到此地时，我就立刻说：‘我们去看包埃洛先生吧。’”

包埃洛望着肯脱队长，这个美国佬接着说下去。“你可

能想起曾在报上的报道，包先生，有几艘鱼雷艇和驱逐舰，在离美国海岸不远的海面上，撞上了岩石而沉没掉。这件事是在日本发生地震后引起的，并说明这件灾难，是由于海啸所引起的。不久前，集合了一些恶棍们和枪手们，由他们搜出的一些文件上，而使这件事，有了面貌一新的改观。这些文件似乎说到“四巨头”的某个组织，片断的说到一些强有力的无线电设施——这些至今还没有人尝试过的，把无线电能源加以集中，能够把强有力的无线电信号，集中到某个指定的地点。要求对这种发明的权利，似乎是显得荒谬可笑的，但我已把它们的价值，报告给总部，我们的一个博学多才的教授，因而忙碌起来。现在情形好像是，你们的一名英国科学家，在英国协会，宣读了关于这件事的一篇论文。他的同僚认为，这件事并没有什么奥秘。大家都认为，这件事很牵强而富于幻想，而你们的科学家却固执己见，声称他自己，对他做的实验，已近乎有了成就。”

“他们便提议我到此地来，和这位先生会见。他是一个相当年轻的人，名叫哈立台。他是这方面的权威人物，我是从他那里知道的，提议的这件事，是不是有任何的可能。”

“有没有可能呢？”我起劲地问道。

“我就是不知道。我没见到哈立台先生——也不可能见到。”

“事情真相是，”佳浦简明地说：“哈立台失踪啦！”

“什么时候的事？”

“两个月前。”

“有没有报告他失踪了？”

“当然报告了。他太太很郑重其事的到我们这里来。我

们已尽了我们的力量，但我始终知道，这不是一件好事情。”

“为什么呢？”

“从来就是——一个男人在那个地方那样的失踪。”佳浦眨着眼睛说。

“什么地方？”

“巴黎。”

“哈立台是在巴黎失踪的？”

“是啊！他为了科学工作到那里去——他这么说的。当然，他会这样说的。可是，你知道，一个男人在那种地方失踪，用意何在？显然这是阿伯支族的工作，这件事就结束了——不然就是自愿失踪——这最有可能。欢乐的派瑞和所有的一切厌恶家庭生活。哈立台和他妻子，在他动身前发生过小口角，这完全证明是一件昭然若揭的案件。”

“我想知道。”包埃洛想着说。

这个美国佬奇怪地望着他。

“那么，先生，四巨头怎么说？”他慢吞吞地说。

“四巨头，”包埃洛说，“它是个国际组织，头儿是个中国人。听说他是老大。老二是个美国佬。老三是个法国女子。老四是个英国人，人们称它是破坏者。”

“有个法国女人，呃？”美国佬吹了个口哨说：“哈立台是在法国失踪的。这里面可能有些花样。她叫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我对她一无所知。”

“可是，这是一件大事情，呃？”另一个说。

包埃洛边点头，边把酒杯整齐地排放在盘子上。他像平

常一样喜欢样样井然有序。

“让这些船沉了，是什么主意？四巨头是德国特技家吗？”

“四巨头是为了他们自身——只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目的是在统治世界。”

美国佬哄然大笑起来，但看到包埃洛板着脸，才停住了笑。

“你大笑起来了，先生，”包埃洛对他，摇一下手指说：“你没有表达出你的意思——没有用你的脑子的灰色小细胞。这些只是为了考验他们的力量，毁灭了你一部份的舰队，那是些什么人呢？先生，这完全是他们拥有。这种引人的新力量的一种考验。”

“说下去，先生，”佳浦高兴地说。“有好几次，我读过关于超级罪犯的事情，但我从没有遇到过他们。唉！你已听过了肯脱队长的说话。还有什么我可以替你效劳的呢？”

“是啊！我的朋友。请你把哈立台太太的地址告诉我——你愿意的话，也对她介绍几句。”

因此第二天，我们到靠近苏瑞的乔勃汉村的契威特·洛奇去了。

哈立台太太立刻接见了我们，她是一个高大漂亮的女人，样子显得心神不宁而热忱。有一个五岁大的漂亮小女孩，同她住在一起。

包埃洛表明我们访问的目的。

“啊！包先生，我真高兴，该多么的感激。当然，我曾听说过你。你不会像苏格兰警场的那些人，他们既不听我说的话，也不想办法了解。法国警方也一样的糟。他们全认为，



我先生是跟别的女人跑掉了。但他不像是那样的人！他平生想的就是工作。我们一半的争吵，完全是由于那个原因。他对工作，比对我还关心。”

“英国人嘛！他们全都那样，”包埃洛安慰她说，“不是工作，就是游乐。他们对这些事情，全非常认真的。太太，请再详细对我说一遍，尽可能有条不紊的把你先生失踪的确实情形，说给我听。”

“我先生是在七月二十日，礼拜四到巴黎去的。他要到那里接见和拜访同他工作有关的各界人士，奥尼维太太就是其中之一。”

包埃洛听到说起这个闻名的法国女化学家，就点起头，她辉煌的成就，甚至远超过居里夫人之上。法国政府曾授勋给她，她是当今举世闻名的人。

“他在晚间到达那里，立刻到卡斯汀街のカス汀旅馆。第二天早上，他和波果尼教授，有个约会。他样子非常愉快。他们两个人，做了最有趣的谈话。在第二天安排好，到这位教授的实验室里看看一些实验。他独个儿在皇家酒店用了午餐，到波也斯去散步，再到派柴的奥尼维太太家去拜访。到了那里，他样子也完全正常。大约六点时，他离开那里。没有人知道，他在哪儿用餐，可能一个人在哪家餐馆里用餐。大约十一点时，他回到旅馆，一直到他的房间；第二天早上，他走出旅馆后，再也没有被人看到过。”

“他离开旅馆是什么时候？在他正常的离开，去赴波果尼教授实验室的约会是什么时候？”

“我们不知道。他并没有说要离开旅馆。旅馆里的人，也没有给他准备早餐，似乎他一早就出去了。”

“他也许可能在晚上进去后，又出去了？”

“我不认为是这样。他曾在床上睡过，晚上看门的人，也记得在那时候有人走出去。”

“太太，你说得非常有理。我们可能接受，他第二天一早就走出去这说法——从某个观点上，可以信得过。他不可能在那时候，受到任何阿柏克族的攻击，做了牺牲。他的行李是不是还在那里？”

哈立台太太似乎有点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她最后说：“没有——他一定带走了一只小手提箱。”

“哦？”包埃洛想着说：“我想知道，那天晚上，他在什么地方。万一我们知道了，我们就会知道得更多的事情。他遇到过什么人？这就显得神秘了。太太，我自己不需要接受警方的看法，他们的看法，总会说是去找女人。然而事情很清楚，那天晚上发生了某些事情，改变了你先生的计划。你说他回到旅馆时，问过有没有信。他有没有接到信呢？”

“只接到一封，一定是在他离开英国那天，我写给他的信。”

包埃洛慎重地沉思了一会儿，然后他迅速地站起身。

“呃，太太，要澄清这件在巴黎发生的神秘事情，要我自己立刻到巴黎走一趟，才能找出原因了。”

“这全是以前的事情了，先生。”

是啊！我们必须到那里去找。”

他转过身离开房间，把手放在门把手上。

“请告诉我，太太，你可曾记得你先生说过这句话：四巨头。”

“四巨头，”她想着回答说：“哦，我记不得了。”

## 第六章 楼上的女人

这完全是哈立台太太能对我们所吐露的了。我们回到伦敦，第二天便在赴欧洲大陆的途中。包埃洛有点悲哀的冷笑说：“朋友，四巨头使我有了精神。我到处奔来跑去，真像我们的老朋友：人类的狐狸。”

“或者你在巴黎会遇见他，”我知道他是在说吉拉德，苏瑞脱最可靠的一名侦探，他在以前曾遇见他。

包埃洛扮了个鬼脸。“我虔诚地希望不要见到，他并不喜欢我呢。”

“这不是很难的事情吗？”我问道：“要去找出两个月前一天晚上，一个不明的英国人所做的事情？”

“朋友，的确很难。可是，他清楚得很，包埃洛喜欢做困难的事情。”

“你认为四巨头把他绑架了？”

包埃洛点头。

一 我们必需要到旧场地去查问看看了，我们所知道的，却不比哈立台太太告诉过我们的多。包埃洛和波果尼，做过冗长的谈话；在谈话中，他想找出哈立台是否那晚提起过任何他自身的计划？可是，我们完全一无所获。

我们下一个查问的消息来源，是闻名的奥屈维太太。当我们踏上她住的派柴别墅时，我完全激动起来了。一个女人这么深入地置身于科学领域里，这对我来说，似乎总是一件不同凡响的事。我认为，做这种工作，纯然是男性花脑力的

事情。

一个十七岁左右的青年，把门打开来，使我模糊地想起一个沙弥，他样子是这么墨守礼仪。包埃洛在事前，费了心思替我们的会见做好安排，他知道奥尼维太太，一天大部分时间都沉浸在研究工作中，没有事先约定，决不会接见任何访客。

我们被引进一间小小客厅，女主人在那儿，立刻接见了我们。她是个高大的女人，穿了一身白长罩衫，更显出她的高大，象修女戴的一顶帽子，盖在头上。她长型的脸，脸色苍白，一双动人的乌溜溜眸子，燃烧着狂热的光芒。样子真象个老女教士，而不象一个现代化的摩登法国女子。一边面颊，有块疤痕，给破了面相，我想起，三年前，在实验室的一次爆炸中，她的丈夫和共同工作的人送了命，她自己也受到严重的灼伤。自从那时候起，她便和外界隔绝了往来，把旺盛的精力，投注在科学研究工作上。她冷淡而客气地接见我们。

“我接见过警方好多次，先生们。我想对他们很难有帮助，同时我也不能帮助他们。”

“太太，可能我不会再问你那些同样的问话。第一，你和哈立台先生在一起时，说些什么话？”

她样子有点惊异起来了。

“我们只谈工作！他的工作——也是我的工作。”

“他有没有对你说起过，最近他把理论搜集在他向英国协会读过的论文里面？”

“当然他说起过罗！主要是这些我们谈过的理论。”

“他的想法有点怪诞，是不是？”包埃洛不关心地问。

道。

“有些人这么想过。可是，我不同意。”

“你认为它们实不实用？”

“完全实用。我自己做的研究，就有点相同，虽然盼望从事的结果不同。我研究过素负盛名的镭C，这种物质放射出来的伽玛射线，那是镭发射出的一种产物，我这么做时，遇到某些非常有趣的磁化现象。真的，我对我们名之为磁力的真正大自然的力量，得到一个理论，不过，还没到把我的发现，向全世界宣布的时候。哈立台先生的实验和观点，使我感到非常的有兴趣。”

包埃洛点头。然后他问出一个令我惊异的问题。

“太太，你们在什么地方，谈到这些论题的？在此地吗？”

“不是，先生。在实验室里。”

“我能不能看一下？”

“可以啊！”

她领我们到门口。门对着一条小通道敞开在那里。我们走过两道门，进入一间大实验室，里面排满了有倾口的烧杯和坩埚，还有百来件器皿；这些东西，我连名子也叫不出。有两个人，在忙碌着做实验。奥尼维太太替我们做介绍。

“克劳德小姐，是我的一名助手。”她是一个高高，脸色严肃的年轻女郎，她向我鞠躬为礼。“赫列先生是一个可靠的老朋友。”

这个年轻人，长得又矮又黑，痉挛性地鞠躬。

包埃洛向四周望了一望。我们进去的第一道门旁边，另有两道门。一道通到花园，另一道通到一间小房间，也是做研

究用的。包埃洛对一切都弄清楚了，然后自己说要回到客厅去。

“太太，在你他会见时，是你一个人同哈立台在一块儿吗？”

“是的，先生。我两名助手，在隔壁较小的房间里。”

“你们的谈话，会不会被人听到呢？”

她在回想，然后摇头。

“我并不认为这样。我完全确定是不可能的事情。门全是关紧的。”

“有没有人可能躲在房间里呢？”

“角落里有这口大食橱——但这想法，是荒谬可笑的。”

“太太，不完全是荒谬可笑的。还有一件事情：哈立台先生，有没有提到过他晚间的计划？”

“他什么也没说。先生。”

“谢谢你，太太，对不起打扰了你。请别见怪，我们走啦！”

我们走进大厅。一位女士刚走进前面的门。她飞快奔上楼，她戴着重孝，表示出她是一个法国寡妇。

“最不寻常的一类女人。”我们一面走过去，包埃洛一面说。

“奥尼维太太吗？是啊！她——”

“为什么不是呢？当然不是奥尼维太太！世上没有多少象她那种天才。没有，我说的是另一位女士——走上楼的那位。”

“我没看到她的脸，”我瞪着眼说，“我几乎难以明

白，她怎样做到的。她绝对没看到我们。”

“这就是我为何要说，她是一类不寻常的人啊！”包埃洛低沉地说。“一个女人走进她家里——我推测这是她的家，为因她用钥匙走进来——一直跑上楼，甚至连大厅里的两个陌生人，看也不看上一眼，看一看他们是谁？真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女人——事实上，也完全不自然。那是什么？”

他把我猛拉到后面——真是拉得恰到好处。一颗大树应声倒了下来，倒在人行道上，只差那么一点点就击中我们。包埃洛对大树瞪着眼，脸色苍白得不安起来。

“真是九死一生！但可笨拙得很，我不怀疑——至少没有一点怀疑。幸好我眼快，一双猫样的眼睛，不然包埃洛现在可能早粉身碎骨了——那就是场天大的灾难。朋友，你也一样——虽然算不上是这种国内大灾难。”

“谢谢你，”我冷静地说，“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怎么办？”包埃洛叫着说：“我们要多想想了。是啊！就在此时此地，我们要动用我们的灰色小细胞。这位哈立台先生，他现在真的人在巴黎？是啊！因为波果尼教授认识他，看见他，而同他说过话。”

“你到底用意何在？”我叫着说。

“那是礼拜五早上。他最后被看到时，是在礼拜五晚上十一点钟——可是，在那时候，真的有人看到过吗？”

“那个看门的人——”

“晚上看门的人——他先前没看到哈立台。有一个男人走进来，十足象哈立台——我们可以相信是老四——先问有没有信，再走上楼，收拾一只小手提箱，第二天早上溜掉。那一晚，没有人看到哈立台——没有，因为他已落在敌人手

里了。奥尼维太太接待的是哈立台吗？不错，虽然她并不一眼就认识他，一个骗子几乎很难瞒过她。他来此地，会过面，再离开。以后的情形呢？”

包埃洛抓住我手臂，把我拉回到别墅。

“朋友，想想看，失踪后的这一天，我们去找脚印。你喜爱脚印。是不是？你看，他们从此地走去，一个男人的脚印，哈立台先生的脚印……他像我们一样，转到右面，他走得好快啊——还有另一个人的脚印跟在他后面呢——走得快极啦——小小的脚印，一个女人的脚印。你看，她赶上他啦——一个苗条的年轻女人，戴上寡妇的面纱。‘对不起，先生，奥尼维太太要我请你回去。’他停下来，转过身。现在这个年轻女人，要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呢？她并不希望给人看到同他在一块儿走。她就在分隔两个花园的一条畅通窄巷那里，赶上了他，这不是很巧合？她领他走过去。‘这条路比较近，先生。’右面是奥尼维太太别墅的花园，左面是另一栋别墅的花园——你听我说，大树是从那所花园倒下的——离我们这么近。巷子里的两所花园门，全敞开在那里。在那里有了埋伏。几个人涌出制服他，把他带到那栋陌生的别墅里。”

“天啊！包埃洛，”我叫道：“你好像真得看到一样？”

“我是用心里的眼睛看到的，朋友。这样，只有这样，事情才能发生。快，让我们回到屋子里去。”

“你想再见见奥尼维太太吗？”

包埃洛奇怪的笑笑。

“不，海斯汀，我是想看看楼上那位女士的脸孔。”

“你认为她是谁？奥尼维太太的一个亲戚？”



“更可能是她的秘书。不久前雇请的一名秘书。”

同样一个和气的沙弥，替我们打开了门。

“你能不能告诉我，刚走进去的那位女士，寡妇的名子？”包埃洛问道。

“你问的是弗隆尼太太？太太的女秘书吗？”

“就是那位女士，你能不能请她同我们谈一会。”

年轻人走掉了，一会儿又出现。

“对不起。弗隆尼太太一定是出去了。”

“我想不会吧！”包埃洛冷静地说。“你可以把我的名子，包埃洛告诉她，就说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要立刻见她”。

我们这个报信的人，又走掉了。这一次，这位女士下楼来了。她走进客厅。我们跟着她。她转过身揭去面纱。我惊讶地认出是我们以前的敌手，俄国的一个女伯爵，诺莎柯伯爵夫人，她曾在伦敦指挥过一件惊人的珠宝窃案。

“我在大厅里见到你们，就担心事情糟了。”她哀伤地说。

“我亲爱的诺莎柯伯爵夫人——”

她在摇头。

“现在我叫英纳兹·弗隆尼了，”她低声说：“一个西班牙人啦！嫁给一个法国人。你想要我做什么？包先生？你真是个令人可怕的人。你把我赶出伦敦。我想，你现在又要把我的事情，告诉我们奇妙的奥尼维太太，再要把我赶出巴黎了？我们可怜的侯国人，你知道，我们必须生活下去的啊！”

“事情比这还更严重呢！太太。”包埃洛望着她说：

“我建议从隔壁的门走进别墅，如果哈立台先生，还活着的话，就把他放掉。你明白，我一切知道了。”

我看到她突然脸色苍白起来。在咬着嘴唇。然后她坚决地说。

“他还活着呢——不过，人不在这栋别墅里。好，先生，我同你做一次交易。放掉我，我把活得好好的哈立台先生交给你们。”

“我接受，”包埃洛说：“我自己也正想建议做这一次交易呢！顺便问一声，四巨头是不是你的雇主？太太？”

我再度见到她脸上露出死人的苍白，但她没回答这个问题。

“你答应我打个电话，行吗？”她反而问道，走到电话前，拨了一个电话。“别墅的电话号码，”她解释。“你们的那位朋友，就监禁在那里。你们可以把那栋别墅，交给警方——不过，等警方到达时，已人去楼空了。哎呀！我完蛋啦！是你吗？安得列？我是英纳兹。这个比利时矮子，他每件事情都知道了。把哈立台送到旅馆去，快点离开。”

她放下电话，微笑着向我们走过来。

“你陪我们一起到旅馆去吧！太太。”

“当然。我正希望这样呢！”

我叫住一部街车，我们一起坐上驶走。我能从包埃洛的脸上，看出他在困惑起来。这件事情实在太容易了。我们到达旅馆。看门的人向我们走过来。

“有位先生来了。他在你们房间里。他似乎人很不舒服。有个护士到过他那里，不过，她已走掉了。”

“不要紧，”包埃洛说，“他是我朋友。”

我们一起到楼上。有一个面容憔悴的年轻人，坐在一把椅子上，他看起来已到了精疲力尽无法支撑。他走到他跟前。

“你就是哈立台？”这人点点头。“把你的左手臂我看一下。哈立台的左手肘下有颗黑痣。”

他伸出手臂，黑痣赫然就在上面。包埃洛对伯爵躬身施礼，她转过身，走出房间。

一杯白兰地使哈立台苏醒了过来。

“天啊！”他咕噜着说，“我从地狱里回来的吧……些凶恶的家伙，真是恶魔投胎。我的内人在什么地方？些什么主意？他们对我说，她会认为——”

“她并没认为那样，她对你的信心从没动摇过。她等你呢——她和孩子。”包埃洛坚定地说。

“谢天谢地。我几乎不相信，我会再得到自由。”

“先生，既然你复原过来了，我想听一听你的全部故事！”

哈立台表情形容不出的望着他。

“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了。”他说。

“什么？”

“你有没有听说过四巨头这件事？”

“听说过。”包埃洛冷淡地说。

“我知道的，你却不知道。他们有说不尽的权力。如果我保持沉默，我将会得到安全——如果我说出一个字——不只是我，就是我亲近的人，都会遭殃。同我争论也没用。我一点也记不得了。”

他站起身，离开房间。

包埃洛脸上露出受挫折的神情。

“因此又是这么一回事情了，是吗？”他咕噜着说。  
“四巨头又赢啦！你手里拿的什么？海斯汀？”

我递给他。

“伯爵夫人离开前，草草写下的。”我解释。

他读出来。

“再见。N。”

“签上了缩写字N。或许只不过是一种巧合，这也同时代表一个四字，我奇怪，海斯汀，我真奇怪。”

## 第七章 窃镭贼

哈立台被释放这天晚上，他睡在馆旅里我们住的隔壁房间里，整晚上，我听到他在熟睡中，做出一片呻吟和不满的声音。不用说，他住在别墅中经历到的事情，已损害到他的神经，到第二天早上，我们从他身上，得不到一点消息。他只是重复叙述，在四巨头支配下的无限权力，好像一说出来，就会带给他报复一样。

吃过午餐，他到他太太那里去了，我和包埃洛留在巴黎，我在忙来忙去，而包埃洛的沉默却令我苦恼起来。

“天啊！包埃洛，”我力劝他说，“让我们采取行动，对付他们。”

“朋友，钦佩！钦佩！从何处采取行动呢？对付谁？我倒要请教你啦！”

“当然对付四巨头啊。”

“当然。可是，你怎么着手呢？”

“从警方着手。”我带着怀疑，冒险地说。

包埃洛微笑起来。

“他们会怪我吹牛呢！我们一点也无法做些什么！我们必须等待。”

“等待什么？”

“等他们行动。你在英国，对拳击十分的了解和极为喜爱。如果有一个人，没采取行动，另一个一定会采取行动。由敌人做出的攻击上，可以熟悉他的某些招数。那是我们的

份内事——让另一方，先做出攻击。”

“你认为他们会做出攻击吗？”我不信地问道。

“不论怎样我都相信。他知道，起先他们想把我赶出英国，却没成功。然后，在我们牵涉进达脱摩的事件，使他们的牺牲者免于受绞刑，而昨天，我们又再度妨害了他们做出的计划。他们一定不会罢休的。”

我正想到这里时，门上有人敲了一下。没等到回答，一个男人已走进房里，把门在身后关上。他是个高瘦的人，鼻子有点钩，面色发黄，像生病一样。身上穿了一件轻外套，钮扣扣到下巴，一顶软帽，遮住了眼睛。

“对不起，先生们，我有点不礼貌的乱闯进来，”他细声地说：“可是，我干的行业，有点不大正统。”

他微笑着走到桌子前，坐了下来。我刚想跳起身，却被包埃洛用手势，阻止住了。

“先生，正象你说的，你有点不礼貌地闯进来。你能说说你的行业吗？”

“亲爱的包先生，这很简单。你已使我的朋友们苦恼起来了。”

“在哪一方面呢？”

“啊……包先生。你不是认真问我的吧？你同我知道得一样清楚。”

“先生，这要看你的那些朋友们，是谁了。”

这人一句话也没说，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烟匣，取出四支烟，把它们丢到桌子上。然后他捡起来，放回到烟匣里，再放进口袋。

“啊哈！”包埃洛说，“就是这么一回事吗？你的朋友

们怎么说呢？”

“先生，他们说，你应当运用你的智慧——~~三三三~~侦察这件正统的案子，运用你丰富的智慧，回到你以前的副业上去，解决伦敦社交界女士们的问题。”

“一件温和的计划，”包埃洛说，“假定我不同意呢？”

这人做出一个动人的姿态。

“当然，我们会万分遗憾的。”他说。

“因此，伟大包埃洛的所有友人和崇拜他的人，全会遗憾起来。不论多么深切的遗憾，也不能使一个人再起死回生。”

“说得很妙，”包埃洛点头说“假定我——接受呢？”

“在这样的情形下，我可以提供你——~~三三三~~补偿。”

他掏出一只皮夹，丢了十张钞票在桌子上。每张一万法郎。

“这不过是我们善意的表示，”他说，“还会付给你比这十倍多的钱。”

“天啊！”我叫起来。“你想——”

“坐下，海斯汀，”包埃洛专横地说：“抑制住你善良又老实的个性，坐下来。你这位先生，我可以对你这么说。我此地这位朋友是怕你逃跑，怎么会叫我不打电话给警方，叫他们把你拘押起来的？”

“要是你认为适当的话，你尽可以这么做。”我们的访客镇静地说。

“哎呀！你看，包埃洛，”我叫起来，“我受不了这个态度，快打电话给警方，把这件事做一个解决。”

我飞快站起身，大步走到门口，背靠着门站在那里。

“这似乎是免不了的了，”包埃洛好像做思考地低声说。

“可是，你并不相信免不了，呃？”我们的访客微笑说。

“打吧，包埃洛。”我说。

“朋友，这是你的责任啊。”

他拿起电话，这人突然像头猫一样扑向我。我正准备等他扑过来。不一会，我们两个纠缠在一起，在房间里扯来扯去。突然间还是被他溜掉了。我一直守着优势，他到了我的下方。然后在非常有利的情势下，发生了一件惊人的事情。我的头部朝向前面，人缩成一团的撞到墙上。我立刻爬了起来，可是，门已在我的敌人身后被关上了。我冲到门前，摇着门，门由外面锁上了。我从包埃洛手里夺过电话。

“是办事处吗？快拦住那个走出去的人。一个高个子，穿着扣上钮子的轻外套，头戴软帽的人。警方正要缉捕他哩！”

不一会，我们听到外面走廊上，传来一阵吵闹声。钥匙在门孔里转动的响声，门啪的被打开来。干事已站在门口。

“那个家伙——你已抓到他了？”我叫着说。

“没有，先生。没有人下楼来啊！”

“你们一定没注意到，让他溜跑了。”

“没有啊！先生。他能够逃跑，我就不相信。”

“我想，你们没注意到，已被他跑掉了，”包埃洛轻声说，“也许是跑掉了一个旅馆里的职员呢？”

“我们只看到有一个捧了盘子的侍者呢？先生、”



“哎呀！”包埃洛说。

“他为什么穿上轻外套，扣上钮子了。”我们最后离开时，包埃洛沉思地说。

“我真抱歉，包埃洛，”我有点沮丧地说：“我想，我已完全把他打垮啦！”

“是啊！我想，那是日本式的诡计。朋友，你不要自找苦吃。凡事全要根据计划——根据他的计划进行。我正需要那样呢！”

“这是什么？”我叫起来，突然攫住地板上的一只棕色物体。

这是一只棕色的细长型皮夹子，显然是我们那位访客，同我搏斗时，从他口袋里掉下的。里面有两张收据，写上费立克·拉恩的名子，还有一张摺起的纸条，这使我的心噗噗的跳得快起来。那是半张信纸，上面用铅笔潦草写上几个字，却非常重要。

“下一次会议，将于周五上午十一点，在艾契纳街三十四号举行。”

信尾签上一个四字。

今天正是礼拜五，壁炉架上的时钟，指着十点半。

“天啊，多么侥幸！”我叫起来。“真是吉凶可卜。我们必须立刻开始行动。真是天大的运气！”

“所以为什么他跑来了？”包埃洛说。“我现在完全明白啦！”

“明白什么？快嘛！包埃洛，别呆着，在那儿尽做白日梦。”

他望着我，慢慢地摇头，边在微笑。

“‘你到我的客厅里来行吗？蜘蛛对苍蝇说。’这就是你们英国孩童时的儿歌，是不是？不，不，他们虽很聪明——却还不及我包埃洛来得更聪明。”

“你到底用意何在？包埃洛？”

“朋友，我在推想早上所做访问的原因。我们那位访客，真的想成功地收买我？或是想威胁我，要我放弃我的工作？这似乎令人难以相信。唉！那么，他是真的这么样？现在我明白这全部的计划了，非常的巧妙，也极为完美的计划——收买我和威胁我，只是表面理由——他不费吹灰之力的避免必要的挣扎，很自然而合理的掉下了皮夹——而结果——这是一个圈套！艾契纳街，上午十一点？我想不是吧，朋友？人们没有那么容易可以捉住我包埃洛呢！”

“天啊！”我喘息着说。

包埃洛皱起了眉头。

“我还有一件事不懂。”

“什么事？”

“时间，海斯汀，时间啊！要是他们想用诡计把我诱引去，当然晚上的时候，最适合？为什么要在早上的时候？今天早上，可能要发生什么事吗？他们希望不让我知道的某些事情？”

他摇头。

“我们会弄清楚的。朋友，我就坐在此地。今天早上，我们不要行动。我们在此地等事情发生吧！”

到正午十一点半的时候，事情终于来了。送来了一只小信封。包埃洛把它拆开来，再递给我。是那个闻名世界的科学家，奥尼维太太送来的。她请我们立刻到派柴去。

我们毫无延误地遵从她的请求。奥尼维太太在同一个小客厅里，接见我们。这一个杰出的女人的奇异力量，使我再度震惊起来，她修女般的长脸，和像火燃烧一般的眸子——白克瑞尔和居里的辉煌继承人。她立刻开门见山地说：“先生们，你们昨天为了哈立台先生失踪事件，来访问过我。现在我知道，你们曾第二次回到这栋屋子里来，请求见我的秘书，弗隆尼。她同你们离开这屋子，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哩！”

“就是这件事情吗？太太？”

“不！先生，还有。昨晚实验室遭人闯进去，有些宝贵的文件和非正式的记录，被人偷走了。窃贼是想得到某些更珍贵的蒸馏器，幸好没有把那只大保险箱打开。”

“太太，这些全是这件案子的事实。你的秘书弗隆尼太太，就是诺莎柯伯爵夫人，她是一名惯窃，她要为哈立台的失踪，担负起责任呢！她同你在一起，有多久啦？”

“五个月，先生。你说的话，真令我吃惊。”

“可是，这是真的啊！这些文件，他们可以轻易地拿到吗？或是你认为，是知道内情的人干的？”

“窃贼完全知道从何处下手，这倒有点奇怪。你认为弗隆尼——”

“不错，我相信，可能是由于她提供内情，他们才能采取行动。可是窃贼们没有找到的是什么呢？珠宝吗？”

奥尼维太太微笑一下摇摇头。

“比这更宝贵的一些东西，先生。”她向四周望了一遍，然后俯身向前面，压低声音说，“镭，先生。”

“镭？”

“是的，先生。我正在从事实验的紧要关头。我自己拥有一小部份的镭——大部份是由于我进行实验时借给我用的。真正一小部份，包括大量世界上的存货，可值上好几百万法郎呢。”

“藏在什么地方？”

“藏在大保险箱的铅匣子里。保险箱表面上又旧又不像样；可是，却是制造保险箱的人，得意的杰作。这可能就是为什么窃贼们，没办法打开它的原因。”

“你把镭保藏有多久了？”

“只有两天多，先生。到时候我就完成了我的实验。”  
包埃洛的眼睛发亮起来。

“弗隆尼知道这件事吗？好——那么，我们的朋友们，就会回来啦！不要把我说的话，告诉任何一个人，但请放心，太太我会替你好好地保护镭的。你有从实验室到花园去的大门上的钥匙吧？”

“有的，先生。在这里，我自己有一把备用钥匙。此地一把钥匙是两幢别墅间，通到窄巷的花园门上的。”

“谢谢你，太太，你今晚像平时一样上床，不用怕，把一切都交给我。但不要告诉任何一个人——也不要对你那两个助手说。行吗？不要对他们说才好。”

包埃洛十分满足地揉揉手，离开了别墅。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我问他。

“现在啊！我们离开巴黎，到伦敦去，海斯汀。”

“什么？”

“我们收拾好行李，进过午餐；驱车到嘉尔·诺德去。”

“镗呢？”

“我说，我们要到英国去——并没说我们要到那里啊！想一想吧！海斯汀。我们受到人监视和跟踪，这是当然的事。我们的敌人，一定认为，我们正要回英国去，除非他们看到我们，上了火车动身，才真的相信。”

“你是说，我们趁最后一分钟的车子开溜么？”

“不是，海斯汀。我们等于是真正的离开，使我们的敌人会感到满意。”

“不是，火车要到卡拉斯才停啊？”

“要是付出点钱，情形就不一样啦。”

“那么，快点嘛！包埃洛——当然你不能付快车的钱，叫它停车的啊——他们会一口拒绝的。”

“亲爱的朋友，你从没有留意那个小小的把手吗？那条令人注目的布告，使用不当，要罚一百法郎吗？”

“哎呀！你是要拉个警铃了？”

“我的一个朋友，披勒·康姆巴会做的。等他同车上警卫争吵得打起架时，全车上的人，都会好奇而兴奋地感到兴趣时，我们就悄悄地溜跑。”

我们准时按照包埃洛的计划做到了。披勒·康姆巴是包埃洛的一个密友，他显然完全清楚我朋友的办法，同意了这安排。在我们正要到达巴黎郊外时，他拉了那根联络用的绳索。康姆巴以最令人激赏的法国方式打起架，包埃洛和我才能没给人注意到，偷偷地溜下火车。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大略改变一下外表。包埃洛把这些化妆用的东西，装在一只小箱子里随身带下来。打扮成两个身穿肮脏蓝罩衫的流浪汉。我们在一家偏僻的小旅馆，进过晚餐，再动身回到巴

黎。

快到十一点时，我们又回到奥尼维太太的别墅附近。我们溜进窄巷之前，先向路上打量了一遍，这整个地方，似乎一片荒凉。我们确定没有一个人跟踪我们。

“我不希望他们现在到此地来，”包埃洛低声对我说，“他们可能到明天晚上，才能来呢！可是，他们完全清楚，他们只有两个晚上的时间，镭还会在那里。”

我们非常小心地，用钥匙转动花园的门。门毫无声息打开来，我们走进花园。

这时候，完全出乎意外的，我们受到了突如其来的攻击。一下子，我们全被包围起来，口里被东西塞住，手脚受到捆绑。少说也有十来个人，早在等候我们。抵抗是没有用的了。我们像被捆绑成两捆东西，被人抬起来搬走。使我大感惊异的是，他们抬着我们，向屋子走去，而不是远离开屋子。他们用钥匙，打开门，走进实验室，把我们抬进去。里面一个人，在那只大保险箱前弯着腰。保险箱的门啦的被打开。我感到浑身不舒服起来了。他们想把我们捆绑着，丢到里面去吗？把我们丢在里面，慢慢地让我们窒息死亡？

但令我惊异的是，我看到保险箱里面，有石级通到地下。把我们抬进狭窄的通道，终于走进一间宽敞的密室。

有个高高、仪容端庄的女人，脸上戴着一张黑绒面具，站在那里。从她那副具有权威的姿态，她明明掌握住了情势。这些人把我们抛掷在地板上，径自走掉——只剩下戴假面具的这个秘密人物。我相信她是谁了。是这个不为人知的法国女人，四巨头中的老三。

她蹲在我们身边，拿掉我们嘴里的布块，仍让我们捆绑

住，然后站起身面对着我们，她忽然拿下她的假面具。

竟然是奥尼维太太！

“包先生，”她低声嘲弄地说，“好极了！妙哇！天下无敌的包先生。我昨天早上，给了你一个警告。你竟然没注意到——自认为可以同美国对抗斗智的。你也会有这么一天啊！”

她有一股冰冷的深深恶意，叫我蚀骨冰心，与她眼睛里燃烧着火焰，是这么不一致。她发疯了，带着有天才的疯狂！

包埃洛什么也没说。低垂着下巴，眼瞪着她。

“呃，”她轻声说：“到此结束啦！我们不允许，我们的计划，受到干扰。你有没有最后的请求？”

我从没有感到这样的接近死亡。包埃洛竟然从容不迫。既不畏缩，脸也没发白，只是兴趣毫不稍减的眼瞪着她。

“太太，你的心理学，真叫我深感兴趣，”他镇静地说，“我的时间太少了，而不能专心从事研究，真是太可惜的事情。是啊！我有一个请求。我认为，一个快被处死的人，常会准许抽最后一支烟的。我身上带着烟匣。如果你允许的话——”他低头望着身上的绳索。

“啊！是呀！”她大笑起来。“你是要我把你的双手解开，是不是？你真聪明，包先生，我明白啦！我不会解开你的双手的——不过，我可以替你掏烟匣。”

她蹲到他身旁，掏出他的烟匣，取出一支烟，放进他嘴里。

“现在我给你点火。”她站起身说。

“不必啦！太太。”包埃洛的声调，令我吃了一惊，也

引起了她的注意。

“别动，我请你别动，太太。万一你动一下，就会抱恨终生。你完全不认识这些东西吧？南美印第安人毒箭上用的。只要一动就死亡。有的部落，是用一根小小的吹管——我也有一根小小的吹管，构造得看起来，完全和一支烟一模一样。我只要一吹……啊！你在动啦！快别动，太太。这支烟的机械，最精巧透了。一吹——就有像鱼骨一样的小箭，飞过空中——射中它的目标。你不愿意送命吧！太太。那么，我请你解开我的朋友，海斯汀的绳结。我虽无法动用双手，但我能够转动头；所以，你仍旧在我的射击距离内，太太。不要犯上错误，我请求你。”

她慢慢地晃着手，脸上露出愤恨的表情，弯下腰，依照包埃洛的吩咐做了。我自由啦！包埃洛口头给我指示。

“你现在把这位女士捆绑起来，海斯汀。对啦！有没有把她捆个结实？再来松我的绑。算我们命大，她遭走了她的亲信们。我们也许希望能有一点运气，顺利地找到出口的路。”

不一会，包埃洛站到我身旁。他对这位女士鞠躬。

“我包埃洛不会这么容易被人除掉的呢！太太。我要告别啦！”

她的嘴巴被塞住，没法回答，但她眼里的凶光，却把我吓怕了。我由衷地希望，再也不要落到她的手掌里。

三分钟后，我们已到了别墅的外面，匆匆越过花园。外面的路很荒凉，我们即时离开了附近。

于是包埃洛开腔说：“我真是活该，听了那女人的鬼话。我是个三重的白痴，一头可怜的动物，三十六倍的白



痴。我没落入他们的圈套，真是命大。甚至还不知道是圈套呢——除非我是真的中了计。他们知道，我会看穿的——他们也希望我看穿。这就说明了一切——他们不费力地放弃了哈立台——放弃了每一件事。奥尼维太太，是统治的灵魂——诺莎柯只不过是她的副手。奥尼维需要听听哈立台的意见——她自己有必需的才能，能填补困惑他的漏洞。是的，海斯汀，现在我们知道，老三是谁了——是个女人，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家！想想看吧！东方人的脑筋，西方人的科学——另外两个人的身份，我们还不知道。但我们一定找得出的。我们回伦敦，再着手去做。”

“你不要向警方揭发奥尼维太太了吗？”

“他们不会相信我的。那个女人是法国人的一个偶像。而我们一点也不能证明什么。如果他们不揭发我们，就算我们运气了。”

“什么？”

“想一想看。我们在晚上，带着一把钥匙，闯入别人的房屋，她会发誓说，她从没把钥匙交给我过。她在保险箱前突击我们，我们塞住她的嘴，捆绑她，走掉。不要心存幻想啦！海斯汀。情势已逆转了——你怎么逆料到呢？”

## 第八章 敌人的巢穴

我们在派柴的别墅，经历过冒险后，急急地回到伦敦。正有几封信在等着包埃洛去拆看。他带着奇怪的微笑，看其中一封，把信递给我。

“你看看这封信，朋友”

我先看签名：亚比·雷伦。想起包埃洛的话：“世界上最富有的人。”雷伦先生的信，简短而尖刻。他对包埃洛在最后一刻，决定不去南美的事，感到深切的不满。

“这使人有了狂妄的想法，是不是？”

“我认为，他有一点卑贱，也只是很自然的事情。”

“不，不，你不明白。记得那个避难到我这里，麦耶宁的话吗？不过是死在他敌人们的手里。‘老二是用一个S，加上两条线来代表——一元钱的记号，有时也用两条线，和一颗星做代表。因此可以推测，他是个美国公民，他代表财势。’除了这些话外，事实上，他还提供我一大笔钱，引诱我离开英国——对于这件事，怎么说呢？海斯汀？”

“你是说，你怀疑那个亿万富翁，亚比·雷伦，是四巨头的老二？”

“你聪明的了解到真相啦！海斯汀。是啊！我在怀疑。你说起亿万富翁的口气，真好动听呢！但让我对你说一件事——这件事是由最高级的人士，所指挥的——雷伦先生，在他做交易时，素有做事不漂亮的盛名。一个有能力的狂妄男人，已完全获得需要的财富，不顾一切的想得到无上的权

力。”

无疑地有些事情，说明了包埃洛的观点。我问他，在什么时候，他对这件事，真正决定了他的主意的。

“正是这件事。我还不能下定决心。朋友，我要知道每一件事情。让我把老二，真的认做是亚比·雷伦，我们就能接近我们的目标了。”

“我由这封信上知道，他刚到过伦敦，”我轻敲着信。边说，“你要去见他，亲自向他道歉吗？”

“我可能这么做的。”

两天过后，包埃洛兴奋无比的，回到我们的住所。他冲劲透顶的抓住我的一双手。

“朋友，惊人又空前，从不曾再有的情景出现啦！不过，有危险，有重大的危险，我甚至不该请你尝试一下的。”

如果包埃洛打算想吓唬我的话，他就错了，因此我告诉他。他断断续续的说明了他的计划。

雷伦似乎是要找寻一名英文秘书，一个好说话而又和蔼可亲，能上得了场面的人。包埃洛建议，由我去应征这一个职位。

“我自己该去应征的，朋友。”他歉疚地说，“可是，你明白，我几乎不可能，化装成需要的样子。我英语流利——除了在我激动的时候外——但几乎很难骗得过人们的耳朵，纵使牺牲了我久留的胡须，我相信，仍会被人认出是包埃洛。”

我也不相信，我说我会自己准备，愿意担任这一角色，渗透到雷伦的家庭里。

“不过，十之八九，他怎么也不会雇用我。”我说。

“啊哈，他会雇用的。我会替你安排这类推荐证明的文件，可以使他满足。我会请内政部长推荐你的。”

这似乎使事情，有点过份了，可是包埃洛不理睬我的反对。

“哎呀！反正，他会推荐的。我会替他调查这一件小事情，那件事情可能引起人们对他严重的抗议。他会谨慎而细心地完全把它解决；现在，象你说的，站立在我手掌中的这头小鸟，在啄食面包屑呢。”

我们第一步，就是请一名整容师，来做“化妆工作”。我是一个矮个子，头部有趣的像头鸟，而不像包埃洛自己的头部。他默然地把我端详了一阵子，再动起手来。过了半个小时后，我在镜子里看到自己，不由得吓了一跳。这双特制的鞋子，使我人至少长高了两寸；我的衣着，使我看起来，又高又瘦；我的眉毛，经过巧妙的化装，使我的脸部完全改观，变了颊衬上垫子，已不再是过去深黄褐色的脸。胡须也没有了，一口金牙显得很突出。

“你名子就叫亚瑟·尼维尔好了。但愿老天保佑你，朋友，我怕你要进入危险的虎穴啦！”

我到了萨伏时，一颗心砰砰的跳，过了一个小时后才见到了雷伦先生，这位大人物。

等了一两分钟后，我被领上楼，到他的套房。

雷伦坐在桌子前。他面前摊开一封信，我从眼角，可以看到是内政部长的笔迹。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美国亿万富翁的印象——他是个高瘦的人，突出的下巴，有点钩的鼻子。在皱起的眉毛下，闪烁着冰冷和阴沉的一双眼睛。一头

厚厚的灰头发，口角俏皮地吊上一支黑色长雪茄。

“清坐。”他音声低沉地说。

我坐下来。他轻轻敲一敲面前的信。

“根据此地这一封信，你完全没有问题，我不需要再多看了。譬如说，你对社交界的事情，是不是擅长？”

我说：“在这一方面，我想我可以令您感到满意。”

“我是说，如果我的许多伯爵子爵们，到我的乡下地方来，你能够认出他们，把他们安排在应当坐的餐桌位置上？”

“哎呀！这容易的很。”我微笑着回答。

我们交谈过一些初步阶段的事情，然后我被雇用了。雷伦先生需要一个能和英国社交界接谈的秘书，他已经有了一名美国秘书，和一名速记员。

两天后，我到汉顿·契斯，诺姆郡的伯爵宅邸去，这位美国亿万富翁，把那地方租下了六个月。

我的工作完全未替自己带来什么困难。在我以前我有一段时期做过国会议员的私人秘书，因此我不需要担任对我不熟悉的角色。雷伦常在周末，宴请一个人数很多的团体，但过了半个星期时，就比较清静多了。我很少见到这位美国秘书亚派纳，他似乎是一个愉快、很开朗的年轻美国人，工作得很有效率。那个速记员玛汀小姐，我比较常看到。她是个漂亮的女郎，大约二十三、四岁，赭色的头发、棕色的眸子，有时样子很淘气，虽然常端庄地垂下眸子。我知道她不喜欢，也不相信她的主人。当然，她很谨慎的从没提到任何这样的事情，但当我意想不到地做了她的心腹时机会便来了。

当然，我已把这个家庭里的所有人员，已仔细地做过观察。其中有一两个仆人，是新近才雇用的，其中一个侍者，还有一些女仆。管事和主厨，全是伯爵自己的人员，他们都住在这个地方。我认为女仆们，并不是关键；我仔细地观察过第二个侍者詹姆斯，他显然只是一名不重要的侍者，是管事请来的。最使我感到怀疑的一个人，就是管理雷伦女眷的男仆地埃夫，是他从纽约带来的人。他生来就是英国人，一副无可厚非的姿态，但我对他却怀有深深的怀疑。

我到汉顿·契斯，已有三个礼拜，却没有一点事件发生，使我可以指出缺点来支持我的理论，也没有四巨头的活动的蛛丝马迹可寻。雷伦是个有极强力量和个性的人；可是，我相信，包埃洛和那可怕的组织，发生了关系时，他就已犯了错误。有一天晚上，在进晚餐时，我听到他不经意的提到包埃洛。

“他们说到那个奇怪的矮子，不过是一个懦夫而已！我怎知道的呢？我和他做一笔交易，他却在最后一刻拒绝了我。我不会再相信他的了。”

有时候，像这一类的事情，使我觉得面颊上有热烘烘的讨厌感觉。

然后，玛汀小姐对我说出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这天雷伦带了亚派纳到伦敦去了。玛汀小姐和我，饮过茶后一块到花园里去散步。我很喜欢这位女郎，她这么率真而自然。我看得出，她在想些什么，最后终于说了出来。

“尼维尔少校，你知道，”她说：“我真想辞去此地的工作呢。”

我样子有点吃惊起来，她连忙接下去说：“哦！我知

道，这是我得到的一份难得的工作。我想大多数人，会认为我是一个笨蛋，放弃这一件好工作。但我实在无法忍受辱骂啊！尼维尔少校。我受不了被人破口痛骂。绅士是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

“雷伦辱骂过你吗？”

她点头。

“当然，他动不动就发怒，脾气相当暴躁。人们会预料到的。这是很正常的。可是，无缘无故，他也会动怒。他真象要杀掉我一样！象我说的，无缘无故就发生。”

“把详细情形告诉我？”我极感兴趣地说。

“你知道，雷伦先生所有的信，都是我代他拆开看的。有些信我交给亚派纳，另一些信由我自己处理；不过，我所做的，是初步的分类工作。现在有几封寄来的信，是写在兰色纸张上的，纸角有个小四字——对不起，你想说话吗？”

我再也抑制不住，叫了起来急忙摇头，请她再说下去。

“呃，象我说的，有严格的规定，对寄来的这些信，是不准拆开的，一定要原封不动的交给雷伦。当然，我常是这么做的。昨天早上，寄来一封厚厚不寻常的信，我急忙拆开来。但我拆错了。当我一发觉错了，就拿了信到雷伦跟前去解释。使我大感惊奇的是，他愤怒透了。象我对你说的，我害怕死了。”

“信里说些什么，使他这么大发脾气？”

“一点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怪就怪在这里。我看到时，才发觉到了错误。信写得很短。我仍能记得所写的词，一点也没有什么值得一个人发脾气的地方。”

“你能再把信说一遍吗？”我鼓舞她说。

“好的。”她歇了一下，再慢慢地说出来，我谨慎地把话记下来：“亲爱的先生：现在主要的事情，是要看一看东西。如果你坚持把采石场包括在内，那么一万七千，似乎很公道了。百分之十手续费太高了，百分之四已足够有余。亚瑟·莱弗谢。”

玛汀小姐接着说：“显然雷伦想买些什么东西。不过我认为，这样一件芝麻小事，能叫一个人大发脾气，那就有了危险性。你认为我该怎么办呢？尼维尔少校？你比我更有处世的经验。”

我安慰她，对她指出，雷伦可能是受到他消化不良症的影响，终于我非常愉快地把她送走了。不过，我自己却不怎么满意。她走掉后，我便静下了心，掏出记事本，把这封信的内容记了下来，重读了一遍。信中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显然这是一封完全单纯的信？和雷伦承揽的某些生意，有没有关系？他希望能做成这笔生意，而不致泄露详情？这是可能的解释。但我想起信封上那个小数目字4，使我终于相信，我已找到了我们要找的东西。

那天夜里，和第二天大部份时间，我对数目字4，只是一个线索。每读到信里的第四个字，就出现了完全不同的话。“主要该看到你，采石场，十七十一四。”

解答数目字容易。十七代表十月十七号——就是明天，十一是时间，四是签的名。是指神秘的老四自己，不然就是四巨头的统称。采石场也是可以了解的。离这幢屋子半里远的地方，有一处被废弃的大采石场——一处荒凉的场所，是一个理想的秘密会议场所。

一时我受到了诱惑，想出一次风头了。至少有一次机



会，事情是这么值得人骄傲，可以扬扬得意地向包埃洛炫耀一番。

可是到后来，我却抑制住了这种诱惑。这是一笔小买卖——我没有权利一个人来做，也许这会危害到我做成功的机会。我们首次着了敌人的皮鞭。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成功——我可能会掩饰这一件事，包埃洛却是我们里面脑筋最灵光的个。

我马上写信给他，把事实说给他听，说事情多么紧迫，我们偷听到了谈话。如果他想把这件事情留给我做，那就更好，不过，我仍给他详细的指示，怎样从车站，到达采石场，如果他自以为聪明，要亲自出场的话。

我带着信到村庄，亲自寄出这封信。我留在此地期间，可以和包埃洛经常通讯连络，不过，我们同意，他不要贸然同我联络，以防我写的信，被人篡改。

第二天晚上，我高兴极了。屋子里没有客人，整个晚上在雷伦的书房里，我同他一起忙个不停。我已预先知道会有这种情形，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希望能够在车站，见到包埃洛。不过，我相信到十一点钟前，我就会被打发走掉。

一点没猜错。就在十点半后，雷伦对时钟瞄了一眼，说他的事情已做完了。我领会到他的意思，小心地退了出去。我走上楼，做得象上床睡觉一样，暗自悄悄地从旁边楼梯溜到楼下，到了外面，走进花园。为了掩饰起见，我穿上一件黑色外套，遮住白衬衣的前面胸部。

我在花园里走了一会，偶尔抬起眼睛，从肩头上望过去。雷伦刚从他书房的窗子走出来，进入花园。他是想去赴约会的。我加紧脚步，以抢先在他前面。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到了

采石场。附近似乎一个人也没有。我爬进一丛浓密的树丛，等待事情的发展。

十分钟过后，刚到十一点钟，雷伦大步的走来了。帽子遮到眼睛上，嘴里老是吊着一支雪茄。他向周围迅速看了一遍，然后冲到下面采石场的洞穴里去了。我马上听到一阵低语声。显然还有另一个人，或有好几个人，不管他们是谁？~已早到了这个集会地点。我小心地爬出树丛，一时一时地慢慢爬出来，尽力避免发出一点声响，爬到陡峭的小径。现在只有一块大石头，隔开我和这些说话的人。到了黑暗处，我由石头边向四面窥视，发觉自己正面对着一支杀气腾腾黑色自动手枪的枪口！

“快把双手举起来！”雷伦说：“我正在等着你呢！”

他坐在岩石的阴暗里，因此我没看到他的脸，可是，他威胁性的音调，可令人不寒而栗。然后，我脖子后面，觉得一股冰凉，被钢铁的枪口抵住，雷伦放低了自己的枪。

“不要紧啦！乔奇。”他慢吞吞地说：“把他带到此地来。”

我心里感到又急又愤怒，被领到阴暗处的一个地方，那个看不清的乔奇，塞住我的嘴，把我捆绑得结结实实的。

雷伦又在说话了，声调使我不容易认得出，是这么的冷酷，和具有威胁性。

“这将是他们两个人的末日到了。你们常同四巨头作对。有没有听说过山崩？大约两年前，在此地有过一次山崩。今晚又要发生一次。我做得万无一失。譬如说，你那个朋友，并没守约准时到达。”

我浑身一阵恐怖。包埃洛！不一会，他就会身入陷阱。

我却无法警告他。我只能祷告，他决定把这件事交给我做，人留在伦敦。当然，如果他已经来了的话，现在就应当到此地了。

每一分钟悄悄地溜了过去，我的希望也跟着升高。

突然，一切希望，变成了泡影。我听到了脚步声——谨慎的脚步声，脚步声决不会错的。我被无奈的痛苦所折磨。脚步声击上了小径，又停了下来。包埃洛出现了。他的头部有点侧向一边，向阴暗里窥视。

我听到满意的咆哮声，雷伦举起他那支大型自动手枪喊叫：“快把双手举起来。”包埃洛跳到前面，从后面袭击包埃洛。埋伏得倒是很到家。

“真高兴见到你，包先生。”这个美国佬阴森森地说。

包埃洛的沉着，真令人折服。他完全没改变。但我看到他用眼睛在阴暗里搜寻。

“我的朋友？他在此地吗？”

“是啊！你们两个全跌进了陷井——四巨头的陷井。”他大笑起来。

“陷井？”包埃洛问道。

“譬如说，你还没了解到吗？”

“我了解到有个陷井——是的，有个陷井，”包埃洛低声说：“但你错啦！先生。是你们跌进了陷井——并不是我和我的朋友。”

“什么？”雷伦举起大型自动手枪，但我看到他的眼睛畏怯起来了。

“如果你胆敢开枪，就会有十双眼睛，看到你犯上谋杀罪，你就会被处绞刑。这地方全被包围起来了——已被苏格

兰警场的人包围了有一个小时。雷伦先生，你完全失败啦！”

说完，包埃洛吹起了一声奇怪的口哨，好象在耍魔术一样，这个场所立刻上了警员。他们抓住雷伦和男仆，缴下他们的武器。包埃洛同警长说了几句话后，他抓住我的手臂，领我走开。

一离开采石场，他一把抱住我。

“你有如生龙活虎——一点也没受伤。真好极啦！我常常在责怪自己，让你去冒险。”

“我完全不要紧，”我说，“但我就是有点困惑，你对他们小小的计划全已看穿了？是不是？”

“但我还是等到啦！我同意你到那里去，为的是什么呢？用上假名、化妆，无一不是为了要骗他们罢了！”

“什么？”我叫起来。“你从没对我说过啊！”

“象我常对你说起过的，海斯汀，你有这么诚实可靠的天性，除非你哄骗自己，你不可能骗得了旁人的。好，那么，你一开头，就被人发现了，他们做的事情，都不出我所料——对一个适当运用他灰色细胞的人，有象数学上一样的精确——利用你来做诱饵。他们鼓动那个女郎——我说啊！朋友，从心理上的一件有趣事实，她不是红头发吗？”

“如果你是说玛汀小姐的话，”我冷冷地说，“她有一头轻淡的赭色秀发。可是——”

“一头蓬松头发——这些人全是一头蓬松的头发！他们已洞悉了你的心理！啊！是啊！朋友，玛汀小姐和这阴谋有关系。非常有这种可能。她对你一再读出这一封信，和雷伦对她发怒的情形，你把它全记下来，困惑了你的想法——切

中安排好的暗号，难虽难，却并不太困难——而你解决了，派了我来。”

“但我们不知道的是，我就是要等着这件非常事件发生。我急忙到佳浦那里，安排好一切。因此，象你看到的，一切才能做得顺利如意！”

我却不怎么满意包埃洛，我对他这么说了。我们一清早，搭上一辆送牛奶的火车，回到伦敦，这是一趟再舒适不过的旅程。

我刚洗完澡去用早餐，浸沉在沉思里时，我听到起居室里，佳浦说话的声音。我披上一件睡袍，匆忙走进去。

“这一次，你使我们以为是很重要，而实在是毫无价值的发现，”佳浦说：“包先生，这对你太不幸啦！我知道，这是你第一次跌了跤。”

包埃洛的面色，倒很能吸引人。佳浦接着说：“我们到了那里，把整个黑社会组织当是真的——始终少不了那个侍者。”

“侍者？”我喘着气说。

“是啊！詹姆士，不论它叫什么名字。他好像是在大厅里和仆人们打赌，他可以误认他为老大——那人就是你，海斯汀上校——会告诉他有关四巨头党羽的许多秘密内幕。”

“不可能的！”我叫了起来。

“你还不相信，我带领了我们这位先生，直接到汉顿·契斯，睡在床上的那个人，确是雷伦，还有管事和厨子，天知道他们有多少人，发誓投下赌注的。这只是愚蠢的玩笑罢了——完全就是这样——以及和它在一起的那个侍者。”

“因此，为什么他一直是站在阴暗里。”包埃洛说。

佳浦走掉后，我们两人互相面面相觑。

“海斯汀，我们知道，”包埃洛终于说，“四巨头的老二，就是亚比·雷伦。他乔装侍者，为的在紧急时候，便于溜掉。而这个侍者——”

“是啊。”我喘着气说。

“老四。”包埃洛煞有其事地说。

## 第九章 黄茉莉的秘密

在包埃洛看起来，这的确是好事情，我们始终能得到内幕消息，对我们敌人们的想法，有了认识——我自己相信，我比在这件事上，还更多一些实质上的成就。

因为我们已和四巨头有过接触，他们已干出了两件凶杀案件，拐走了哈立台，还差点杀害了包埃洛和我自己；然而到现在为止，我们在这次对抗中，几乎毫无收获。

包埃洛对我的诉苦，一点也不放在心上。

“到现在为止，海斯汀，”他说：“他们在大笑哩！这是事实，可是你有一句名言：‘最能大笑的人，就是谁能在最后大笑？’是不是这句话？朋友，你看到后来是谁在大笑了。”

“你也必须记住，”他接着说：“我们并不是和平常的凶犯在打交道。而是和世界上第二个最重要的首脑”

我避免和他的意见一致，只问了一些明显的问题。我知道了这答案。至少知道了他的答案。而我想从他口里套出一些口风，关于他追捕敌人，该采取什么步骤？但却没做到。他像往常一样，使我对他的行动，完全坠于五里雾中；但我推想，他是在和印度、中国、和俄国的秘密工作人员联络，这可从他偶而暴出的自满，在他估计敌人心理的这件令他喜爱的对抗里，他至少已有了进展。

他几乎完全放弃了他私人的业务，到现在我才知道，他推却了大笔可观的收入。真的，他有时会调查令他感到兴趣

的案件，但当他确信这些案件同四巨头的活动，毫无关联时，他总是放手再也不顾了。

他的这种态度，对我的朋友佳浦督察，却非常有利。不可否认的，他完全是因为包埃洛的一半藐视的暗示，才能成功地解决几件难题，使他获得较大的声誉。

为回报这些成就，佳浦便把他认为使这位比利时矮子，可能感到兴趣的任何案件的全部详细情形描述给他听，当他主持报界所称“黄茉莉的秘密案件”时，他打电报给包埃洛，问他有没有意思去一下，调查一下这一件案子。

大约在我到亚比·雷伦的巢穴，去冒险过后一个月，为答复这一封电报，我们便搭上火车，驶离烟雾腾腾的伦敦，驶向荷色透的汉福市场的一个小镇，也就是这个秘密的中心所在。

包埃洛靠在车箱角落里。

“你对这件事有些什么意见？海斯汀？”

我没有立刻回答他的话；我认为，这需要小心回答。

“整件事似乎是这么复杂。”我谨谨地说。

“可不是吗？”包埃洛高兴地说。

“我猜想，我们这么的匆匆忙忙，是非常清楚的一个迹象，你认为丕透的死，是谋杀——而不是自杀，或是意外事故？”

“不，不是，你误会我的意思啦！海斯汀。姑且认为丕透是死于非常可怕的意外事故。现在还有许多神秘的情形，要待解释清楚。”

“我说事情是这么复杂时，我正是这个意思。”

“让我们再冷静和有次序地回想一下主要的事实。对我



再详细的说一遍，海斯汀，有次序和清楚地说一遍。”

我立刻开始说了，尽可能说得有次序和清楚。

“我们从丕透开始说起，”我说。我是一个五十五岁、富有、受过教育的人，他是观光世界里的一名旅行家。在过去十二年里，他很少在英国；但突然之间，却对不停的旅行感到了厌倦，他在荷色透附近汉福市场，购下一栋小屋，准备定居下来。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写信给他仅有的一个亲戚，吉拉德。丕透侄儿，而他弟弟的儿子，竟建议他说：他应当前来克洛夫，和他叔叔一同住下来，吉拉德·丕透，是个年轻的穷艺术家，对这建议高兴极了，同他叔叔共住在一起大约有七个月之久，才发生了这件惨案。”

“你说得真出色，”包埃洛低声说：“我对自己说的，真象是在读小说，而不是我的朋友海斯汀在说话。”

我没在意包埃洛的话，更有精神的继续说下去。

“丕透在克洛夫拥有一大伙好家伙——六名仆人，还有他自己的保镖——阿林。”

“阿林是他的中国仆人。”包埃洛低声说。

“上个礼拜二，丕透吃过晚餐后，说他觉得人不舒服，派了他的一个仆人去请医生。丕透在他书房里接待医生，而拒绝上床去。没有人知道，他们之间发生怎样的情形，但在奎汀医生离去前，他要求见管家，他说由于丕透心脏非常衰弱，他替丕透做过了皮下注射，说最好不要去打扰他；然后他接着问了一些关于仆人们一些奇怪的问题——他们在那里做多久了，由什么人的关系而推荐来的……等等问题”。

“管家尽可能回答了这些问题，但对这些问话的真意，却感到困惑起来。第二天早上，有了惊人的发现。有一个女

仆在下楼时好像闻到了她主人书房里，散发出来的皮肉烧焦令人作呕的气味。她想打开门，可是，门由里面锁上了。在吉拉德和中国仆人的帮助下，门立刻被打破，他们见到的是一幅凄惨情景。丕透倒在煤气的火焰里，他的脸部和头部，已被烧焦得辨认不出来。

“当然，这时候，只怀疑到是可怕的意外事件引起来的。如果这件事，要归咎于哪一个人的话，那么，就只有怪奎汀医生，是他给病人打了麻醉剂，把他留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然后有了十分奇怪的发现。”

“地板上有一张报纸，那是从这一个人膝部上滑落到地下的。翻过报纸，上面用淡淡的墨水，潦草地写了几个字。丕透坐过的椅子近旁，有一张书桌，他的右手食指，到第二关节，沾满上墨水。显然他太软弱无力，连一支笔也拿不动，用手指沾到墨水缸里，在他看的报纸上，潦草地写下这几个字——不过，这几个字本身，似乎非常奇形怪状：黄茉莉——就这几个字，没有别的了。”

“克洛夫的墙上，长出了许多黄茉莉，这临终的遗言，被认为和这黄茉莉大有关系，显示这个老人的心理徬徨无主。当然，如果渴望有何不平常事情的话，就当数报纸了。报纸上肆意渲染这件事情，称之为黄茉莉的秘密——虽然完全可能，但这几个字是无关重要的。”

“你是说这几个字不重要吗？”包埃洛说，“呃，一定是因为你这么说了，就不重要了。”

我怀疑地望着他，我可以从他的眼睛里，窥探出他并没有嘲弄的意思。

然后，我说了下去。“引起了激动人心的侦查。”

“我认为，所以你就满足了。”

“有相当的情绪，说明对奎汀医生不利。首先，他不是合格的医生，他只不过是一个临时代理的医生，只担任了一个月的医生工作，因为波尼查医生，正在渡他的假期。人们认为，引起这件意外事故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他的疏忽。而他的证明，也缺少令人相信的地方。丕透自从到了克洛夫后，就健康不佳。波尼查医生照顾他一阵子时候，但奎汀医生初见到他的病人时，他被某些病状困惑起来。他只看过一次病人。他和丕透单独一起时，丕透说出令人想不到的话。起先，他说，他一点也没觉得有什么不舒服，不过，在吃晚餐时，尝到了某些咖啡，使他想起来很特别。他借故遣走阿林，他把餐盘里的东西，盛到一只碗里，然后他把碗交给医生，要他检验一下，看碗里的东西有没有问题。

“尽管他说，他没有感到不舒服，医生却注意到他的一团怀疑，显然已感染了他，而他的心里也感觉到了。因此他做了一次注射——不是麻醉剂，而是番木龟碱。

“我想，情形就完全像这样——除了这整件事的要点外——对这没有吃过的咖啡，做了适当的化验，却发现含有大量的鸦片粉，足可杀害两个大男人！”

我停住了说话。

“你的结论是什么？海斯汀？”包埃洛冷静地说。

“很难说。可能是一件意外事故——事实上，在同一天晚上，有什么人想毒害他，可能只是一种巧合而已。”

“而你却并不认为是这样？你宁愿相信——这是谋杀。”

“你不认为是这样吗？”

“朋友，你和我想的并不一样。我不打算在这两件相对的解答中——谋杀和意外事故——做出一个决定，要等到我们解决了另一个问题——黄茉莉的秘密——才可以做一个决定。我说啊！你忽略了什么事情了。”

“你是说，在这几个字下面，交互成直角形的两条线吗？我不认为，它们可能有任何的重要性。”

“你所想到的，总是对你自己这么重要，海斯汀。让我们由黄茉莉的秘密，说到咖喱的秘密吧。”

“我知道。可是，谁下的毒呢？为了什么？人们可能问一百个问题。当然，阿林是有准备的。为什么他要杀害他的主人呢？他是黑社会组织里的一份子？也许是黄茉莉的一帮人。然后有了吉拉德·丕透。”

我忽然停住。

“是啊！”包埃洛点着头说：“象你说的，有个吉拉德·丕透。他是他叔叔的续承人。然而那天晚上，他是在外面用晚餐的啊！”

“他可能取得了一些咖喱，”我说：“他小心的离开，以便不会吃到这道菜。”

我想我的推测，会使包埃洛有了更深的印象。他带着尊敬和谨慎的目光望着我。

“他很晚回来，”我沉思地说，“看到他的叔叔书房开亮着灯光，便走进去，发现他的计划失败了，便把这个老人推到火里去。”

“丕透是个身体很强的人，当然不会不经挣扎，让他自己轻易被烧死的；海斯汀，这种说法是说不通的啊！”

“呃，包埃洛，”我叫起来。“我想，我们猜得也很近

了。让我来听听你的说法如何？”

包埃洛对我微笑一下，挺一下胸口，装模作样的说：

“假定是谋杀的话，立刻就引起了疑问，为何要选择这特别的方法呢？我想只有一个理由——搞乱了身份，把脸烧焦得使人辨认不出来。”

“什么啊？”我叫起来。“你认为——”

“耐心一点，海斯汀。我还要说下去呢，我考验过那个推论。有何根据要相信那具尸体，并不是丕透的？不是他的尸体，又是谁的呢？我考验过这两个问题，最后我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全是否定的。”

“哎呀！”我说，我有点失望起来了。“这又怎么说？”

包埃洛闪烁了一下眼睛。

于是我自言自语地说：“因为此地有些事情，我并不清楚，最好我能把这件事调查一下。我必须不要被四巨头完全弄昏了头。啊！我们刚才拿来的刷衣裳小刷子，放在什么地方？哦，在此地——替我刷一刷，朋友，我也会同样替你刷一刷。”

“是啊！”包埃洛想着说，一面把衣刷放到一旁。“人们必须不要让他自己为了一个想法，而分心才好。我会碰上危险的，朋友！你自己想像，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我已在危险里了。你说的，那两条线，除了千字外，还有什么旁的意思呢？”

“天啊！包埃洛。”我大笑地叫起来。

“这不是很可笑吗？我到处见到四巨头的签名。最好用完全不同的方法，去运用一个人的智慧吧。啊！佳浦跑来看我们啊！”

## 第十章 在克洛夫的调查

这位苏格兰警场的督察，真的在月台上等着，热烈地迎接我们。

“呃，包埃洛，好极了！我认为，你要对这件案件，遇到困难了呢！是天大的秘密，是不是？”

我知道得不错，这表示佳浦，完全困惑了起来，希望能从包埃洛那儿得到暗示。

佳浦的车子在那儿等着，我们驶车到克拉夫。那是一栋四方形白色房屋，外观完全不起眼，长满了蔓草，还有耀眼的黄茉莉在内。佳浦像我们一样，抬起眼睛望着它。

包埃洛对他在微笑。

“亲爱的佳浦，是意外事故？还是谋杀？”他问道。

这问话使得督察，有点困窘起来。

“呃，如果不是由于那咖喱，每一次，我都要认做是意外事故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会把头放进火里，这是怎么说也不通的——呃，他的惊叫声，把整个屋子都震动了。”

“啊呀！”包埃洛低声说：“我真蠢。比白痴还蠢五倍！你比我还聪明呢，佳浦。”

佳浦听到他恭维，有点吃了一惊——包埃洛惯于给人以一种独有的自夸。他面红起来，咕噜着说，他怎比得上。

他带路走进屋子，到了发生惨案的房间——丕透的书房。房间很宽敞，沿墙排满了书籍，还有几张大的皮靠手椅子。

包埃洛朝铺着碎石子的大阳台窗子望过去。

“窗子没有锁上吗？”他问道。

“当然，这是整个关键所在。当医生离开这个房间时，他只把门在身后关上。第二天早上，发现门被锁了起来。谁锁上的呢？是不透吗？阿林说，窗子是关上和锁好的。但在另一方面，奎汀医生的印象是，窗子是关上的，不过没有锁上，可是他不能确定。如果他能确定的话，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如果有一个男人，遭到谋杀，凶手不是从门，就是从窗子进去的——如果是从门进去的，就是屋子里面的人干的好事；如果是从窗子进去的，那么，任何人都可能进去。首先，他们把门打破，啪地一声把窗子打开，女仆认为没锁上，她是个非常糟的目击者——你问她，她就说什么都不记得了！”

“这把钥匙怎么说呢？”

“你又来啦！钥匙是在毁了的门当中的地板上。可能是从锁孔里掉到地上的，也可能是一个走进去的人，掉到地上的，也可能是从外面，由门底下扔进去的”。

“事实上，每一件事情都可能。”

“你说得对。包洛埃。情形正是这样。”

包埃洛向四面望了一遍，不愉快地皱起眉头。

“就眼前来说，我真是一头雾水；是啊！原来我看到了一丝光线，但现在又是一片黑暗了。”

“年轻的吉拉德·丕透，有完全适当的动机，”佳浦严厉地说，“我可以告诉你，他年轻时，人很放荡不羁。也很放纵。你对艺术家们，是知道的——一点道德也没有。”

包埃洛对佳浦抨击艺术的气质，并没有怎样在意。他反

而故意地微笑起来。

“我的好佳浦，可能是你把我搞糊涂了？我完全清楚，你怀疑的是那个中国人。但你是这么灵敏。你要我帮助你——然而你却拉我的后腿。”

佳浦哄然大笑起来。

“那是你过于自信，包埃洛。是啊！我打过赌，现在得承认。事情可说得通，一定是他把咖喱放上了毒药，如果他在晚上，做过一次，要干掉他的主人，他就会来第二次。”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来第二次呢。”包埃洛轻声说。

“使我莫明其妙的是这个动机。我认为：是哪一个异教徒想做报复呢？”

“我不知道。”包埃洛说：“这不会是抢劫吧？没有不见了东西？珠宝啊？金钱？或是纸币啊？”

“没有——一点没有。”

我竖起了耳朵静听；包埃洛也一样竖起了耳朵。

“我是说，这不是抢劫。”佳浦说：“不过，这位老朋友，好像在写一本什么书。我们到了今天早上才知道，由于有一个出版商寄来一封信，问起稿子的事。好像稿子刚写完。年轻的丕透和我，到处搜寻，却找不出一丝线索——他一定把稿子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包埃洛眼睛里闪烁着赞许的眼光，我对这太清楚了。

“这本书叫什么名字？”他问道。

“我想书名叫做：中国的暗流吧！”

“啊哈！”包埃洛几乎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让我见见这个中国人，阿林。”

中国人被叫起来了，拖着脚步走了过来，低下眼睛，头



上的辫子晃来晃去。毫无感情的脸上，没露出任何表情。

“阿林，”包埃洛说：“你主人死啦！伤不伤心？”

“我伤心极啦！他是个好主人。”

“你知道，是谁杀害他的吗？”

“我不知道。我知道就会告诉警方了。”

这样一问一答的继续下去，他脸上同样一无表情。在叙述他怎样调制咖喱。他说：厨子没有一点关系，只有他自己的手碰到过咖喱。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明白了，他已置身在怎样情形下。他也坚持说，通过花园的窗子，那晚是锁上的。如果在早上，是打开的话，必定是他的主人自己打开的。最后包埃洛把他打发走。

“这行啦！阿林。”中国人刚走到门口，包埃洛对他叫着说：“你对黄茉莉，一点不知道吗？”

“不知道，我怎么知道呢？”

“连写在下面的记号，也不知道吗！”

包埃洛说着倾身朝前面，在小桌子尘埃上，立刻看到了什么东西。我挨近过去，刚要看到，给他抹掉了。底下一划，成直角的一条线，再是底下第二条线，形成一个大四字。这个中国人像是触了电流一样。一时他的脸色，充满着恐怖，然后又突然变得毫无表情。他退了出去。

佳浦去找年青的不透，剩下我同包埃洛两个人。

“四巨头，海斯汀。”包埃洛叫道：“又是四巨头。不透是个出名的旅行家。他在著作的书里，没有疑问的，有一些重要的资料关系到四巨头的首脑，老大李昌颜的活动。”

“可是谁——怎会——”

“嘘，别响，他们来啦！”

吉拉德·丕透是个和善，有点软弱的年青人。蓄着褐色胡子，结上一条很别致的飘垂着的领带。他轻易地回答了包埃洛的问话。

“我和几个邻居们，到外面去用餐。”他说，“我什么时候回家的吗？哦，大约在十一点吧！你知道，我有门上的钥匙。仆人们都上床去了，我自然而然想到，我的叔叔也上床了。事实上，我认为，是看到了那个中国仆人阿林急忙地转过大厅的转角；不过，我想我是认错人了。”

“你最后一次，什么时候见到你叔叔的？我是说，在你到此地，同他住在一起的之前的时候。”

“哦！我还不到十岁的时候。他同他的兄弟（就是我的父亲）吵了架。”

“他没有一点困难的又找到了你，是不是？尽管过了这么许多年？”

“是啊！这完全有点幸运，我看到了律师登出的启事。”

包埃洛没再问下去。

我们下一步行动，是去访问奎汀医生。他的说话，大概和他在侦讯时说的一样，一点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他在手术室里接见我们，刚对他的病人们诊断完毕。他似乎是一个很有才智的人。样子一本正经的，鼻梁架了一副眼镜。

“我希望能回想起那扇窗子的事情，”他坦白地说，“不过要回想起事情，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人们对从不存在的事情，变得十分肯定。这就是心理学，是不是？包先生？我读过你所有的方法，我也许会说，我是非常崇拜你的一个人。不，我想，我可以完全肯定，是那个中国人，把鸦片

粉，放进咖喱里的；不过，他从没有承认而已！我们便永远不知道原因了。不过，把一个人推到火里去，这和我们这个中国友人的个性不相称。”

我们走到汉福市场大街上时，我把这最后一点，对包埃洛加以评论。

“你认为，他有没有同谋的人？”我问道：“我说啊！佳浦应当派人去监视他了？四巨头的密使，真是灵敏透顶。”

“佳浦对他们两个，都加以监视了。”包埃洛严厉地说，“从发现尸体时起，他们就受到秘密的跟踪了。”

“呃，不论怎样，我们知道，吉拉德和这件事是毫不相干的。”

“你总是知道得比我多，海斯汀，这件事真令人十分费力呢！”

“你这个老狐狸，”我大笑起来。“你永远不受约束。”

“老实说，海斯汀，我对这一件案子，已十分清楚了——除了这几个字，黄茉莉——我同意你的说法，它们同这件罪案，没有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得决定，谁在撒谎啦！我已得到了这一地步。还有——”

他突然间跑开，跑进邻近的一家书店。一会儿后又跑出来，抱着一只小包。佳浦跑了来，我们到一家小旅馆去。

第二天早上，我起得很晚。走到楼下的起居室，看到包埃洛早已在那里，踱来踱去，他一脸的痛苦。

“别同我说话。”他边说，边摇动着激动的手。“等我一切搞清楚后，再说不迟，已采取了逮捕行动。以后，不

过，我的心理学，却软弱乏力。海斯汀，如果一个人，在临终时写下了遗言，那就是因为这是一件天大的事情。人人在说：黄茉莉？这栋屋子里，长着黄茉莉——这表示什么意思也没有。”

“呃，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正象它说的。你听着啊！”他把手里的一本小书，高举起来。

“朋友，这使我忽然想起来了，还是把这件事，查看一下的好。黄茉莉到底是什么？这本小书已告诉了我，你听着啊！”

他读了下去：“黄茉莉的成份是植物盐基……一种强烈的毒药……对中央神经组织，有强烈的镇静作用。在最后阶段，它的作用，可以麻痹运动神经末梢；大量服用，会引起昏晕，丧失筋力，因呼吸中心的麻痹而致死亡。”

“你看，海斯汀？一开始我就知道了一些事实的真相，当佳浦说到一个活人，被逼进火堆里的时候。我才体会到，被烧死的是一个死人。”

可是，为了什么呢？目的何在？”

“朋友，如果你在一个人死了后枪杀他，或刺死他，或甚至敲击他的头部，这伤痕显然是在死后加上去的。但当一个人的头部，被烧成像焦炭的话，没有人会去找出不易被发现的死因；当他晚餐时，刚逃过了被毒死的遭遇，是不大可能过后再中毒的。谁说了谎？总离不开这个问题？我认为应当相信阿林——”

“什么！”我叫着说。

“你吃惊起来啊？海斯汀？阿林显然知道，有四巨头的存在，——事情很清楚，在那时候，他还完全不知道，他们

同这一件罪案有关系。如果他是凶手，他就可能全然保持一张毫无表情的脸。所以，我才决定相信阿林，怀疑到吉拉德·丕透了。在我看起来，老四很容易，化装成失踪已久的侄儿。”

“什么！”我叫起来。“老四？”

“不是，海斯汀，不是老四。我一读过黄茉莉的这篇解说，我就知道了事实。事实上，事情很清楚。”

“象往常一样，”我冷静地说：对我却并不清楚呢！”

“因为你并没有动用你的灰色小细胞啊！谁有机会能把咖喱动过手脚呢？”

“只有阿林。没有旁的人。”

“没有旁的人吗？医生怎么说呢？”

“但那是后来的事情啊！”

“当然是后来的事情罗！端给丕透的咖喱里，一点也没有鸦片粉末的痕迹，可是却引起了奎汀医生怀疑；那个老人，一点也没有吃的保存下来，给服侍他的那个人，这个人是他按照计划召唤来了。奎汀医生到了，接下咖喱，给丕透注射了一针——番木龟碱，但他却说是真正的黄茉莉——一种毒药。当药性开始生起作用时，他便打开窗子后走掉。然后到了晚上，他由窗子回进来，找到稿子，把丕透推进火里。他没注意到掉在地板上，被尸体压住的报纸。丕透知道，他注射的是什么药，挣扎着谴责四巨头谋杀他。奎汀医生把这些东西拿去化验前，可以轻易地把鸦片粉末和咖喱混杂在一起。他把他和这个老人谈话的观点说了出来，偶而提到番木龟碱的注射，害怕被发现到皮下注射的针痕。由于咖喱里的毒药，立刻怀疑到了意外事故，和阿林的犯罪上

去。”

“可是，奎汀医生不可能是老四啊！”

“我认为有可能的。毫无疑问的，真正的奎汀医生，可能是在国外的什么地方，老四只是暂时乔装他，同波尼查医生做的安排，全然符合。原先临时瓜代的人，因最后一刻，人感到了不舒服起来。”

这时候，佳浦满脸通红的冲进来。

“你捉到他了？”包埃洛急着问道。

佳浦在摇头，上气不接下气。

“波尼查医生今天早上，度完假回来了——他是被电报召回来的。不知道是谁发出的电报。昨晚，另一个人走掉了。可是，我们会捉到他的。”

包埃洛冷静地摇头。

“我认为不会捉到他的。”他说，他心不在焉地用叉子，在桌子上画一个4字。

## 第十一章 赛棋的事件

包埃洛和我，常到苏荷的一家小餐馆去用餐。有一天晚上我们到了那里，在隔邻的一张桌子，看到一个朋友——佳浦督察。因为我们的餐桌上，还有一个空位子，他便跑过来，和我们坐在一起。我们有好久没有看到他了。

“你从没有顺便来看看我们，”包埃洛责怪地说，“从那次黄茉莉事件后，我们未见面已快有一个月啦！”

“我到北部去了。你最近怎样啦？四巨头还是顽强如故吗？”

包埃洛对他责怪地晃着一只手指。

“哎啊！你在嘲弄我了——不过，四巨头倒是真有的呢！”

“哦！我相信是有的——可是，他们并不是天下主要势力啊！”

“朋友，你完全误会了我的意思。目前世界上，最邪恶的力量，就是四巨头。没有人知道，他们目的何在，但是从没有过象这样的犯罪组织。头儿是中国脑筋最灵光的人，加上一个美国亿万富翁，一名法国女科学家，还有第四个家伙——”

佳浦打断他的说话。“我知道——我知道。你完全死心眼儿只想这一件事。包先生，这使你变得有点疯狂起来。让我儿换个话题谈谈吧。你对赛棋有没有兴趣？”

“我下过棋子。”

“你知不知道昨天那件令人奇怪的事情？闻名世界的两名棋士的比赛，在比赛期间，一个忽然死了？”

“我从报上看到。其中一个，是俄国棋界冠军，沙弗鲁诺夫博士；另一个因心脏病而死亡的，是极有前途的美国青年，吉而摩·威而逊。”

“说得一点也不错。几年前，沙弗鲁诺夫击败了诺贝斯坦，成为俄国冠军。据说威而逊是卡派勃朗第二呢！”

“很奇怪的一件事。”包埃洛沉思着说：“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你对这事可能感到特别的兴趣了？”

佳浦有点尴尬地大笑起来。

“你说中啦！包先生。我困惑了起来。威尔逊身体强壮得如牛一般——毫无心脏病的迹象。他的死亡是完全无法解释的。”

“你是疑心沙弗鲁诺夫想干掉他的吗？”我叫起来。

“这很难说，”佳浦冷淡地说：“我不认为，一个俄国棋士，为了在棋赛时不被击败，去杀害一个人——不论怎样，我能够了解的是，这可能是弄错了对象。这位博士是非常炙手可热的——他们说仅次于拉斯克。”

包埃洛边想边在点头。

“那么你怎样想呢？”他问道：“威尔逊为什么会被人下毒手呢？当然，我认为，你会疑心是毒死的吧？”

“当然罗！心脏病是你的心脏停止跳动——完全是这么一回事。那时候医生就是这么说的，但暗地里，他却眨着眼睛向我们察告，表示他并不满意。”

“什么时候验尸？”

“今天晚上。威尔逊死的非常突然。他似乎和平常完全



没有两样，走了一着棋后，身子突然朝前面倒了下去——就死啦！”

“象这样的情形，很少是中毒的现象。”包埃洛说。

“我知道。验尸会告诉我们的。但什么人要干掉他呢——这就是我想知道的事情？对一个毫无害处的年青人。刚从美国跑来此地，显然一个仇人也不会有。”

“这件事真令人难以相信。”我沉思着说。

“一点也不是这样，”包埃洛微笑着说：“我可以看得出，佳浦自己有一套看法哩！”

“是啊！我有我的看法，包先生。我不相信，有人要毒杀威尔逊——事实上，是要毒杀另外一个人。”

“沙弗鲁诺夫吗？”

“是啊！沙弗鲁诺夫在革命爆发时，有报导说：他遭人暗算。其实，他是跑掉了，在荒芜的西伯利亚，容忍了三年之久令人难以相信的艰苦岁月。他忍受的苦难，是这么深切，使他完全变了一个人，他以前的朋友们和认识他的人，都说几乎认不得他了。他的头发白了，人变得老迈不堪。变成了半残废的人，难得到外面来，他同一个侄女，桑妮·达维洛夫，还有一个俄国男仆，住在威斯敏斯特街的一栋公寓里面。可能他仍自视是一个受人注目的人，他当然很不情愿，参加这次棋赛。他率直地拒绝了好几次，报上提起过这件事，对他这种‘没有运动家风度的横加拒绝’做法，大事抨击，他才肯答应参加比赛。威尔逊纠缠不清的向他挑战，结果如愿以偿。现有我要请问你，包先生，为何他不情愿呢？因为他不想引起人的注意。不想给旁人发现到他。这就是我的解答——威尔逊是被误杀的。”

“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人，有任何私人的理由，因沙弗鲁诺夫的死亡而得利的啊？”

“呃，我想是他那个侄女吧！他最近继承了一宗巨额财产。是高斯波太太遗留给他的，她的丈夫是以前政权下的一个从事糖业生意的暴发户。他们有过一段不寻常的关系，她一直拒绝相信他死亡的报导。”

“棋赛是在什么地方举行的呢？”

“在沙弗鲁诺夫自己的公寓里面，他是个残废的人。”

“有不少人参观吧？”

“少说也有十多个人——可能还不止这些。”

包埃洛扮了一个动人的鬼脸。

“可怜的佳浦，你的工作可真不轻易啊！”

“一旦我肯定了，威而逊是被毒死时，我就能够进行工作了。”

“在这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假定你的推测不错的话，沙弗鲁诺夫是目标中的牺牲者，凶手可能会再如法泡制一遍吗？”

“当然会罗！我已派了两个人在监视他的公寓了。”

“如果有人挟着一颗炸弹去拜访，那就非常的管用啦！”包洛冷淡地说。

“你感到兴趣了，包先生，”佳浦眨眨眼说：“在医生们还没有动手前，你愿不愿意到太平间去一次，看一看威尔逊的尸体？谁知道呢，他领带上的别针，也许别歪了，那也许可以提供给你一个极有价值的线索，解答这一件秘密也说不定呢？”

“我亲爱的佳浦，我在用晚餐时，我的所有手指，就为

你自己的领带别针先痒了起来。你答应的？是吗？哎呀！这会更看得上眼。是啊！我们当然要到太平间去了。”

我可以看出，包埃洛完全被这一件新奇的事情迷惑住了。已有这么久的日子，我没看到他对任何外界的案子，表示出这样的兴趣了。我真高兴，又看到他恢复了老样子。

就我自己来说，当我低下头，看到那个倒霉的年轻美国人，一动不动的躯体和痉挛的脸时，因为他死的这样离奇，不由得叫我深深感到怜悯起来。包埃洛仔细地察看过尸体。尸体上没有发现一点痕迹，除了左手上，有一块小小的疤痕。

“医生说那是烧伤的，不是割伤。”佳浦解释。

包埃洛的注意力，转移到死人口袋里的东西上面，一名警官把口袋里的东西，全拿了出来，搁在那里供我们察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東西——一块手帕、钥匙、放满钞票的皮夹子，还有几封不重要的信件。只有一件东西，引起了包埃洛的兴趣。

“一只棋子！”他叫起来。“一只白主教。是在他口袋里的吗？”

“不是，是捏在他手里的。我们好不容易，从他手指间，把它拿下。到时候，一定要把它交还给沙弗鲁诺夫。是一副很美观的象牙雕刻成的棋子。”

“让我来交还给他。我也可以借这个理由到他那里去看他。”

“啊哈！”佳浦叫起来。“因此你要过问这件案子了？”

“我承认要过问了。你这么巧妙地引起了我的兴趣。”

“好极啦！省得你动脑筋。我可以看得出，海斯汀也在

高兴了。”

“说得完全对。”我大笑起来。

包埃洛转到尸体前面。

“对这具尸体，你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告诉我了？”他问道。

“我不认为这样。”

“还有——他是用左手的吗？”

“包先生，你真是个奇才。你怎知道的？他是个左撇子。这也和这件案子，毫无关系啊！”

“无论如何，一点也没有关系的。”包埃洛急忙附和说，看到佳浦有点生气的样子。“我不过开点小玩笑罢了！我不过开开你的玩笑，再见啦！”

我们带着友善的表情走出去。

第二天早上，我们到了威斯敏斯特的沙弗鲁诺夫住的公寓。

“桑妮·达维洛夫，这真是一个动听的名子。”我沉思着说。

包埃洛停下脚步，失望的向我望了一眼。

“你总是在找寻罗曼蒂克！你真是本性难移。如果桑妮·达维洛夫，结果是我们的朋友，而诺沙柯伯爵夫人，是我们的敌人的话，那你就真活该！”

说到伯爵夫人，我的脸就阴沉了下来。

“当然，包埃洛，你会不会怀疑——”

“不，不。这不过是个笑话！我脑子里还没把四巨头想到那种程度呢！不论佳浦怎么说。”

公寓房间的门，由一个脸色木然的男仆打开来。那张一

无感情的脸，给人的感受有几分冷淡。

包埃洛拿出佳浦潦草写成几个介绍字的一张名片，我们被领到一个低矮和长形的房间，里面挂着许多幅画，摆设了许多古董。墙上挂着一两幅奇特的画像，地板上铺了漂亮的波斯地毯。桌子上放了一把煮茶用的俄国铜壶。

我察看其中一幅画像，判断一定非常值钱，转过身看到包埃洛俯身在地板上对我来说，像这样漂亮的地毯，几乎不需要这么仔细加以注意的。

“这不是一件奇怪的东西吗？”我问道。

“呃？哦！地毯吗？不，我说的不是地毯。不过，这是一件漂亮的东西，太漂亮了，而上面连一根大钉子也没有钉在中间，海斯汀。”我走到前面。“现在钉子是不在那儿了。钉孔倒还在那儿。”

突然，我们身后响起一个声音，我不由得转过身子，包埃洛迅速地站起身。有一个女郎，正站在门口。她一双眼睛阴森和带怀疑地盯在我们身上。是一个中等身材，有一张漂亮又绷紧的脸，一双深蓝的眸子，一头乌黑的秀发，剪得短短的。她说话声调，沉重又响亮，完全不是英国口音。

“我怕我的叔叔，不能够找见你们了。他是个残废的人。”

“这多么可惜，或者你能帮助我吧？你是达维洛夫小姐，是不是？”

“不错，我就是桑妮·达维洛夫。你想知道些什么？”

“我对前阵子那桩悲惨事件想查看一下——威尔逊的死亡事件。你能够告诉我一些什么吗？”

女郎的一双眼睛，睁得好大好大。

“他在下棋时得了心脏病就死去了。”

“警方并不这么相信——是心脏病吗？小姐。”

女郎做出一个吃惊的姿态。

“那么是真的了。”她叫起来。“伊文没有说错呢！”

“伊文是谁？为什么你说他没有说错呢？”

“替你们开门的那个人，就是伊文——他已对我说过，他认为威尔逊并不是自然死亡的——他是被误杀毒死的。”

“误杀毒死的。”

“是啊！本来想把我叔叔毒杀的。”

现在他忘记了自己早先的疑惑。“为什么你说这种话呢？小姐？谁想毒杀沙弗鲁诺夫呢？”她摇着头。

“我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我的叔叔，并不相信我。或者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你知道，他几乎不了解我。他把我当做一个孩子，等到我到此地伦敦同他住在一起，还是这样。但我知道的却不少，他是害怕某些事情。我们在俄国，有许多秘密的组织。有一天，我偷听到一些谈话，使我认为，他害怕的，就是这一个组织。先生，我想请问你——”她走近一步，放低声音说——“你有没有听说过有一个叫四巨头的组织？”

包埃洛几乎吃了一惊。一双眼睛惊愕得几乎要掉出来一样。

“为什么你——你对四巨头又知道些什么呢？小姐？”

“那么，真有这样——一个组织了！我偷听到关于他们的说话，后来我问我的叔叔。我从没看到一个男人，这么害怕过。他的脸色顿时变得灰白起来，人在发抖。先生，他在害怕他们。我对这一点是确信不疑的。由于某种误会，他们错

杀了这位美国人，威尔逊”。

“四巨头！”包埃洛低声说：“总是离不开四巨头！令人惊愕的一种巧合。小姐，你的叔叔仍旧处身在危险里呢！我必须挽救他。请你再把那天晚上，不幸的事情，对我说一遍。给我看看那个棋盘、桌子，还有，两人坐的位置——以及一切旁的情形。”

她走到旁边的房间，搬出一张小桌子。桌面很雅致，镶嵌有银色和黑色的方格子，构成一个棋盘。

“这是几个礼拜前，他们送给我叔叔的一件礼物，请他在下一次赛棋时派上用场。桌子放在房间中央——就像这样。”

包埃洛察看棋桌子，对我来说，完全没有注意的必要。但他并不象我那么想象，在完全仔细的查看。他有许多问题，全是无意义的，而在真正的重大事情方面，他似乎没有问出什么问题。我的结论认为：意外的只要一提到四巨头，就会使他完全失去了常态。

看过一会棋桌子和它确实安置的位置后，他请求看一下棋子。桑妮·达维洛夫便走去拿来一个匣子。他草草地看过一两只棋子。

“真是一副精美的棋子。”他心不在焉地低声说。却没问到吃的点心等情形或是有什么在场的人。我暗示地清了一清喉咙。

“包埃洛，你不认为——”

他武断地拦住我要说的话。

“不用想啦！我的朋友。把这件事，完全交给我办好了。小姐，是不是我完全不能够拜见你的叔叔？”

她脸上露出淡然的微笑。

“噢，他可以接见你。你明白，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应该先由我来会见所有的客人。”

她走掉了。我听见隔壁房间里，传来低低的声音。一会儿后，她转回来，领我们走进隔壁的房间。

躺在长沙发上的那个男人，身躯很动人。高高的、骨瘦如柴、浓浓的眉毛、斑白的胡须，这是由于饥饿和刻苦的工作结果，使得一张脸憔悴不堪。他是个性情突出的人。我留意到他头部与人不同的形状，和不寻常的高度。我明白一名伟大的棋士，一定具有一个硕大的脑子。我能够轻易地瞭解，沙弗鲁诺夫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闻名棋士。

包埃洛鞠了一个躬。

“博士先生，我能同你单独谈一谈吗？”

沙弗鲁诺夫转过身对他侄女说。“你到外面去吧！桑妮。”

她听从地走了出去。

“先生，是怎么回事？”

沙先生，你最近继承了一笔巨大财产。如果你意外地死亡，由谁来继承呢？”

“我留下一张遗嘱，把一切遗留给我的侄女，桑妮。你是要提出建议——”

“我并不是要提出什么建议，不过，你只是在你侄女小的时候见过她。任何人都很容易扮装她的呢？”

沙弗鲁诺夫听到这些话，似乎惊呆了。包埃洛口齿伶俐地说了下去。

“我说到这里为止。我不过是给你一个忠告罢了！你可



不可以把当晚棋赛的情形，对我叙述一下？”

“你的意思是怎样——叙述呢？”

“哦，我自己并不下棋；不过，我了解，开始时有各种不同的正规下法——譬如说，开局时牺牲一子或抢先啊！他们不是有这种下法的吗？”

沙弗鲁诺夫笑了一下。

“哎啊！我现在了解你了。威尔逊以鲁埃、罗培丝开局法——这是最有效的开局，人们常在比赛采用的走法。”

“你们比赛了多久时，才发生惨事？”

“一定是在下第三和第四着时，威尔逊突然身体朝前跌倒而死掉。”

包埃洛站起身要离开。他忽然问出最后一个问题，好像完全一点也不重要一样；可是，我才不上他的当哩！

“他有没有吃过或是喝过什么东西？”

“喝过威士忌苏达。”

“谢谢你，沙先生。我不想再打扰你了。”

伊文在大厅里，领我们走出去。包埃洛在门口徘徊。

“这层楼下面一层，你知道是谁住的吗？”

“查理·金威尔爵士，他是一名国会议员。但房子是最近才装饰的。”

“谢谢你。”

我们走出去，又到了冬天温暖的阳光下面。

“呃，真的，包埃洛，”我脱口说。“我想，这一次你没有什么高明的着数吧！当然你问你的事情，也是不适当得很。”

“你认为是这样吗？海斯汀？”包埃洛令人感到兴趣地

望着我。“是啊！我被打倒啦！你要问些什么呢？”

我把问题仔细地想了一想，然后对包埃洛概述了我们的计划。他似乎很有兴趣的在倾听。我们快到家的时候，我的独脚戏才唱完。

“好极了！非常的彻底，海斯汀。”包埃洛边说，边把钥匙插进门上的锁孔，在我前面走上楼。“不过，这完全不必要的。”

“不必要！”我大吃一惊地叫起来。“如果这人是被毒死的话——”

“啊哈，”包埃洛叫起来，突然拿起放在桌子上的一封信。“这是佳浦写来的。我刚想起来。”他把信交给我。信写得很简短，马上说到了要点。信上说没有发现中毒的迹象，一点也没有查出这个男人怎么被杀死的。

“你明白，”包埃洛说“我们的问题，完全是不必要的。”

“你事先已猜到这件事了？”

“已预测到这件事情可能有的结果，”包埃洛引述了最近一次桥牌事件，在这一事情上，我曾花去了不少的时间。

“朋友，当你那么做而成功时，你就不会叫做是猜测了。”

“我们不用吹毛求疵，”我不耐烦地说，“你已预知道这样了？”

“我已预知道这样。”

“为什么？”

包埃洛把手放进口袋，掏出一只白色主教棋子。

“哦，”我叫起来。“你忘记还给沙弗鲁诺夫了。”

“朋友，你弄错啦！那只主教棋子，还在我左面口袋里

哩！我是从桑妮小姐给我看的一匣棋子里，拿到的同样的一只棋子。是两只主教棋子。”

他说到最后一个字时，声音嘶嘶的。我完全被搞糊涂了。

“你为什么要拿走这只棋子呢”

“的确，我是想看一下。两只棋子，是不是完全同样的。”

他把两只棋子，并排放到桌子上。

“呃，当然，它们完全是一样的啦！”我说。

包埃洛把头斜到一边，望着它们。

“我承认，它们似乎完全一样。可是，还是要等证明了事实，才可以把它当做是真的。请你把我的小天平拿给我吧！”

他很仔细的把两只棋子，秤了一下重量，然后脸色得意的转过身对我说：“我没想错。你看，我没想错吧！不可能骗得过我包埃洛的！”

他冲到电话前——等得不耐烦起来。

“是佳浦吗？哎啊！佳浦。是你。我是包埃洛。请你监视那个男仆，伊文。切莫让他跑掉。哦，是啊！照我说的做就是。”

他啪的放下电话，转过身对我说。“你还不明白吗？海斯汀？我说给你听。威尔逊并不是被人毒死的，他是误触电流死去的。这儿只棋子当中，穿了一根很细的金属杆子。棋桌是事先准备好的，安置在地板上的预定位置。当这只主教棋子，放在其中一个棋格子上，电流便透过了威尔逊的身体，立刻送了他的命。电流烧伤了他的手，留下了仅有的痕

迹——他用的是左手，因为他是左撇子。这一张特制的棋桌，是一件极巧妙的机械制品。我查看过的这一张桌子，是复制品，没有一点害处。在谋杀事件过后，棋桌立刻被人换掉了。这件东西是由楼底下操纵的，如果你还记得的话，那间房间刚装饰过。至少在沙弗鲁诺夫的房间里，有一个同谋的人，那个女郎是四巨头的代理人，是为了要继承沙弗鲁诺夫的财富。”

“还有伊文呢？”

“我非常的惊疑，那个伊文，不是老四还是谁呢？”

“什么？”

“是啊！那家伙可说是个出色的演员，他能够随意扮成任何一种角色。”

我回想到过去的冒险，疯人院来的那个管理员，那个年轻的屠夫，那个温和的医生，全是同一个人，彼此也完全不相象。

“真是令人吃惊的一件事情，”我终于说：“样样都配得天衣无缝。沙弗鲁诺夫对这阴谋，想已略有所闻，这就是为什么他这么反对参加比赛了，”

包埃洛没吭声的望着我。然后他突然转过身，开始踱起方步。

“朋友，你有没有下棋的书？”他突然问我。

“我有一本，让我去找找看。”

花去我一阵子时间去找寻，终于被我找到了，我拿给包埃洛，他倒在椅子上，开始注意地看下去。

大约过了一刻钟，电话铃声响起来。我去听电话。是佳楠打来的电话。伊文已离开了公寓，携带了一大堆东西。

跳进一辆等待着的街车里，追捕便开始了。他显然是想逃避追捕他的人。归根结蒂，他似乎以为，他已这么做到了，而被追到一栋在汉姆斯的大空房子。这栋屋子立刻被包围起来。

我把这件事，对包埃洛重复说了一遍。他仅用眼睛瞪着我，似乎好像没听到我一样。他把下棋的书，递还给我。

“你听听这个，朋友。这便是鲁埃·罗培兹的开局法。1 P 1 K 4，P1K4，2 Kt—K B3，Kt—QB3；3 B—Kt5；？对黑棋第三着最佳着法，引起了一个问题。他可选择各种不同的守势。在白棋第三着时，杀了威尔逊，3 B—Kt5。只有第三者——这对你有没有一点启示？”

我对他说话的用意，一点也不懂。我对他这么说。

“假定，你坐在这把椅子上时，听到前门打开又关上的声音，你做何想法？海斯汀？”

“我认为是有人走了出去。”

“是啊——可是，事情常有一体两面的看法。有人走出去——有人走进来——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海斯汀。可是，如果你假定错了，立刻会出现一点矛盾；这表示，你迷失了。”

“这所说的全是什么意思呢？包埃洛？”

包埃洛突然站起身。

“这是说，我做了一个三倍蠢的白痴。快！快！到威斯敏斯特的公寓去。也许还能够赶得上哩！”

我们下了车。包埃洛对我问出的令人激动的问题，没加以回答。我们奔上楼。连连按门铃和敲门，没有人回答，再仔细一听，依稀听到里面有沉重的呻吟声。

守门的人表示，他有总钥匙，经过了一番折腾后，他才同意使用。

包埃洛一直走到里面的房间。一阵哥罗仿气味，直扑到我们的鼻孔里。桑妮被人用浸透的棉花羊毛塞住了嘴和鼻子，捆绑得牢牢的，躺在地板上。包埃洛把塞了的棉花羊毛拿掉，让她清醒过来。医生立刻到了，包埃洛把她交给他，把我拉到一边。却没有沙弗鲁诺夫的踪影。

“这完全是什么意思啊？”我迷惑地问道。

“这是说，在两个相等的推论上面，我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推论，我不是对你说过，有人要扮装桑妮，不是很容易么？因为她叔叔，已有这么多年，没有见过她了？”

“唔？”

“呃，相反的方面说，也同样有理。有人要扮装这位叔叔，也同样的不费吹灰之力。”

“什么？”

“沙弗鲁诺夫其实在革命一爆发，就已死了。假装他的人，历尽艰辛，人改变得连他自己的友人们，都几乎不认识他，这人成功地声称他有权利继承一笔巨额财富——”

“是啊！他是谁呢？”

“老四。当桑妮告诉他，他无意中听到他私人谈话，提到四巨头时，难怪他害怕起来了。他又逃跑掉。他想，我归根结蒂，终于找到了目标；因此，他徒劳无益的遣走了这位老实的伊文，麻醉了这个女郎再跑掉，现在无疑的已体会到由高斯波太太遗留下的绝大部分的证券公债。”

“可是——谁想杀他呢？”

“没有人想杀他。威尔逊始终是预期中的一个牺牲

者。”

“但为什么呢？”

“朋友，沙弗鲁诺夫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名棋士，恐怕老四，连赛棋的初段，都不懂哩！当然他不可能抵挡得住想像中的对手的。他想设法避开这一场比赛。然而没成功，威尔逊劫数已定。他不惜一切牺牲的，使得不被人发觉到大名鼎鼎的沙弗鲁诺夫，甚至连下棋也不懂。威尔逊喜欢的鲁埃·罗培兹着法开局，当然要用这一步下法。老四安排好，在下第三着棋时，叫他去见阎王，免得再困难重重的走下去。”

“我亲爱的包埃洛，”我说：“我们不是在同一个疯子打交道么？我完全同意你所做的推论，认为你一定不会错，只是为了维持他担任的角色，杀害一个人！当然，还有比这更容易的好多辩法？他可以说，他的医生禁止他做这种紧张的比赛。”

包埃洛皱起额头。

“当然，有许多别的辩法的，海斯汀。”他说，“可是，却没有比这种做法更令人深信不疑。此外，你假定杀害了一个人，是想避免一件事情，是不是？老四的心里，却不是那样。我如果是他的话，对你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了。我想象到他的用意。他以赛棋专家自居。我相信，他参观过许多次棋赛，学习棋艺。他坐下时，皱起眉头沉思，给人一种印象，他是在深思熟虑。他知道，他自己只懂得着两步棋子——他就只懂得这一点。使他注意到的是预见到这种种事情，到了适当的时候，使这人做了他自己的刽子手，这正符合老四……哦，不错，海斯汀，我开始明白了我们的这位

朋友，和他的心理状态。”

我耸了耸肩头。

“呃，我认为你说得对，但我弄不懂的是，他为什么要冒不必要的危险。”

“冒险！”包埃洛哼着鼻子，不屑地说，“那么，冒险些什么呢？佳浦会解答这个问题吗？不会，如果老四没有一点破绽的话，他就不会有危险了。”

“他有破绽？”我惊疑的问。

“朋友，他小看了我包埃洛的灰色小细胞啦！”  
包埃洛有许多优点，可是，缺点就是不够谦虚。



## 第十二章 圈 套

一月中旬时候——在伦敦，是一个典型的英国冬天景象，潮湿又阴霾。包埃洛和我两人，靠近炉火，坐在两张椅子上。我知道，我这位朋友，带着古怪的微笑望着我，使我一点也弄不懂他是什么意思？

“何事沉思啊？”我轻松地说。

“朋友，我在想，你在仲夏时，初到此地，你对我说过，只在此地呆上几个月。”

“我说过的吗？”我有点笨拙地问道。“我不记得啦！”包埃洛爽朗地笑起来。

“你说过的，朋友。从那个时候起，你便改变了你的计划，是不是？”

“哦——是啊！”

“为什么要改变呢？”

“还不是受到了挫折。包埃洛，当你对付象四巨头这样一件要案时，你认为，我会完全丢下你一个人去对付吗？”

包埃洛轻轻地点头。

“就像我想的一样。海斯汀，你是个忠心耿耿的朋友。你既在此地替我做事。而你的太太——你称呼她做小辛特娜，她会有什么想法呢？”

“当然，我对这件事，还没有仔细想过呢！不过，她会理解的。她总是希望我不要不理睬我的朋友。”

“唔，是啊！她也是一个忠心耿耿的朋友。可是，这也

许是一件要花很长时间的事情呢？”

我有点气馁的点点头。

“已有六个月啦！”我沉思着说，“我们做得怎样了？包埃洛，你知道，我认为，我们必须——呃，必须想些办法出来才好。”

“海斯汀，你总是这么有冲劲！你还想要我做些什么呢？”

这倒有点令人感到困难的事情，但我不愿从我的立场上退却。

“我们必须采取攻势。”我说，“我们早些时候，究竟做过了些什么呢？”

“朋友，做得比你想象到的还多呢！毕竟，我们已证实了老二和老三的身份，也多少知道了一些老四的线索和手段。”

我有点高兴了。像包埃洛所说的，情形似乎并不怎么糟糕！

“哦！是啊！海斯汀！我们已做过了不少。我不大愿意归咎于雷伦和奥尼维太太，这是事实——谁会相信呢？你还记得，我有一次认为，我已成功地使雷伦陷入困境吗？可是，我在某些方面，起了大大的怀疑——爱汀顿要我协助他盗窃潜水艇的计划，对我所提供有关四巨头的资料，有了完全的常识——旁的人可能会怀疑的事情，他却相信了。雷伦，奥尼维太太，还有李昌颜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但对他们所办的活动，大家全已注意到了。”

“老四呢？”我问道。

“正如我刚才说的，我已刚知道，都了解了他的做法。海

斯汀，你也许会好笑——但要了解一个人的个性，他在任何特殊的情形下，确实地知道，他会做些什么——那就是敲开了成功的大门。这是我们之间的一场生死斗，他不断的把他的心理状态<sup>①</sup>向我泄露时，我却想尽办法，只请他对我知道一点点，或一点也不给他知道我的底细。他<sup>②</sup>是在明里，而我在暗里。海斯汀，我对你说，他们对我越保持静止状态，便越是一天天的更害怕起来。”

“他们已完全把我们打入冷宫了。”我说：“绝对不会再有什么企图了，也不会有任何隐藏的诡计。”

“不，”包埃洛回想着说：“从整个情形看起来，令我有点吃惊呢！尤其有一两次，他们明明已得到了我们，我当然认为，会使他们想到的。也许你会懂得我的意思吧？”

“某种定时炸弹吗？”我冒险地说。

包埃洛表示无可奈何的把舌头发出啧啧声响。

“不是！我对你的想像力，感觉到了兴趣。没有比你说到壁炉里有炸弹，说得更妙了。呃，呃，我需要某些对手，也不顾什么天气，都在做漫步。你可能看过《阿根廷的未来》、《社会的镜子》、《深红色的线索》……这些书吧？”

我大笑起来，我承认《深红色的线索》是目前唯一引起我兴趣的书。包埃洛伤感地摇摇头。

“那么把另外几本，放回到书架上去吧！我不要再看到你这种做法。天啊！那么放着书架，在那儿做什么用呢？”

我谦虚<sup>③</sup>地表示了道歉，包埃洛把书本放回到原地方，把每本书全放到一定的位置后，走到外面，留下我不受打扰、专心在看我选中的书。

不过，我必须承认，我在半睡半醒状态中，被披尔荪太

太的敲门声音吵醒了。

“你的电报，上校。”

我不怎样感到兴趣地拆开桔黄色的信封。

然后我坐起身，变得像石头一样。

这是我在南美洲农场的经理，勃朗山拍来的电报，电文如下：“海斯汀太太昨天失踪，恐已遭四巨头绑架，现已报警，尚无线索，请即电示。勃朗山。”

我挥手叫披尔荪太太走掉，目瞪口呆地坐在那里，把电报看了又看。辛特娜——被人绑走了！落在罪大恶极的四巨头手里！天啊！

包埃洛！我必须去找包埃洛。他会忠告我，设法去击败他们。不一会他就会回来，我必须耐心等他回来。可是，辛特娜竟会落在四巨头的魔掌里！

门上又有人敲了一下。披尔荪太太把头又伸了进来。

“上校，你的信，是一个粗野的中国人送来的。他还等在楼下哩！”

我从她手中拿过信。信上写得简短又扼要。

“如果你想再见到你太太的话，可以立刻跟随这个送信的人来。不要给你的朋友留下话，否则她就有苦头吃了。”

签名是一个大4字。

我怎么办呢？如果换了是你的话，看到这封信，你怎么办呢？

我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想了。我知道的一件事，就是辛特娜已处于这些恶魔的势力下。我必须听从——以免给辛特娜带来危险。我必须跟从这个中国人，同他一起去。不错，这明明是一个圈套，等于是自投罗网，也可能等于死亡，他们

不过是利用我在世上最亲爱的人做诱饵，使我不敢稍有怠慢。

最令我苦恼的是，我无法给包埃洛留下话。只要他能立刻找到我的踪影，一切就会太平无事了。我能冒险吗？我明明还没有受到人的监视，然而我却犹豫不决起来了。这个中国人到此地来，使他这么轻易地相信，我一定会听从他的指挥。为什么他不会相信呢？他的自制令我格外疑惑起来，我对四巨头的万能的力量，见得太多了，我相信他们几乎有超人的力量。就我所知，就连那个矮小邈邈的小女仆，也可能是他们中的一个人员呢。

不，不能冒险。但我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留下这份电报。到时候，他会知道，辛特娜已失踪，谁应为她的失踪负责？

所有这些想法，一时全涌上了我的心头，我戴上帽子，下楼到那个等着我的向导跟前。

送信的人，是个面无表情，高高的中国人，穿得虽整洁，却有点褴褛。他鞠个躬，对我说话。英语说得倒是刮刮叫，说起话来有点像唱歌一样。

“你是海斯汀上校吗？”

“我就是。”我说。

“请把信交给我。”

我已料到有这一着，我一句话没说，把信递给他，可是事情还没有完哩！

“今天你接到了电报！是不是？刚送到的？从南美洲拍来的，是不是？”

我再一次体会到，他们间谍活动组织的真是天衣无缝

——否则可能就是聪明的猜测。勃朗山必然会打电报给我。他们等到电报送到，再给予沉重的打击。

明明是真的事情，你加以否认，是没有益处的。

“是啊！”我说：“我接到一封电报。”

“你带在身上吗？去把它拿来。”

我咬紧牙齿，但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再奔上楼，我一边奔上楼时，一边想到无论如何，要把辛特娜失踪的事，暗自告诉披尔孙太太。她就站在楼梯踏步的地方，可是，那个矮小的女仆紧跟在她后面，我在犹豫不决起来。万一她是个奸细的话——信上几个字眼，在我眼前飞舞。“……她就有苦头吃了。”……我什么话也没说，走进起居室。

我拿起电报，刚要走出去时，忽然我想起了一个主意。我不会留下某些记号吗？敌人一无所知，而包埃洛一看就知道含有某种意思的记号。我匆忙到书橱前面，把四本书丢在地板上。不怕包埃洛见不到。这四本书会立刻引起他眼睛的注意——超过他那篇小小的演讲，当然他会认为不寻常的。下一步我放了一铲煤块到火炉里，把它分成四块。我尽可能做完了——但愿老天保佑，包埃洛会正确地看到这记号。

我再匆忙奔下楼。中国人从我手上，拿走电报，看了一遍，放进口袋，向我点下头，示意我跟他走。

他领我走了一段漫长又令人厌倦的路程。我们上一辆公车，而后又搭上火车，一直向东驶去。我们经过许多陌生的地区，这些地区我连做梦也没想到。现在，我们到码头旁了，我才体会到，我要被带进唐人区的中心。

我不禁发抖起来。我的向导，还是往前走过去，转弯抹角的穿过几条不重要的街道和私人道路，最后他在一栋毁坏了

的屋子前停下来，在门上敲了四下。

另外一个中国人，立刻打开门，他站到一旁，让我们进去。我身后的门叮叮当当地响，变成我最后希望破灭的凶兆。我完全落到敌人的魔掌里了。

现在我被交给了另外一个中国人手里。他领我走下摇摇晃晃的楼梯，走进一间地窖，里面放满了桴木桶，发出阵阵刺鼻的气味，像是东方的香料，我感觉到四面八方全是东方的气氛。

突然间我的向导，把两个桶滚开，我看到墙里出现一条低低的，像地道般的孔道，他指一指，叫我一直往前走。地道相当长，低得使我无法站直身子。终于到了稍宽的地方，走进通道，一会儿，我们已站在另一间地窖里。

看守我的中国人，朝前走过去，在一面墙上，敲了四下，墙的一面旋转过来，露出一条狭窄的门口。我走过去，使我大感惊异的是，我好像已进入阿拉伯一千〇一夜的宫廷里一样。一间低而长形的密室，挂满了华贵的东方丝绸，灯火辉煌，香味扑鼻。五、六张以丝绸装饰的长沙发椅，地上铺着中国手艺编织的精美地毯。房间一头，有一间有幔幕的凹室。幔幕后面传出一个声音。

“你把我们的贵宾带来了？”

“大人，他在此地。”向导回答说。

“领我们的贵宾进来吧！”

在这同时，幔幕被一只见不到的手拉开来，我面对着一张铺上垫子的大型长沙发椅，上面坐了一个瘦长的东方人，穿了怪异的刺绣袍子，由他修长的指甲上看起来，他显然是一个重要人物。

“请坐，海斯汀上校，”他挥一下手说，“你答应了我的请求，立刻来了。我真高兴见到你。”

“你是谁？”我问道：“李吕颜吗？”

“当然不是我。我不过是他的一名臣仆听他的吩咐而已！就好象在别的国家，他的臣仆一样；譬如说，在南美洲吧。”

我走前一步。

“她在什么地方？你把她从那里带来做什么？”

“她现在已在很安全的地方——不会有人找到她。她一点也没有受到伤害，你听到吗？”

我的脊骨一阵冰冷的寒颤，面对着这么一个微笑着的恶魔。

“你想要什么？”我叫起来。“想要钱吗？”

“我亲爱的海斯汀上校，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对你辛苦挣得的钱财，不会妄想。请原谅，这不是很聪明的说法。我想，你的同僚做不到的。”

“我以为你是要我陷身在罗网里。”我沉重地说：“呃，你已做到啦！我瞪着眼到了此地。随你怎么办，只要你把她放走。她什么也不知道，对你一无用处。你利用她，把我引诱到此地——你已得到了我，事情已解决了啊！”

这个在微笑的中国人，轻抚着他光滑的面颊，眯着眼睛斜望着我。

“你想得太远啦！”他高兴地说，“这还没有完全把问题解决。事实上，你说我们已得到了你，这也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不过，我们想利用你得到你的朋友，包埃洛先生。”

“恐怕你办不到吧！”我笑了笑说。



“我要说的是这样。”另一个人好象没听到我说的一样。

“你写一封信给包埃洛先生，说服他叫他到此地来，和你在一起。”

“我不会做这种事的。”我愤怒地说。

“你如果拒绝，就会引起不愉快的事了。”

“我可不管结果。”

“这就可能是选择死亡了！”

我脊骨一阵寒颤，但我竭力露出无所畏惧的样子。

“威胁我也没有用，还是去威胁你们的懦夫吧！”

“我的威胁，是很管用的，海斯汀上校。我再问你一声，你愿不愿意写这封信？”

“我不愿意写，何况，你也不敢杀我。马上就会有警方的人员来抓你们了。”

问我话的这家伙，马上拍了一下手。暮然，出现了两个中国侍徒，把我的一双臂绑住。他们的主人，立刻对他们说了几句中国话，他们把我拖到一间大房间的角落。其中一个弯着身，没有一点警告的，突然我脚下的地板松开。不是另一个人，紧紧抓住我，我就会摔到下面。底下一片漆黑，我可以听到湍急的流水声。

“这是一条河。”坐在长沙发椅上，那个盘问我的人说：“好好想一想，海斯汀上校。如果你一味拒绝，你就会头先着地，永世不得翻身，而要葬身在下面的黑暗河水里面。我问最后一声，你写不写？”

我的勇敢，比不上大多数的人。我坦白地承认，我害怕得要死。这个恶魔，说话是算数的。我要对这美好的世界，

说声再见了。我在回答时，声音不禁有点颤栗起来。

“我也是最后一次回答，不写！”

然后我遂自闭上眼睛，喘着气做起祷告。

### 第十三章 来了个胆小鬼

一个人一生也难得有一次，站在生死的边缘，但当我在东边的地窖里，说这些话时，我完全相信，这是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后要说的话。我对底下这一片黑暗又湍急的河水，鼓起了勇气，事先已经历到令人窒息掉下去的恐怖。

可是，令我惊异的是，我耳边响起一个低沉的笑声。我睁开眼睛。抓住我的那两个人，听从坐在长发沙椅上的那个人做出的暗号，带我回到老地方，又面对着那个人。

“你是个勇敢的人，海斯汀上校。”他说：“我们东方人，敬重勇敢的人。我可以说，我预料到你会有这么一着。这使我们，要采取第二步的行动了。你自己面临了死亡——你愿意面对另一次的死亡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嘶哑着声音说，我全身感到一阵恐惧。

“当然你没有忘记，还在我们手中的这一位女士——花园里的玫瑰了。”

我哑然地望着他。

“海斯汀上校，我认为，你会写这封信的。我此地有一份电报纸。就要看你来写了，这有关你太太的生死问题。”

我额头冒出汗珠。折磨我的那人，和蔼可亲和镇定地说下去。

“上校，钢笔就在你手边。你只要写下就行啦！如果不——”

“如果不写呢？”我回应道。

“如果不写，你敬爱的那位女士，就会死去——慢慢地死去。我的主人，李昌颜，就会在他闲暇的时候，想出新奇又巧妙的折磨人的办法，以为消遣——”

“天啊！”我叫起来，“你们这些魔鬼！你不能那么做啊——”

“要我把这些发明出来的办法，对你再说一说吗？”

他并没留意到，我做出的声嘶力竭的抗议，一直沉着地滔滔不绝的说下去——直到我恐怖得大叫一声，用双手把耳朵蒙起来。

“够啦！够啦！快拿笔写吧！”

“你不敢——”

“你说得真笨，你知道的。快拿起笔写吧！”

“如果我写的话？”

“你太太就会被释放。电报会立刻发出去。”

“我怎知道，你守不守信用呢？”

“我会对你在我神圣的祖墓上发誓。而且，你自己想想看——我为什么要伤害她呢？拘留她不是更好。”

“还有——还有包埃洛呢？”

“我们会安全地把他拘留，等到完成我们的工作。然后我们再放掉他。”

“你也同样在你神圣的祖墓上，发个誓吗？”

“我已对你发过誓啦！这已足够啦！”

我的心下沉了。我出卖了我的朋友——为什么？一时我犹豫不决起来——然后像做梦一样，在我眼前引起可怕的抉择。辛特娜——要在这些恶魔的手掌里，慢慢的受折磨而

## 死去——

我嘴边呻吟了一下。抓起钢笔。也许在斟字酌句写这封信时，<sup>①</sup>我能够传递一个警告，使包埃洛能够逃过一个圈套。这是我唯一的希望。

可是，连这么一个希望，也破灭了。这个中国人提高了声调。

“照我说的话，由你来写。”

他停止下来，看了看他旁边的一叠纸张，然后说：“亲爱的包埃洛：我找到了老四。今天下午，来了一个中国人，利用伪造的信件，把我引诱到此地。幸好我及时看穿了他的鬼把戏，躲过了他。我经过一连串的失败后才做到，为了我自己的利益，我跟踪了他，后来我又用巧妙方法——我囑一个小孩，把这封信送给你。请你赏给他二个半先令，行吗？我曾这样答应过他，如果信可以平安送到手的话。<sup>②</sup>我正在监视着这一栋房屋，不敢贸然离开。我等你到六点，如果你到时候，还没有来，我就会试一试自己先闯进去。当然，机会千载难逢，这个小孩可能找不到你。但如果他找到你的话，就马上跟他到此地。把你胡子隐藏起来，以防有人在屋子里看到，可能认出你。海斯汀。”

我写的每一个字，都使我陷入深深的绝望里。这件事聪明得令人觉得太残忍。我体会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被打听得清清楚楚。就像这样一封信，我可能是在害自己。那天下午，中国人诱骗我走掉，我留下<sup>③</sup>四本书做信号，也不相信，会有什么用处。这是一个圈套，已被我看穿了，包埃洛就有了这个想法。时间也巧妙地计划得恰到好处。包埃洛接到这一封信，正巧赶上时候，和这名样子天真的向

导，匆忙一起跑了来，他会这么做的。我决定进入这栋屋子里，使包埃洛加速行动。他对我的能力，一向表示出可笑和不信任。他会深信，我没有力量应付已陷身在危险里的情势，他就会马上赶来支援我。

可是，一点也没有办法可想了。我照着话写下。他从我手上把信拿走，看了一遍，然后赞许地点头，交给一个侍从人员，这人便消失在墙上挂着的丝幔幕后面。

坐在我对面的这人，微笑一下，拿起一份电报纸，在上面写了起来。他把电报纸递给我。

上面写道：“马上放掉这头白鸟。”

我松了一口气。

“你就立刻把这份电报发出去吗？”我问道。

他微笑着摇头。

“等包埃洛先生到我们手中时，再发出去不迟。”

“可是，你答应过的啊——”

“如果这办法失败了，我可能需要这头白鸟——再花出力量来把你说服哩！”

我愤怒得脸色变得苍白起来。

“天啊！如果你——”

他把一只黄而细长的手，摇动了一下。

“放心，我认为不会失败的。等包埃洛先生一到了我们的手里，我就会遵守我的誓言。”

“如果你骗我呢？”

“我已用我荣耀的祖先发过誓，不必怕，在此地歇一会儿。我不在时，我手下人会留意你所需要的。”

我一个人被留在这豪华而怪异的地下室。另一个中国侍

从人员，又出现了。其中一个人，替我端来了饮食，被我遣走掉了。我心里厌恶得快要呕出来——。

然后，那个穿丝袍子，高高而威严的主人，突然又出现。他指挥和命令他的手下把我带出地窖，到了原先我进入的那栋屋子。他们再把我带到地面一层的一个房间。窗子全被紧闭，人们可以从窗缝间，看到街上。有一个穿着破烂的老人，拖着脚步，沿着街对面走过去，我看到他对窗子，做出一个暗号，我知道他是这一夥里的一个，在做着监视工作。

“好啦！”那个中国人说：“包埃洛已投进圈套里了。现在他走过来啦——没有旁的人，只有领他来的那个孩子。海斯汀上校，你还有一小部份的角色，要扮演呢！除非你亲自露面，他是不会进来的。等他到了对面，你必须到外面石阶上面，<sup>⑥</sup>抬手领他进来。”

“什么？”我起了厌恶地说。

“由你独个儿扮演那角色。不要忘记失败引起的代价。如果包埃洛心里起了怀疑，有任何差错，不走进来的话，你的太太就死无葬身之地！啊！他来啦！”

我心里噗噗的跳，带着一种厌恶透顶的感觉，从窗板缝间看过去。沿着街道对面走过来，正是我的朋友，我立刻认出来，虽然他把衣领翻起来，用一块黄色大面纱，遮住他脸的下部。可是，走路、姿态、蛋形的头部，决不会错到那里。

⑥ 包埃洛真的跑来救我啦！一点也没怀疑到有不对劲的地方。一个脸上邈邈，衣着褴褛，典型的英国小孩，在他身边奔跑过来。

包埃洛停下来，望着这栋屋子，那个小孩起劲地指点着同他说话。到了要我行动的时候了。我走到外面的大厅里。得到那个高高个子的中国人暗示，他的一个手下打开门。

“不要忘记失败的代价。”我的敌人低声说。

我到了外面的石阶上。我对包埃洛招手。他急忙走过来。

“啊哈！你还很好吧？朋友。我却不安起来了。你打算进去吗？那么，屋子里是不是空的？”

“是啊！”我竭力装得很自然地说：“什么地方一定有一条秘道的。进去，让我们去找找看。”

我踏过门口。包埃洛完全一无所知的要跟我进去了。

然后我脑里，忽然想起了什么事情。我对自己扮演的角色太清楚了一——我是在扮演犹太的角色。

“快退出去，包埃洛！”我叫起来。“快逃命！这是个圈套，不要为我担心，快逃走！”

就在我这么说，叫喊着发出警告时，一只像钳子的手，把我紧紧夹住。另一个中国人，从我旁边跳去，抓住了包埃洛。

我看到包埃洛跳到后面去，扬起手臂，突然在我们周围，升起一片烟雾，使我窒息了——使我透不过气来——

我觉得自己倒了下去——一阵窒息——这就是死亡——

我慢慢地痛苦地苏醒过来——我所有的知觉，全迷迷糊糊起来了。我首先看到的是包埃洛的脸。他脸色忧虑地坐在我对面注视着我。看到我望着他时，他高兴地叫了一声。

“哎啊，你醒过来啦——你又回复到原来样子。好极啦！朋友——我可怜的朋友！”



“我在什么地方？”我痛苦地说。

“在什么地方？在你的屋子里啊”

我向四周望了一望。的确是：真的，我是在熟悉的老地方。我小心放在壁炉里的四块煤块，还在那里。

包埃洛跟着我的目光望过去。

“是啊！那是你的好主意——还有那几本书。你看，好象它们对我说，你那个朋友，海斯汀，他没有好脑筋，是不是？我会回答说，你错啦！你在那里想起了这个再好没有的主意。”

“那么你弄懂它们的意思了？”

“你以为我是白痴吗？当然我弄懂啦！它正给了我需要的警告，使我有时间能够好好想一想我的计划。四巨头想法子把你带走。为了什么？显然不是为了你有一双漂亮的眼睛啊——同样，不是由于他们害怕你，想把你骗走。不！他们的目的很清楚。只是利用你做钓饵，得到重要的包埃洛，落到他们的掌握里。我为了这种事，已准备好了。我有了一点准备，马上那个送信的人，真的到了——这样一个天真的街上小孩。我轻信了每一件事情，同他赶快去，幸运得很，他们让你到外面的门阶上。我就怕这样，我应当在事先收拾他们的，而后再找到你——也许找不到。”

“你说，要收拾他们吗？”我软弱无力地说：“靠单你一个人的力量？”

“哦，对这样的事情，一点也不很聪明。如果一个人预先有了准备，一切就简单了——童子军的座右铭，是不是？而且是一条极好的座右铭。我已有了准备。不久前，我曾帮过一个颇享盛誉的化学家的忙，他在战时，做的工作大半和

毒气有关。他替我制造了一枚小炸弹——协带起来非常简便——只要用尽力气扔出去，发出烟雾——就会令人失去知觉。我立刻吹起一声哨子，原先在监视这幢屋子的佳浦的几个聪明家伙，还有一路跟踪我们到此地来的人员都跑了过来，控制了情势。”

“可是，你怎么不会失去知觉的呢？”

“这是另一件幸运的事。我们那位朋友老四（信当然是他口授的），我用胡子开了他一个小小的玩笑，使我轻易地在黄色面纱伪装下，装上我的防毒面具。”

“我想起来了，”我起劲地说，刚说到“想起来了”时，一时忘掉的恐怖，又呈现在眼前。辛特娜——

我呻吟了一声，倒下去。

我一定又失去了知觉。醒过来时，我看到包埃洛，正用白兰地灌到我嘴里。

“是怎么一回事？朋友？究竟是什么事？快告诉我。”我一个字，一个字的说出来，人抖得要命。包埃洛叫了一声。

“朋友！朋友！你吃了不少的苦头啊！我对这件事完全不知道哩！你放心吧——一切都平安无事！”

“你是说，你可以找到她啦？可是，她在南美洲。我们到那地方时，不久她就会死掉了——天知道，她会那么恐怖的死去的。”

“不，不会，你不明了，她平安得一点事儿也没有。她从没有落到他们手掌里过。”

“但我接到了勃朗山的一封电报呢？”

“没，没有，你并没接到。你是接到一封由勃朗山署

名，从南美洲拍来的电报——那是完全不同的一件事。你从没想到，全世界都有分支机构的这种组织，能够利用你这么疼爱的女郎辛特娜，轻易地打击我们？”

“没有，我从没有想到过。”我回答说。

“呃，我也从没有想到过呢？我对你一点没提起，因为我并不想，不必要的令人烦恼——不过，我自己採取了行动。你太太的所有的信，似乎全是由农场上寄来的，其实她是在一处很安全的地方，那地方是我在三个多月前，就计划好了的。”

我望了他好久。

“你确实认为是这样吗？”

“确实是真的！我知道。他们不过是用谎话使你受苦罢了！”

我把头掉到一边。包埃洛把手搁到我肩头上。他话里的语气，是我以前从没有听到过的。

“你不想我来拥抱你，发泄一下情感吧！我是非常英国化的哩！我会什么也不说——一点也不说什么。除了这句话，在我们做过这次冒险，所有的荣誉，应当都归于你。我感到快乐的是，我有这么样一个朋友！”

## 第十四章 染发的美女

我对包埃洛在唐人区所做的炸弹攻击的结果，非常失望。因为，这一夥的首脑已逃跑了。当佳浦的人员，听到包埃洛的哨子声，冲上前去时，他们在大厅里，当场有四个失去知觉的中国人，威胁要处死我的那个人，并不在里面。后来我想起来，当我被迫到外面门阶上，诱引包埃洛进屋里时，这人却万无一失的隐藏在幕后。也许他是在这枚汽油炸弹的危险范围以外，由其中一个出口，安全地跑掉的。

落在我们手里的那四个家伙那儿，我们一无所得。警方做的深入调查，没发现到同四巨头有关系的任何事情。他们全是这一地区里的原有的低级居民，对李昌颜这名字，都说一无所知。只说是一个中国人，雇用他们做事的，他们对他的私人事情，毫不知情。

到了第二天，我除了感到头部有一点疼痛外，几乎全已复原过来。我们一起到唐人区，搜索我历险过的这栋屋子。这些房屋里面，有两栋摇摇欲倒，有一条地下通道可以接通。地面上一层和上面几层，光秃秃的，也很荒凉，破落的窗子，钉上破烂的窗板。佳浦已在地窖里，做过仔细的搜查，发现通密室的一条秘密入口，在那间密室里，我曾渡过不愉快的半个小时。做过较仔细的搜查，证实了前一天晚上，我经历过的印象。墙上和长沙发椅上的丝绸装饰，同地板上的地毯，全是精致的手工艺品。我对中国手工艺品，知道得虽不多，但我可以辨别得出，房间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珍

品。

得到佳浦和他几个手下的帮助，我们对这栋房子，做了彻底的搜索。我怀着极大希望，能够找到重要的文件。或者是四巨头的某些较重要人员的一张名单，或是他们计划的密码摘记，可是，我们什么也没找到。我们找到的唯一文件，就是这个中国人，在口授写给包埃洛的信时，所参考的摘记。这些摘记，对我们每个人的经历，我们个性的评估，和对我们最易受攻击的弱点有关建议，都有非常完整的记述。

包埃洛对这一发现，最感到高兴。我个人却看不出这到底有什么价值，尤其是不论什么人，编制成的这些摘记，在他看起来，这是可笑的错误。当我们回到住所时，我向包埃洛指出这一件事。

“我可爱的包埃洛，”我说：“你现在知道，敌人对我们有怎么的看法了。他似乎对你的脑力，有了完全夸张的看法，对我的脑力，做出可笑的低估，但我不明白，我们怎样在更好的情况下，知道这件事情的。”

包埃洛有点令人不悦的痴痴笑起来。

“你不明白吗？海斯汀？既然我们知道了我们的某些弱点，对他们所做的攻击方法，现在，我们当然可以替自己做些准备了。譬如说，朋友，我们知道，你应当先思而后行。如果你认识了一个红发的年轻少妇怀了孕，你会对她侧目？是不是？”

他们所做的摘记，认为我容易冲动，说得有点可笑，并且说，我容易受到某种颜色头发的年轻妇女的美色所影响。我认为，包埃洛说到卑微的地方，幸好我能够反击他。

“怎么说？”我问道：“你打算改掉你过于自信的虚荣心？你过份的讲究整洁？”

我举了例子说明，我可以看得出，他对我的反驳，并不感到高兴。

“哦，海斯汀，无疑地，他们有些事情，欺骗了自己——这样更好！他们到适当时候，会知道的。这时候，我们已知道了某些事情，知道了就可以做准备。”

这最后一句话，是他令人喜爱的最新公理。说得如此多以致于我开始不愿意听了。

“海斯汀，我们大略知道了。”他接着说：“是啊！我们知道了一一这是从好的一方面说——不过，我们知道得并不多。我们必须多知道一点才好。”

“在哪一方面？”

包埃洛端正地坐在椅子上，把我丢在桌子上的一匣火柴放好；做出一副我最熟悉不过的姿态。我知道，他准备做相当详尽的冗长讲话了。

“你知道，海斯汀，我们须要和四个敌人对抗，就是和四个不同的人物。我们和老大，从没亲自做过接触——我们认识他，好像只是偶而受到他想法的影响——我对你说，我开始了解了这想法——最微妙和东方式的想法——我们的每一个计划和阴谋，都出自李昌颜的脑筋。老二和老三这么有力量，这么高高在上，目前他们不会受到我们的攻击。可是，他们用什么来保护？相反地，我们又用什么来保护呢？他们这么引起人的注目，他们必须谨慎从事。因此，我们想起这一夥里的最后一个人——老四这个人。”

包埃洛声音有点变了，他说到这个特殊人物时，总是这

样的。

“老二和老三可能做得到，由于他们的恶名和已有的身份，使他们不受损伤的继续做下去。老四因不同的理由，而做成功——用暧昧的做法做到。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他是什么样子？我们见到他究竟有多少次？五次？是不是？我们里面有谁能肯定地说，看到他能认出他来呢？”

我不得不摇头了，回想起那五个不同的人，似乎令人难以相信，他们全是同一个人。那个魁梧的疯人院的管理员，在巴黎的扣上钮扣的那个男子、詹姆、男仆，在黄茉莉案件里的那个冷静的年轻医师，以及那个俄国教授。这些人里，绝没有任何两个人，是相似的。

“没有。”我绝望地说，“我们一点也没有什么可进行的了。”

包埃洛微笑。

“不要因失望而泄气。我们至少知道一两件事情。”

“什么样的事情？”我怀疑地问道。

“我们知道，他是个中等身材，普通颜色的人。如果他是个高个子，很黑肤色的人，他就决不可能冒充矮而结实的医生。当然，这是轻而易举的事，詹姆士和教授，可以加高一两吋。同样，他必须有一只短而直的鼻子。巧妙的化妆，也可以成功地使鼻部改观；可是一只大鼻子，却无法立刻成功地改变形状。他必定是个英俊的年轻男人，年龄不超过三十五岁。你看，我们已有些眉目了吧！一个年龄在三十到三十五岁之间的人，中等身材和肤色，擅长化妆，缺牙或有很少几颗牙齿。”

“什么？”

“真的，海斯汀。因为那个管理员，牙齿全断了，也褪了色，在巴黎时的牙齿却很均匀，全是雪白的；就像那个医生，牙齿有点突出；像沙弗鲁诺的牙齿，就是长长的犬齿。脸部不像一副牙齿，能完全这般容易改变。你明白，所有这些把我们带领到什么地方了么？”

“还没有完全领悟到呢！”我小心地说。

“人们说，从一个人的脸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职业。”

“他是一个罪犯罗！”我叫了起来。

“他并擅长化装。”

“他是同一个人。”

“这描述得有点概括，海斯汀，这很难受到这个戏剧化世界所欣赏的。你没看出，这人有时候是一个演员吗？”

“演员？”

“当然罗！他手边有许多这方面的技巧。现在，有两种演员，一种是把自己，完全沉浸在所扮演的角色身上，另一种是把他的个性，反映在这角色上面。后面一种演员，常常是把自己的真实面孔隐蔽起来。他们抓牢这一角色，用他们自己的个性，来加以塑造。前一种完全可能，把时日花在各种不同的音乐厅里，扮演叶洛德·乔奇，或是在固定剧团演出各种选定的剧目里，扮演蓄有胡须的老年人们。我们必须在前一种人里，找出那个老四。他在这方面，是个超级的艺术家，完全把自己沉浸在所扮演的角色身上。”

我渐渐被引出了兴趣。

“因此你在想，可以通过他们舞台上的关系，找出他的身份？”



“你的推论，一向很出色，海斯汀。”

我冷冷地说：“如果你立刻有了这样一个想法的话，可能会更出色了。我们已错过了不少的时间。”

“你错啦！朋友！再不会有多年的时间糟蹋啦！我们的人员，从事这件事情，到现在已有几个月啦！阿龙就是其中一个。你还记得他吗？他们替我，把这些够条件的人，编成一个名册——年龄大约在三十左右的年轻人，外表有些形容不出的人，以及有表演天才的人——尤其，在过去三年里，已完全离开舞台的人。”

“噢？”我极感兴趣地说。

“从这名册中我们做了不少淘汰的工作，终于我们使这一连串的名字，缩短成四个名字。朋友，这里就是他们的名字。”

他丢给我一张纸，我大声读出来。

“北部地区郊区牧师的儿子，欧奈斯·卢特尼。在道德个性方面，他有某种怪癖。他被公立学校开除。在二十三岁时上了舞台。（列明他扮演各种角色的日期和地点的一张名单）染上了毒瘾。四年前去了澳洲。离开英国后，就再没见到他了。年龄三十二岁，身高五呎十吋半，修剪整洁，褐头发，挺直的鼻子，白晰的肤色，灰眼睛。”

“假名约翰·圣摩尔。真名不详。祖先被认为是伦敦人。小时就上了舞台。在音乐厅扮演。有三年没听到他的音讯了。”大约年龄三十三岁，身高五呎十吋，身材瘦长，蓝眼睛，白晰皮肤。”

“假名奥斯登·李。真名叫奥斯登·富莱。出身良好家庭。在牛津就爱好表演。战时有辉煌的记录。（列明他扮演

的名单。包括许多在固定剧团，演出（各种选定的剧目）一个热心犯罪学的人。三年半前因一次车祸，而神经崩溃，从此便没有在舞台上出现。他目前在什么地方，一无线索。年龄三十五岁，身高五呎九吋半，白晰肤色，蓝眼睛，褐头发。”

“克劳地·达尼尔。可能是真名字。他的出身有点神秘。在音乐厅演奏，也在固定剧团，演出各种选定的剧目。似乎没有亲近的友人。一九一九年在中国。经由美国回国。在纽约演过几出戏。有一晚没有上台，从此就没再听到他的音讯。纽约警方，认为是一种最神秘的失踪。年龄大约三十三岁，褐头发，白晰皮肤，灰眼睛。身高五呎十吋半。”

“真有趣，”我边说，边放下纸张。“因此，这就是几个月以来，所做的调查结果了？这四个名字。你怀疑是哪一个呢？”

包埃洛做出一个动人的姿态。

“朋友，这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我不过向你指出，克劳地·达尼尔到过中国和美国——也许是意味深长的一件事，但我们必须不要为此，得出不正确的偏见。可能这仅是一种巧合而已！”

“下一步呢？”我起劲地问道。

“一切全已准备妥当。每一天登出了谨慎的启事。他们亲友们会同我的律师联络。即使到了今日，我们也可能——啊哈，电话来啦！可能象平时一样，有人打错了电话，他们打扰我们，自会觉得遗憾，但可能——可能——会有一些事情发生啦！”

我走过房间，拿起电话。

“是，是啊！包埃洛的住所。是啊！我是海斯汀。啊呀！是你，麦克奈！（麦克奈和何惠逊全是包埃洛的律师。）我就对他说。是啊！我们立刻就来。”

我放好电话，转过身对看包埃洛，眼睛里露出了兴奋。

“我说啊！包埃洛，有一个女人在那儿哩！克劳地·达尼尔的友人。弗洛瑟·蒙罗小姐。麦克奈要你去哩！”

“立刻就到！”包埃洛叫起来，消失在卧室里，一会儿戴上帽子走出来。

一辆街车把我们送到目的地，我们被领进麦克奈的私人办公室。有一个年华早逝，样子有点阴郁的小姐，面对着律师，坐在一把靠手椅子上。她有一头令人不忍卒睹的黄头发，厚厚的卷发，垂到每一边耳朵上面，脸上抹着胭脂和唇膏，眼神阴沉而深锁。

“哎呀！包埃洛来啦！”麦克奈说：“包先生，这位是——是蒙罗小姐，她打来电话说，有些消息要告诉我们呢！”

“哎呀！这太好了！”包埃洛叫起来。

他热忱地走到前面，亲切地和她握手。

“在这索然无味的旧办公室里，你这位小姐，真像一朵盛开的鲜花。”他说，他不在乎麦克奈有怎样的感觉。

这样超过旁人的阿谀，立刻有了效果。蒙罗小姐脸上适时飞过一片红晕，脸上也绽出了微笑。

“哦，说下去，包先生！”她叫起来。“我知道，你们法国人是怎样的人。”

“小姐，我们在美女前，并不像英国人，装得是哑子。再说我也不是法国人——我其实是个比利时人哩！”

“我到过奥斯顿。”她说。

象包埃洛说的，这整件事进展得非常奥妙。

“因此，你能够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克劳地·达尼尔的情形了？”包埃洛说。

“我有一个时候，非常熟悉达尼尔。”她说：“我见到你的启事，我离开店里一会儿，有了我自己的时间，我对自己说：他们想知道，可怜的老克劳地的情形，也许为了一笔财富，找到合法的继承人，我最好立刻就去。”

麦克奈站起身。

“呃，包先生，你同蒙罗小姐谈话时，要我走开吗？”

“你太好啦！不必走开。午餐时候到啦！这位小姐也许肯赏光，<sup>(8)</sup>同我出去用一顿午餐吧！”

蒙罗小姐的眼睛发亮起来。使我忽然想起，她已身无分文，当然不会放弃一顿用餐的机会。

几分钟后，我们搭上一辆街车，驶向伦敦最豪华的一家餐厅。我们一到达那里，包埃洛叫了一顿最令人愉快的午餐，然后转过头问他的客人。

“要不要喝点酒？小姐？香槟怎样？”

蒙罗没答话，也等于是回答了一切。

这顿饭开始愉快吃起来。包埃洛殷勤地替她斟酒，渐渐地说到这件事的话题上去。

“可怜的达尼尔先生。他没有同我们在一起，多可惜啊！”

“是啊！真可惜，”她叹口气。“可怜的人，我真想知道，他怎样的情形。”

“你已好久没看到他了？是不是？”

“噢，有好几年啦——从战后就没见到了。他是个有趣

的家伙，对事情很仔细，从没有说出过一句关于他自己的话。当然，如果他是一个行踪不明的继承人的话，就完全适合了。这是不是权利？包先生？”

“哎呀！这不过是一笔遗产罢了！”包埃洛厚着脸皮地说：“你看，这可能是身份问题。这就是我们必须找到完全清楚他的一些人的理由了。你很清楚他是不是？小姐？”

“我不在乎告诉你，包先生。你是一位君子。知道替一位小姐，怎样叫一顿午餐，比时下的那些傲气十足的年轻人强得多。我称之为十足的卑鄙。象我说的，你是个法国人。哎呀！你们法国人啊！淘气，真淘气！”她过于狡猾的指责他。“呃，我和克劳地，两个年轻人——你还能希望什么旁的呢？我仍然对他有好感。虽然他待我并不好，一点也不好。完全不像是对待一位小姐。一说到钱的事情，他们全是一样。”

“不，不，小姐，别这么说，”包埃洛在反对，再把她的酒杯斟满。“你现在能把达尼尔先生，对我说一遍吗？”

“看起来也没有什么两样，”她梦幻似的说：“不高也不矮，身材适中。样子潇洒。有点蓝灰的眼睛。头发有点金黄色。哦，真像个艺术家！我从没有看到有任何人在职业方面能赶得上他！如果不是由于嫉妒，他早已扬名啦！哎呀！包先生，嫉妒——你不会相信的，真不会相信，我们艺术家因嫉妒而受到的苦难。”呃，我记得有一次在曼彻斯特——我们表现出极大的耐心，静听关于一出哑剧的冗长而复杂的故事。以及这个重要的人物，罪大恶极的行为。然后包埃洛慢慢地又使她说到达尼尔的身上。

“你告诉我们的事情，真有趣，小姐。小姐们真是观察

入微——她们真可说无事不知，男人没注意到的，她们全注意到了。我曾见到过，一个女的，在十几个男人当中，认出一个男的——呃，你如何想法呢？她已观察到，当他激动起来的时候，他有好摸鼻子的怪习惯。如果换上一个男人，他会留意到这样的小事情吗？”

“永不会注意到的！”她叫着说：“我们女人们才会留意到这种事。现在我想起来了，我记得克劳地，常在餐桌上，把他吃的面包瞎搞来搞去。把一片面包放在手指间，然后把面包边捏成面包屑。我看到他已不知有多少次了。呃，我知道他有那种怪习惯。”

“这不正像我说的吗？女人是个精于观察的人。你有没有把他这种怪习惯，告诉过他？小姐？”

“没有，我没告诉他，包先生。你知道这些男人们！他们不喜欢你留意到他们的小事情，尤其不喜欢你告诉他们。我从没说出过一个字——不过，有好多次，我暗自发笑不已！天啊！他从不知道他自己做的事。”

包埃洛轻轻点头。我留意到，他伸手去拿酒杯时，手竟有点抖起来。

“笔迹常可以证实真假。”他说：“不用怀疑的，你保存了达尼尔先生写的信吧？”

蒙罗小姐欠疚地摇头。

“他从没有写过一封信。一生从没写给我一封信。”

“真可惜。”包埃洛说。

“我告诉你。”她突然说：“我有一张照片，有没有用？”

“你有照片？”

包埃洛激动得几乎从他椅子上跳起来。

“是一张旧照片，至少已有八年之久啦！”

“这没有关系！不管怎样旧和褪色！哎呀！多幸运！你可不可给我看一看？小姐？”

“呃，当然可以啦！”

“也许你肯答应给我复印一张吧？这花不了多久时间。”

“你说怎样就怎样！”

她站起身。

“呃，我必须走啦！”她淘气地说，“见到你和你的朋友，我真高兴，包先生。”

“照片呢？什么时候，我可以见到？”

“我今晚去找出来。我想可以找到的。找到马上寄给你。”

“真是感谢不尽，小姐。你太可爱啦！我希望，我们不久还能够再共用一顿午餐呢！”

“越快越好，”她说：“我乐于奉陪。”

“让我想想看，我可不可以知道你的地址？”

她带着大方的气度，从手提包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他。名片有点显得邋遢，原先的地址，已被抹掉了，用铅笔写上了另外一个地址。

包埃洛道谢了又道谢，我们对这位小姐，说了声再见，然后离开。

“你真的认为照片这么重要吗？”我问包埃洛。

“是的，朋友。照相机绝对不会撒谎的。照片可以放大，可以找出特点，不然就永不会被人注意到。那会有说不尽的详细——就像耳朵的构造一样，人们是无法用语言说得

清楚的。哦，是啊！机会千载难逢，运气是接着我们来的了！这就是我说要小心的理由。”

他说完后，走到电话前，拨了一个电话，我知道他是打给一家私家侦探社，这是他时常雇用的一家侦探社。他的指示清楚又明确。两个男人到了他说的地址，照通常情形，就是去保护蒙罗小姐的安全。她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

包埃洛放下电话，走到我前面。

“你真的认为这有必要吗？包埃洛？”我问道。

“也许有必要的。我相信，我们已受到监视，一有事情，他们就会立刻知道，我们今天同谁在共用午餐。也可能老四察觉到了危险。”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电话铃声响起来。我去接听电话。电话里响起一个简短的声音。

“是包先生吗？此地是圣詹姆士医院。十分钟前此地送来了一名年轻女人。是车祸。她名叫弗洛瑟·蒙罗小姐。她急着要见包先生。请他必须立刻到此地来。”

我对包埃洛说了几遍。他的脸色立刻苍白起来。

“快，海斯汀。我们必须像风一般的赶去。”

我们搭上街车，不到十分钟到了医院。我们问明究竟后，立刻被领到急救病房。一个戴白帽子的护士，在门口迎接我们。

包埃洛从她脸上，一看就知道了。

“已去啦！呃？”

“她在十六分钟前就去世了。”

包埃洛目瞪口呆的站在那里。

护士误解了他的意思，轻轻地说：“她并没有受到什么



痛苦，始终是不省人事。她是被一辆汽车轧死的——司机甚至连车子也没停一下。真是坏透了，是不是？我希望有人把汽车号码记下来。”

“我们运气可真坏。”包埃洛低声说。

“你要看看她吗？”

护士领着路，我们跟在后面。

可怜的弗洛瑟·蒙罗小姐，擦上胭脂，染过了的头发。样子非常安详地躺在那里，嘴唇边带着微笑。

“是啊！”包埃洛说：“我们运气可真坏——这是不是就是运气？”他抬起头，好像突然想起一个主意。“这是运气吗？海斯汀？如果不是——如果不是的话……哦，我敢对你说，朋友，站在此地这位可怜的女人尸体旁，当报应的时机到来时，我就不会发慈悲心啦！”

“你能说得更清楚一些吗？”我问道。

但包埃洛已转过身去，对护士起劲地说，在问她详细情形。最后在蒙罗小姐的手提包里，找到一张物件的名单。包埃洛看过后，抑制着叫了一声。

“海斯汀，你看？”

“看什么？”

“上面没有看到钥匙呢！但她一定有一把钥匙的。不，她是被蓄意杀害的，第一个看到她的人，从她手提包里，把钥匙拿走了。不过，我们可能还来得及。他也许不可能马上找到他要找的东西哩！”

我们搭上另一辆街车，到蒙罗小姐生前告诉我们的她的住址，那是在低级区的一排肮脏大厦。我们花了一点时间，才能获准进入蒙罗小姐的公寓，但我们至少已满意的知道，

屋子外面已有人在守护，还没有人离开过。

我们终于走进去。明明已有人在我们之前，倒过了抽屉和食橱里的东西，丢得满地都是。锁都被用力撬开，小桌子被翻转过来，可以想像用力之猛，那个来找东西的人匆忙迫急。

包埃洛在这些乱成一团的東西里搜尋。突然他站直身子叫了一声，举起一件东西。那是一只老式的照片框架——上面却空无一物。

他慢慢把它翻转过来。后面贴了一张小圆形标签——价格标签。

“价值四先令。”我说。

“天啊！海斯汀，用你的眼睛看清楚啊！那是干干净净的新标签呢。是那个拿走照片的人，贴在上面的，这人在我们之前，就到过此地，他知道我们一定会来，因此替我们留下了这张标签——克劳地·达尼尔——别名叫老四！”

## 第十五章 可怕的灾祸

蒙罗小姐悲惨死亡后，我开始发觉包埃洛有了改变。直到现在，他自己坚强的信心，已经历了不少考验。可是，好像长久的压力，终于开始发生了影响。他的态度庄重而带着沉思，一副心神不宁的模样。在这些日子里，他像一头猫一样，很容易激动。他尽可能不去谈到四巨头的事情，几乎像以前一样热情的，专心在原有的工作上。然而，我知道，他是在这件重大事情上，暗中活动。样子特别的斯拉夫人，常打电话要见他，虽然他对这些神秘的活动，没有加以说明，我体会到，由于这些有冷淡的外国人的协助，他正在建立某些新的防御，或是抵抗的武器。有一次纯然是凑巧，我偶而在他的存款簿上，看到记录的项目——他请我查对某些小的项目——我留意到，有一笔巨款付了出去——他从没有过的一笔巨款——付给某些俄国人，显然全部是由他签名的。

但他对说起要做的事，却没留下一点痕迹。他一而再的只透露一句话：“如果你低估你的敌人，这将是最大的错误。请记住这句话，朋友。”我体会到，他正为拼命要避免的阴谋在拼命地奋斗。

到了三月底，事情才有了转机，有一天早上，包埃洛的话令我大吃一惊。

“朋友，今天早上，我要穿上最好的衣服。我们去拜访内政部长。”

“真的么？这倒令人很兴奋呢！他请你去办案子吗？”



“也不完全是。这是我请求晋见的。你也许还记得我说过，我有一次，帮过他一些小忙吗？因而他对我的才能，颇为欣赏。你知道，那位法国总理，达斯佳，现在伦敦，因我的请求，内政部长替他安排好，在今天早上，我们有了一个小小的会议可以见面。”

英国国王的内政大臣，右派的雪莉·克鲁柴，是个闻名也颇负众望的人物。他年约五十岁，性情古怪，有一双锐利的灰眼睛，他态度愉快又和蔼的接待我们，他的姿态也是尽人皆知的，认为这是他最宝贵的品格。

有一个留着尖尖黑胡子和一张敏感的脸的高瘦男人，背对着壁炉站在那里。

“达斯佳先生，”克鲁柴说：“让我给你介绍包埃洛先生，或者你可能早已听到过他的大名了。”

那个法国人鞠了一个躬，和他握握手。

“我确已久闻大名，”他愉快地说：“谁没有听说过呢？”

“你太好啦！先生。”包埃洛边说，边鞠了个躬，脸色愉快得通红起来。

“对老朋友，一句话也不说吗？”一个镇静的声音问道，然后从一口高大的书橱的角落里走了出来。

我们是老相识，英格斯先生。

包埃洛同他热烈地握手。

“包埃洛先生，”克鲁柴说：“现在，我们很愿意协助你。我了解了你所说的话，你有极重要的消息想告诉我们。”

“事情是这样的，先生。目前世界上，有个范围广泛的组织——一个犯罪组织，那是由四个人所控制的。这四个

人，是尽人皆知的，人们称之为四巨头。老大是个中国人，叫李昌颜；老二是个美国亿万富翁，名叫亚比·雷伦；老三是个法国女人；老四是个不出名的英国演员，名叫克劳地·达尼尔。这四个人结合在一起，破坏了现有的社会安宁，以无政府状态来代替，他们妄图用独裁者的姿态来统治世界。”

“真令人难以相信，”法国人在咕噜。“雷伦，会同这样的事情扯上关系？当然这想法太怪诞了。”

“你听我说，先生，我再告诉你，一些四巨头所做的事情。”

包埃洛说得真够动人。我对所有这些详细情形，如此的熟悉，当我听到毫无掩饰的说到我们的冒险和脱身时，再又令我震颤起来。

达斯佳等包埃洛说完时，默然望着克鲁柴。另一个人用同样眼光回望他。

“是啊！达斯佳先生，我想，我们必须承认四巨头的存在了。苏格兰警场起初有些嘲笑，但他们不得不承认，包埃洛在他请求的许多事情上，总是对的。唯一的问题是目的的范围。我只觉得包埃洛，说得有点儿夸张。”

为了回答包埃洛宣布的十个要点。即使现在，我还被请求，不要向外界公开宣布，因此我没有这么做，但这些要点，包括最不寻常的灾祸，在某一个月发生的潜水艇灾难事件，还有一连串飞机失事，和紧急强迫着陆。根据包埃洛说法，这些全是四巨头的杰作，他证明这件事，他们已拥有了尚不为全世界所知的各种科学方面的秘密。

这使我们直接的接触到，我在等着这位法国总理要问的

一个问题。

“你说这组织里的第三个人，是个法国女人。你知不知道她的名字？”

“她是个世界闻名的人，先生。可说名声响叮当，她就是有名的奥尼维太太。”

一说到这个闻名的科学家，居里夫人的继任人，达斯佳便忽地从椅子上跳起来，脸色激动得变成了紫红色。

“奥尼维太太！不可能的啊！真是天大的笑话！你说这话是一种侮辱！”

包埃洛轻轻地摇头，但没有回答。

达斯佳茫然地望着他一会儿。然后他的脸色变得开朗起来，向内政部长瞥视一眼，意味深长地轻轻敲着额头。

“包先生是个大人物，”他说：“但即使是大人物——有时候也免不了会有点儿狂热，是不是？为了想像中的阴谋，寻求有利的地位。这件事可说无人不知。你同意我的说法吗？克鲁柴先生？”

内政部长一时没有回答。然后他缓慢又沉重地说：“真的，我不知道，我对包先生一向有最大的信心，可是——呃，这需要一点信心哩！”

“这个李昌颜。”达斯佳接着说：“有谁听说过他么？”

“我听说过。”英格斯出人意外的说。

法国人眼瞪着他，他若无其事的用眼睛回瞪他，样子更像一个中国神像一样。“英格斯先生，”内政部长说，“在中国内政上，是个最有权威性的人物。”

“你有没有听到过李昌颜这个人？”

“直到包先生到我此地来时，我是在英国，唯一听到说过

的人了。不要弄错啊！达斯佳先生，现今中国只有一个人算得上——就是李昌颜。我只能说或者，或者他在目前，是世界上最有头脑的一个人。”

达斯佳目瞪口呆的坐在那里。立刻他激动起来。“也许你说的有点道理呢！包先生。”他冷淡地说：“但说到奥尼维太太，你就错了。她可说是法国儿女，终生献身在科学上面的女性。”

包埃洛耸耸眉头，没有回答。

歇了一下，然后我这位朋友站起身，样子威严又有点怪异地坐下。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先生们，想给你们一个忠告。我认为可能人们不会相信我说的话。但是至少你们能够保持警戒。我的话可以慢慢的失去重要性，但随之而来的每一件事情，当会加强你们已动摇的信心。现在需要我来说了——以后也许我不可能再这么说了。”

“你是说——？”克鲁柴问道，不由被包埃洛的严肃语调打动了。

“先生，我是说，自从我拆穿了老四的真面目后，我的生命就已朝不保夕。他会不顾一切的企图消灭我——他别名是叫：毁灭者，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先生们，我向你们敬礼。克鲁柴先生，我把这把钥匙和一件封好的信，交托给你。我对这件案子，做了全部的记述，以及我的做法，怎样才能最满意地应付恐吓，这种恐吓会在任何一天，在世界上发生，把这些东西藏到一个相当安全的场所。如果我死了，克鲁柴先生，我授权你接管这些文件，尽量利用它们。先生们，现在我向你们告别啦！”

达斯佳冷淡地略鞠了一个躬，克鲁柴忽地站起身，伸出手。

“你使我的想法改变了，包先生。这整件事似乎怪诞不经，我完全相信你告诉我们的真相。”

英格斯和我们一起离开。

“我对这次的会见，并没有失望。”我们一路走着，包埃洛说：“我不希望说服达斯佳，但我至少可以保证，万一我死了，我所知道的一切，并没有随我一同消逝。我已做了一两个改变，还不太糟哩！”

“你知道，还有我和你站在一边呢？”英格斯说：“再说，我就要动身到中国去了。”

“这么做是不是很聪明呢？”

“虽然不聪明，可是却有此需要。人们必须尽他最大的力量！”英格斯冷冷地说。

“哎呀！你真不愧是一个勇敢的人！”包埃洛激动地说：“要不是我们现在是在街上，我还真想拥抱你一下哩！”

我想，英格斯样子有点轻松起来了。

“我认为，我在中国！不会比你在伦敦更危险吧！这可以说一点没说错。”

包埃洛说：“我希望，他们不会连海斯汀也一起干掉，就是啦！这倒令我大大地感到苦恼起来。”

我打断了这番愉快的谈话。我说我没有意思要让自己被人干掉，不一会英格斯离开了我们。

我们默然地走了一会，终于包埃洛打破了缄默，说出一句我完全意料不到的话。

“我认为——我真的认为——我需要把我的弟弟带来



了。”

“你的弟弟。”我吃惊地说：“我从没有听说过你有一个弟弟呢？”

“你叫我吃惊了，海斯汀。你不知道，所有著名的大侦探们，都有比他们更著名的兄弟们，那么生来就不会偷懒吗？”

有时候包埃洛做出的特别姿态，几乎使人不可能知道，他是不是在开玩笑，还是当真？这时候，那种姿态更是显然可见。

“你弟弟叫什么大名？”我问道，想对这崭新的说法修正一下。

“阿契林·包埃洛，”他庄重地说：“他现住在比利时的斯派附近。”

“他干些什么？”我有点好奇地问，却对去世的包埃洛太太的个性和脾气，以及她对教名的典雅欣赏力，所形成的半正式的传奇，一概置之不问了。

“他什么也没干。他天生懒惰。但他的能力较我毫不逊色——可说是一鸣惊人。”

“他和你样子不相差无几吗？”

“相似而已，不过没有我生得这么英俊，他也没有留胡须。”

“他较你年纪大，还是年轻？”

“他碰巧同我出生在同一天。”

“那是双胞胎吆。”我叫起来。

“一点不错，海斯汀。你判断得一点不错。现在我们又到家啦！我们立刻回到公爵夫人的项链那件小事情上面去

吧！”

公爵夫人项链这件案子，注定要等一阵子了。而一件完全不同的案子，已在等着我们了。

我们的女房东披尔荪太太，跑了来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医院里的护士等着要见包埃洛。

我们发现她面对着窗子，坐在那把大靠背椅子上，她是一个面色愉快的女人，穿了一套深蓝色制服。她有点不情愿地说到事情的核心；可是，包埃洛立刻使她安静下来，她在说她的故事了。

“你看，包先生，以前我从没有碰到这种事情过。我被从云雀妇女会社，派到候脱福的一个病人那里去。那位老先生名叫坦派顿。他住在十分舒适的一栋住宅里，住在那里的全是十分愉快的人们。他的妻子，坦派顿太太，比她丈夫要年轻得多，他同头一次婚姻时所生的一个儿子住在那里。我不知道，这个年轻人和他的后母，是不是一向相处得不坏。他并不完全像你所说的那样正常——不完全是神智不清，但的确是有点懵懵懂懂。呃！坦派顿先生的病，一开始在我看起来就似乎非常的神秘。有时候似乎没有一点异样，然而，他却突然胃不舒服起来，又痛又呕吐。医生似乎非常满意，我对这件事本来用不着说什么话，可是我不得不想到这件事。于是——”

她停下了话，脸有点红起来。

“发生的一些事情，使你起了怀疑吗？”包埃洛问道。

“是啊！”

但她似乎说不下去了。

“我发现仆人们全在交头接耳。”

“关于坦派顿先生的病么？”

“啊！不是！关于——关于另一件事——”

“坦派顿太太吗？”

“是啊！”

“也许是坦派顿太太和医生吧？”

包埃洛对这种事最精明不过了。护士感激地向他看了一眼，接着说下去。

“他们在交头接耳。然后有一天，我自己碰巧看到他们在一起——两个人在花园里——”

刚说到这里，我们的当事人，样子好痛苦，没有人感觉到一定要问，她在花园里究竟看到了什么？她显然看到了很多的事情，在这种情形下打不定主意。。

“胃越来越痛了。脱拉夫医生说，这完全是很自然的，也是意料中的事情，说坦派顿先生不可能活得很长久，但我自己以前从没有过这类事情——在我长久经历过的护士生涯中，也没有见到过。在我看起来，情形似乎更象——”

她停住说话，犹豫不决起来。

“是砒霜中毒？”包埃洛说。

她点点头。

“那么，他也是病人啦！我是说，他说了一些奇怪的话。‘他们想杀死我，那四个人。他们想杀死我。’”

“噢？”包埃洛马上说。

“这些就是他说的话，包埃洛先生。当然，这时候，他非常的痛苦，几乎不知道，他说些什么。”

“他们想杀死我，那四个人，”包埃洛想了想一再的说：“你认为，他说那四个人，是什么意思呢？”

“那我就说不出了；包先生。我想或者他的意思是说，他的太太和儿子，还有医生，或者是坦派顿太太的伴侣，克拉克小姐吧？加起来不就是四个人，是不是？他可能认为，他们联合在一起对付他呢？”

“完全是这样，完全是这样，”包埃洛心不在焉的说：“吃的东西怎样？你事先没有预防到吗？”

“我一向在尽我的能力。可是，当然，有时候坦派顿太太坚持，要替他把食物带来，有时候是在我下班的时候罗！”

“是这样。你没想到要去报警吗？”

护士对这说法，脸上露出了恐怖。

“我要做的是这样，包先生。坦派顿先生喝了一碗汤后，胃更痛起来。我花去了一天功夫，去看一个生了病的妈妈，便把坦派顿先生丢在那裏。”

她拿出一只装着黑色流质的小瓶子，递给包埃洛。

“好极啦！小姐。我们立刻把这个拿去化验。如果你在一小时内能回到此地，我想，我们无论如何能够消除你的怀疑。”

我们先问了她的名字和资历，他领她到外面。然后他写了一张便条，连同瓶子，一起送去化验。我们等着听结果时，包埃洛有点令我吃惊的，自感高兴的证实了这位护士的身份。

“不，不！朋友。”他说：“我还是小心一点的好。别忘了四巨头还在紧盯着我们哩！”

可是，他立刻得到了消息，有一个云雀会社的会员，名叫玛勃儿·派尔缪的护士，被派到那个病人的那地方去了。

“到目前为止很好，”他眨了眨眼睛说：“现在派尔缪护士又回来啦！此地还有我们化验的报告哩？”

护士和我不安地等待，包埃洛在读着化验报告，

“里面有没有砒霜？”她喘着气问道。

包埃洛摇头，折好纸张。

“没有。”

我们两个吃惊不已！“里面没有砒霜。”包埃洛说：“可是，里面有梯。我们快到侯脱福去。但愿苍天保佑，我们不要到得太晚才好！”

包埃洛最简单的计划，是扮装一个侦探，但是他们访问的表面理由，是要打听坦派顿太太以前雇用的一名仆人，仆人的名字，是他由派尔缪护士口里听说的，一名仆人被认为是同一件珠宝劫案有关系。

我们到达那栋叫埃尔姆的屋子时，时候已很晚了。我们让派尔缪先走，她比我们早到二十分钟，因此，我们一起去，就不会引起人们的怀疑。

坦派顿太太是一个高高、忧郁的女人，风姿卓约，她接待了我们。我留意到，包埃洛说出他的职业时，她突然呼吸急促起来，样子很吃惊，但她轻易地回答了他问到女仆人的问题。包埃洛为了考验她，说起一件很久以前的中毒案子，里面牵涉到一个有罪的妻子。他说话时，眼睛就从没有离开她的脸上，她虽想尽力掩饰，却掩饰不了引起的激动，突然，她借故匆忙地走掉。

我们并没被冷落在那里多久。有个留着一小络红胡子和戴上夹鼻眼镜的男子走进屋里。

“我是脱拉夫医生，”他自我介绍说：“坦派顿太太要

我对你关照一声，她身体不舒服，神经紧张。担心她丈夫和这一类的事情，我给她服了镇静剂，叫她上床去。但她希望你们会留下来，吃顿便饭，由我代替做次东。我们在此地，久闻你的大名，包先生。我们是说，得到你的益处不少。啊哈，米克来啦！”

一个步履蹒跚的年青人，走进房间。圆滚滚的脸，扬起笨样子的眉毛，好象一直是在吃惊一样。他忸怩不安地露齿微笑，握过手。这人显然就是“神志不清”的儿子。

我们同去晚餐。脱拉夫医生走开了——我想，是去打开几瓶酒什么的——突然这年轻人的相貌，起了惊人的改变。他把身体倾到前面，眼瞪着包埃洛。

“你是为我父亲来的吧？”他说，边自顾在点着头。

“我知道。我知道了不少事情哩——可是，没有人认为我知道的。我父亲去世时，我母亲很高兴能再嫁给脱拉夫医生。你知道，她不是我亲生的母亲。我也不喜欢她。她希望我父亲死掉。”

这完全令人恐怖起来了。幸好，在包埃洛刚想回答时，医生转回来了，我们势必要谈下去了。

突然包埃洛沉重呻吟的倒在椅子上，他一张脸痛苦得在扭曲。

“可爱的先生，这是怎么一回事？”医生叫了起来。

“突然引起的抽筋，我常是这样。不不，不想麻烦你，医生。我上楼去躺一会就会好的。”

他的请求立刻被答应了，我陪着他走上楼，他倒在床上，沉重地呻吟。

我被骗过了一两分钟，马上体会到包埃洛是在表演一幕

喜剧，他目的只是想一个人留在楼上，接近病人的房间。

因此，当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时，我已完全有了准备，他跳起身。

“快，海斯汀，这扇窗子。外面有常春藤。我们趁他们还没有起疑心前快些爬下去。”

“爬下去？”

“是啊！我们必须立刻躲开这栋房子。你在晚餐时见到他了吗？”

“医生吗？”

“不是，那个年轻的坦派顿。他搞弄面包的小动作。你还记得蒙罗小姐在死前，告诉过我们的话吗？达尼尔在餐桌上，有一种把面包边捏碎的习惯。海斯汀，这是个大阴谋，那个样子茫然的年轻人，是我们狡猾的敌人——老四！赶快。”

我没再多争辩。这件事似乎令人难以相信，毫不迟疑才是聪明的做法，我们飞快地从常春藤爬下去，走最近的路到了镇上的火车站。我们刚赶上最后一班火车，十一点时到达镇上。

“阴谋，”包埃洛想着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牵涉在里面？我疑心坦派顿一家人，可能全是四巨头的人。他们只不过想用诡计把我们引诱到那地方？还是比这做得更聪明？他们是想在那里表演喜剧，引起我的兴趣？等到他们有了时间再动手——到底是为甚么？现在我可知道了。”

他在沉思。

到了我们住的地方，他在起居室门口拦住了我。

“小心啊，海斯汀。我好怀疑哩！让我先走进去。”

他领先走进去，拿了一只橡皮套鞋，在按电钮，这引起了我的兴趣，然后他在房里四周察看了一遍，像一头陌生的猫儿，小心又仔细地提防着危险。我注视他好一阵子，听从的静静地在墙旁。

“这可以了吧？包埃洛。”我不耐地说。

“似乎可以了，朋友，似乎可以啦！让我们再确定一下。”

“你真是多此一举，”我说：“我想点个火，抽一支烟呢！我曾有一次看到你，拿了火柴，而没象往常一样，放回架子上去——你还为了这种事，常责怪我呢。”

我伸出手去拿火柴。听到包埃洛警告地叫喊起来——看到他向我跳过来——我的手刚碰到火柴匣子上。

然后——一阵蓝色的火焰——震耳欲聋的轰然一声响——接着是一片黑暗——

我刚醒过来时，看到一张熟悉的脸，是我的老朋友，李奇威医生，他在我面前弯下了身子。脸上露出安心的样子。

“不要动，”他在安慰我。“一点也不要紧了。你知道，发生了意外的事故。”

“包埃洛呢？”我低声问道。

“你是在我的寓所里啊！一切都不要紧了。”

我喉头一阵冰冷的恐怖。他闪烁的说话，唤起了我的恐惧。

“包埃洛呢”我又问了一声，“包埃洛怎样了？”

他认为我一定要知道的了，再闪烁其词，是没有用的了。

“你能逃过这个劫数，真是奇迹——包埃洛却没逃得



过！”

我嘴里哼了一声。

“他没有死吧？有没有死？”

李奇威低下头，样子充满了关怀。

我不顾一切的挣扎着坐起身。

“包埃洛可能死啦？”我软弱无力地说：“可是，他的精神永远不死。我会继续他未完的工作！要四巨头没得好死！”

然后我又倒下来，昏迷了过去。

## 第十六章 临死的陌生人

事情到现在，我对三月里的那些日子，所发生的事情，很难抑制不能不写下来。

天下无敌，无人可及的包埃洛，竟然死啦！那是要命的火柴匣子里暗装了残酷的机关，当然这会引起他的注意，他才会急着去拿到它，因而发生了爆炸。事实上，这种不寻常的灾祸，是突然因我而引起来的，这一直使我充满了悔恨。像李奇威医生说的，我没被杀害，完全是奇迹；不过，我只受到一点脑震荡。

虽然在我看起来，好像我立刻已恢复了知觉，其实已经过了二十四个小时后，我才清醒过来。到出事的第二天晚上，我才能够步履不稳地蹒跚地走到隔壁房里，带着深切感情，看到这口普通榆木棺材，里面躺着世界上大名鼎鼎的一个奇人。

从我恢复知觉这一刻起，我心里只有一个目的——一定要替包埃洛报仇，一点也不怜悯的捕杀四巨头。

我已对这件事想过，李奇威会和我有一样想法，但我感到吃亏的是，这位好心肠的医生，似乎一点也不热心。

“快回到南美洲去，”他劝我说，他一有时间，就对我这么说起。为什么要想做这种不可能的事情？说得更微妙的话，他的意见可以这么说，——如果连世界上无敌的包埃洛都会失败，更不用说我了？

可是，我不会认输的。别的暂且不说，只要说到我有没

有需要做这件工作（我可以这么说，我并不完全同意，他对这件事的做法），我和包埃洛在一起，工作得这么久，我完全清楚他的做法，觉得完全有能力，继续做他计划好的工作，这只是感觉上的问题。我的朋友，已被不正常的手段杀害。我会不尽力把杀害他的凶手们，诉诸法律，能甘心情愿回到南美洲去吗？

我对李奇威说了又说，连听也听够了。

“完全一样，”我说完了后，他说：“我仍不会改变的，要忠告你。我完全相信，如果包埃洛在的话，他自己会劝告你回去的。我代替他说话，海斯汀，劝你放弃这些妄想，回到你的农场去。”

对这种劝告，我可能只有一个答案。他忧郁地摇摇头，没再多说什么！

一个月过去了，我才完全好过来。到了四月底，我会见了内政部长。

克鲁莱的态度，使我想起了李奇威医生。情形令人安静又消极。他一面感谢我做的工作，一面委婉又顾虑周到地加以拒绝。包埃洛提给他的文件，由他在保管，他向我保证，为了应付即将面临的威胁，他已采取可能有的手段。

我受到他冷淡的安慰后，不得不装出一副满意的样子。结束和他的会见，他也是劝我回南美洲去。我对整件事，觉得深深的不满。

我想，我应当站在原有的立场，说一说包埃洛的丧礼。那是严肃又感人的仪式，送的花圈多得数不清。上流社会到下流社会阶层都有，这说明了朋友的卓越和有成就的地位。对我本身来说，我完全被感情所控制了，我站在墓前。

想起我们在一起，所有的经历，和共度过的许多愉快日子。

到了五月初，我拟出了一个活动计划。认为最好还是维持包埃洛的登报启事计划，寻找有关达尼尔的音讯。我在许多日报上，登出启事，人坐在苏荷的一家小餐厅里，判断启事的效果，当我看到报纸另一版上的一节新闻时，我极不愉快的感到震惊起来了。

据报导说，英格斯搭上一艘上海号轮船，离马赛后不久，神秘地失了踪。虽然海面上，风平浪静，这位不幸的先生，一定是从船上失足掉到海里去了。新闻结尾说到英格斯在中国久已做出的卓越贡献。

这一则新闻，实在令人非常不愉快。我知道英格斯的死亡，有一种危险的动机。我一点也不相信，这是一次意外事件。他明明是被人谋杀的，他的死亡，显然是可恶的四巨头下的毒手。

我坐在那里，被这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弄得目瞪口呆，我把这整件事考虑了一下，被坐在我对面的那个人的不寻常姿态吃了一惊。到现在我还没有注意到他在那里。他是个瘦削忧郁的中年人，病黄的面色，留着尖尖的一小绺胡子。静静地坐在我对面，我几乎没有注意到什么时候他坐那里的。

现在，至少可以这么说，他的举动确是很特别。把身子越向前面，不慌不忙地帮忙拿盐罐子递给我，把盐倒在我餐盘四边，倒成四个小堆。

“对不起，”他声音悲哀地说：“人们说，帮一个陌生人倒盐，等于帮忙叫他伤心。这可能是无可避免的必然现象。但我希望不至这样。我希望你通情达理。”

然后，他相当意味深长的，把盐倒到他自己的餐盘四边，也倒成四个小堆。这明明是一个4字。我小心地望着他。我一点也看不出，他像年轻的坦派顿，或是侍者詹姆士，或是我们遇到过的任何人。然而我相信，他就是那个令人可怕的老四。听他说话声调，和我们在巴黎遇见的那个把钮扣扣上的陌生人，倒有点相似。

我向周围望了一望，还没决定我如何行动。他似乎已了解了我的意思微笑起来，轻轻地摇摇头。

“我不该劝告你的，”他说，“你还记得在巴黎，匆促行动的结局吧！让我郑重告诉你，我这么隐退，完全是为了安全。你的想法，有点土气，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海斯汀上校。”

“你这恶魔，”我说，我愤怒得窒息住了。“你这个魔鬼！”

“激动——你有点激动了。你那个去世的可悲的朋友，当会对你说过，能保持镇静的人，总会有大好处的。”

“你敢再说起他？”我叫起来。“你这么残忍地把他杀害，你还敢到此地——”

他打断我的说话。

“我到此地来，是为了崇高的和平目的。想劝你立刻回到南美洲去。如果你回去，对四巨头来说，这件事就算告一结束了。你和你的人，便不会受到伤害。我只答应你到这一程度。”

我轻蔑地大笑起来。

“如果我不听你蛮横无理的命令呢？”

“这不能说是命令啊！我们不如说——大警告如何？”

他语调里有股冷酷的威胁意味。

“善意的警告，我劝你不要当耳边风。”他轻声说。

在我尚未明了他的意图前，他站起身，飞快溜到了门口。我立刻站起身，跟在他后面；可是，运气坏透了，撞上一个大胖子，被他搁在我和隔邻桌子中间。我好不容易挣脱了的时候，我的那个猎物刚穿过门口，碰巧这时候，有一个侍者拿了一大堆餐盘，和我撞个满怀，再一延误，等我冲到门口时，留着黑胡子的这个瘦削男人，早已不知去向了。

侍者左赔不是，右赔不是，那个胖子已安静地坐在一张餐桌前，在叫午餐了。一点也没显示出发生的两件事情，纯然不是意外事故。然而，我对这种事，有我自己的想法。我清楚得很，到处有四巨头的人。

不用说，我对他的警告，并没在意。我会为了正义，和他争个你死我活。我因这些启事，总计只接到两个回答。没有一个提供给我任何有价值的消息。这两个回答，全来自当时和达尼尔一起演出的演员们。他们没有一个完全亲密地熟识他，对他的身份和目前的下落也不清楚。

大约过了十天后，才有了四巨头的行踪。我走过海德公园，正在呆呆地默想时，有一个声音——充满着说服力的外国口音——向我招呼。

“海斯汀上校，是吗？”

一辆大轿车适时停在行人道旁。一个女人把身子伸出窗外。她穿了黑色衣装，手上戴着珠宝，我认出是我们最初认识的那个叫诺莎柯伯爵夫人，后来她用了各种不同假名，是四巨头的一个人。由于某种原因，包埃洛一向暗自喜爱这位伯爵夫人。她某些艳丽的打扮，打动了这个矮子。有

时候兴致来了，他常会说，她是个少见的女人。“哎呀，别走啊！”她说：“我有一些顶要紧的话，要告诉你呢！你也不必想抓到我，因为这么做是非常蠢的。你总是有一点蠢的——冗，是啊！就是这样。你现在很蠢，你一直忽视我们给你的警告。我给了你第二次警告。叫你马上离开英国。你在此地一无益处——我坦白告诉你。你决不能做成任何事情。”

“这样的情形，”我不自然地说：“似乎有点非比寻常，你这么急着要我离开这一个国家。”

她耸耸肩头——动人的肩头，做出一个动人的姿态。

“至于我，我认为，也很蠢哩！我应当把你留在此地，愉快地加以玩弄。你知道，可是头儿们害怕你说的一些话，可能帮了那些比你更聪明的人的大忙，因此——一定要把你赶走。”

伯爵夫人对我的能力，似乎有一种言过其实的想法。我隐藏起自己的烦恼。无疑地，她这种态度，显然使我更烦恼，使我有这样的想法，我这人看不上眼。

“当然，要干掉你容易极了！”她说了下去。“可是，有时候我也很多情。我恳求你吧！你有一个娇妻，是不是令那个死去的矮子很高兴的知道，你并没有被杀害。你知道，我一向喜欢他。他聪明——就是聪明！如果情形不是四对一的话，我老实地相信，他也许胜过了我们。我坦白地承认——他是我的胜利者！他丧礼时，我送了一个花圈，表示我对他的钦佩——一个深红色玫瑰大花圈。深红色的玫瑰，表示我的性情。”

我静静地倾听，渐渐怨恶起来，

“你像一头骡子，缩起耳朵，用脚乱踢。呃，我已传达

了我的警告。你记住这一点，第三次警告，要等毁灭者来说  
了——”

她做了个手势，车子迅速地驶走。我机械地望着车子的  
号码，可是一点也没看清楚。四巨头对小事情，是不会轻易  
疏忽的。

我有点清醒地走回家。从伯爵夫人口若悬河的谈吐里，  
透露出了一件事。我的生命，已有了真正危险。但我无意放  
弃斗争，我知道，我应当小心翼翼，采取可能的每一个预防  
措施。

我在把这些事情，做重新考虑，寻求最适当的行动时，  
电话铃声响了起来。我走过去，拿起电话。

“是啊！喂，是谁？”

一个清脆的声音在回答我。

“这里是圣吉尔医院。我们此地送来了一个中国人，他  
是在街上遭到刺杀的。他活不了多久。我们打电话给你，因  
为在他口袋里，找到一张纸，上面有你的名字和地址。”

我吃惊但不理解。然而我想了一下，我说，我立刻就  
去。我知道，圣吉尔医院，就在码头那边，这使我想起，这  
个中国人，可能是刚下了船。

在我到那里的途中，我心里忽然兴起了一阵怀疑。这完  
全是一个圈套么？不管那个中国人在什么地方？可能就有李  
昌颜插手的可能，我想起曾投过圈套的冒险。这又是敌人方  
面的一种诡计？

我想了一下，无论如何，到医院里去探望一下，总不会  
有害处的。这情形不太可能像是阴谋，像一般说的“骗  
局”。那个快死去的中国人，也许会对我吐露出什么消息，



我可以根据它行事，或许能使我找到四巨头。我要做的就是保持虚怀若谷，一面假装着相信，但暗中警戒。

到了圣吉尔医院，报过了我自己的身份，我立刻被领到急救病房，到了那人的病床边。他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紧闭着眼睑，只有胸部微弱的起伏，显示他仍在呼吸，有一个医生，站在床旁，用手指在把脉。

“他几乎死了。”他低声对我说，“你认识他？呃！”我摇摇头。

“我从没有见过他。”

“那么他口袋里放了你的名字和地址干嘛？你是海斯汀上校，是不是？”

“不错，但我也同你一样，说不出个所以然。”

“怪事。由他文件上看，他似乎是一个叫英格斯的手下人哩——一名退休的公务员。呀！你认识他，是吧？”他马上接着说，我听到英格斯这名字，我不由吓了一跳。

英格斯的手下人！这么说我以前是见过他的了。但我也没法辨别出每一个中国人啊！他一定是同英格斯在一起到中国去的途中，当灾祸发生后，带了个口信回到英国，可能是带个口信给我也说不定。还是先听听他的口信再说。

“他有没有知觉？”我问道：“他能够说话么？英格斯是我的一个老朋友，我认为，可能这个可怜的家伙，替他带了个口信给我。人们说英格斯大约在十天前，从船上失足跌到海里去了。”

“他刚清醒过来，但我不相信，他有没有力气说话。你知道，他流了大量的血。当然，我可以给他打兴奋剂，但我们对可能做的事情，都已尽力做到了。”于是，他做了皮下

注射，我呆站在床旁，存着万一的希望，能听到一个字——  
就是一个暗号——也许对我做的工作有最大的价值。可是，  
几分钟已飞快地消逝，没出现一点迹象。

突然我有了一个痛苦的想法。我是不是已跌进圈套里  
了？假定这个中国人，是英格斯的一名手下，而其实却是四  
巨头里面的一个人员呢？如果我不只一次，看到某些中国僧  
侣们，能够装死的话？或是，再进一层的说，李昌颜也许领  
导一小伙的宗教狂热份子——欢迎死亡的人们的主人的命  
令，我必须先做戒备才好。

纵使有这些想法，闪过我的脑际，床上这个家伙在颤动  
起来了。他睁开眼睛。语无伦次地低声说些什么？然后我看  
到他眼光落到我的身上。他没有认识我的表示，但我立刻清  
楚，他是想要同我说话。不管他是朋友，或是敌人，我必须  
听听他要说什么？

我把身子靠近床前，可是断断续续的声音，对我没有表  
达出什么意思。我听到这两个字“汉特”，但用什么字连  
接，我就说不出了。然后又说到这两个字，这一次我听到  
了：“拉果”。我吃惊地干瞪着眼，使我联想到这几个字可  
能的连带关系。

“汉特的拉果？”我问道。

这个家伙把眼睑迅速闪烁几下，好像是同意了，他加上  
另外两个意大利字：“火车”。又低声说出两三个意国字，  
然后他突然不再说话了。

医生推开我。一切全成了过去。这个家伙死啦！

我走到外面，再又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完全被搞得糊涂  
起来了。

“汉特的拉果，”和“火车”。这几个简单字的含义，可能是指的是什么。他是一个中国人，不是意大利人，为什么他要说意大利语呢？当然，如果他真是英格斯的<sup>①</sup>手下的话，他<sup>②</sup>一定懂得英语的？这整件事，是神秘透顶。我一路回家时，都在大惑不解？哦！我多么希望有包埃洛在此地，用他迅如闪电的机智，解答这个问题啊！

我用钥匙打开门进去，慢慢走上楼，到我的房间。桌上有一封信，我毫不关心地拆开信。我看了信，一时呆住了。

是律师事务所寄来的信。

“亲爱的先生：由于受到我们已去世的当事人包埃洛先生的委托，我们把这封信寄给你。这一封信，是他在去世前一个礼拜，交给我们的，他指示我们说：万一他死了，这封信应当在他死后某一个日子寄给你。”

我把附寄的信，看了又看。确是包埃洛亲笔写的。我对他的笔迹太熟悉了。我带着沉重的心情，相当焦急地把信拆开。

“亲爱的朋友：你接到这封信时，恐怕我已不在人世了。用不着为我哭泣，但请遵照我的嘱咐。你接到这封信时，要立刻回南美洲去。切勿顽固。并不是为了感情用事，我才嘱咐你做这次的旅行。这是必须做一件事情的。这是我包埃洛计划的一部份！不须要再多费唇舌，像对我这样一个聪明透顶的朋友、海斯汀，是不需要多说的。”

“卑鄙的四巨头！我在坟墓那边向你敬礼！朋友。永远是你的朋友，包埃洛。”

我把这封令人吃惊的信，看了又看。有一件事是很明白的。这个令人惊异的人，对每一种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已做

了妥善的安排，纵使他死了，也打不倒他计划的结果！我担任的是实际工作——他有指挥的天才。无疑地，我在海外，应当发现在等待着我的所有指示。在这期间，我的敌人们，相信我已听从了他们的警告，不会再对我打起坏主意。

现在一点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阻止我要立刻离开了。我拍发了电报，订好了船票。一个礼拜后，就可以看到我登上安桑妮轮，在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途中了。

正当船驶离码头时，一个管事，拿了一张纸给我。他说是一个穿皮衣的高大的先生，在放下跳板前，离开船时交给他的。

我打开纸。写得简短而马上说到要点。

“你很聪明。”纸上签上一个大数目字4。

我不由微笑起来。

海上波浪起伏。我享用了还算过得去的一顿晚餐，决定和同船上的客人，打几圈桥牌。然后上床去，希望象别人搭船时一样睡得很熟。

我感觉到有人不停的摇动我，把我摇醒过来。我眼花头昏又迷迷糊糊地，看到船上一个船员，站在我跟前。我坐起来时，他才松了一口气。

“谢天谢地，你终于醒了。我摇得手都酸起来。你依然睡得那么熟！”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问道，人仍在迷迷糊糊，还没完全清醒过来。“船出了什么事情么？”

“我认为你比我更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他冷淡地回答说：“我们接到海军部的特别命令。有一艘驱逐舰，等在那边要接你上船哩！”

“什么？”我叫起来。“在大海洋里吗？”

“这似乎是一件最神秘不过的事情，但这不是我的事。他们派了一个年轻人，到船上来代替你，而要我们严守秘密。你起来穿好衣裳行吗？”

我掩藏不住我的惊异，听从地照做了。大船上放下了一只小船，我被送上驱逐舰。我受到殷勤的接待，但没有得到另外消息。舰长的命令，是要把我送到比利时海岸的某个地点登陆。到达那里，他的任务和责任就算完成了。

这件事完全像一场梦。我坚决的想法，就是所有这一切，一定是包埃洛所做的计划一部份。我必须不加思考地照着做下去，信任我死了的那个朋友。

我在指定的地点，按时登陆。有一辆汽车等在那里，我立刻上了车，车子沿着平坦的法兰德斯平原疾驰而去。那天晚上，我睡在布鲁塞尔的一家小旅社里。第二天我们继续让车子驶去。这一个地方，全是森林和山丘。我体会到，我们已进入的阿特纳，我突然想起包埃洛说过的话，他有个弟弟住在斯派。

但我们并没有驶到斯派。我们离开了大陆，转进一处小山的一片茂密树林，我们驶到一个小村庄，和高耸在山坡上的一栋孤悬的白色别墅。到了此地，车子在一栋绿色的小别墅门前停了下来。

车门打开，我下了车。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站在门中，弯身鞠躬。

“是海斯汀上校么？”他用法国话说：“他在等你来哩！让我为你领路。”

他领我走过大厅，打开后面一道门，站到一旁让进去。

我眨了一眨眼睛，因为房檐面对着西面方向，下午的阳光，斜射了进来。然后我才看清楚，看到一个身影，伸出一双手，等待并迎接我。

啊！不可能的呀！竟然是……货真价实的包埃洛？

“包埃洛！”我叫了起来，拥抱一次是免不了的了。

“千真万确，千真万确，真的是我！要杀掉我包埃洛，可不这么轻易哩！”

“可是，包埃洛——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为了一场妙战！朋友，一场妙战！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突然的伟大一击。”

“但你应当可以先告诉我的啊！”

“不能，海斯汀，我办不到。永远也办不到，一千年也办不到，在丧礼中扮演这一个角色。实际上，这真是天衣无缝。这样四巨头，就不能不心服得五体投地了！”

“可是，我遇到这件事情——”

“不要认为我太寡情了。一部分原因是为了你，我才想出了这个妙计。我情愿冒生命危险，但我深感良心不安，总是要你冒生命危险。因此，在那次爆炸后，我便有了一个辉煌的想法。那个好心肠的李奇威，能够帮助我实行这个妙计。我死了，你就回到南美洲去。可是，朋友，说什么你就不肯这么做。结果我不得不准备好一封律师的信，和冗长无聊的废话。但不管怎样，你终究到了此地——这才是最要紧的事。现在我们躲藏在此地——失去了踪影——等机会，做出最后突然伟大的一击。最后把四巨头打倒。”

## 第十七章 老少以诡计取胜

我们悄悄地从阿特纳隐退，暗中却在注视这世界上，一切情形的发展。我们有许多报纸，包埃洛每天接到大捆信件，显然里面寄来的是某些报告。他从没有把这些报告给我看，但我可以从他的样子上看得出，信里寄来的东西，是不是令他满意？他对自己的信心，从没有动摇过，我们目前的计划，是唯一可能成功的。

“至少说起来，海斯汀。”有一天他说：“我一直在害怕你会为我而丧生。这使我感到相当不安——真象你说的，象一头猫匆匆忙忙。但到现在，我已觉得非常满意。即使他们发觉，海斯汀上校，在南美洲登陆是一出骗局，（我不认为，他们会发觉，他们不可能派人到那里去的。）他们只相信，你想利用你自身的某种智慧阻止他们，不会认真注意，去找到你的下落。他们完全相信我已死了，这一件重大事实。他们会照旧进行下去，小心地完成他们的计划。”

“然后呢？”我急着问道。

“然后啊！朋友，我包埃洛又活起来啦！到最后一刻，我又出现了，把一切搞得一片混乱，用我自身独一无二的姿态，获得最后胜利！”

我体会到，包埃洛的自负，无感觉的变化万端，可以抵抗一切的攻击。我提醒他，有一两次，这种荣誉的竞争，是操在我们敌人的手里。但我可能知道，他对他自己的做法，不可能减低他的热忱的。

“你知道，海斯汀，这就好像你在玩牌时，用了小小的诡计。你一定可以明白了吧？你手里拿了四张牌分牌，一张放在这副牌的最上面，一张放在最下面，如此做下去——洗牌和切牌，再放到一起。这就是我的目的。到了目前我相信，我们是对抗四巨头里面的一个人，可是现在又要对抗另外一个了。让我把他们归合在一起，像一副牌里的四张牌一样，然后，做突然有效的一击，我一下子把他们一起都消灭！”

“你怎样才能使他们归合在一起呢？”我问道。

“等到最后的一刻，人躲在背后，等待他们准备发动攻击。”

“这就是说要等待很久了。”我抱怨地说：

“总得要耐心的啊！好心的海斯汀！不过，也不用多久。他们害怕的一个人——我——已被干掉了。我顶多给他们两三个月的时间。”

他说到某一个人，被他们干掉，就使我想起了英格斯，以及他悲惨的丧生事件，我也想起，还没有告诉他，关于在圣吉尔医院里的那个垂死的中国人的情形。

他非常注意的听我在说这件事。

“英格斯的手下，呃？他说了一些意大利话？这是一桩怪事！”

“这就是为何我疑心，可能是四巨头方面的一个骗局。”

“你搞错啦！海斯汀。动用一下你的灰色小细胞吧！如果你的敌人们，想欺骗你的话，他们自然会做得到，使这个中国人，说令人易懂的洋泾浜英语。不，他说的是真话，



把你听到的话再对我说一遍？”

“最初他说到了汉特的拉果，然后他又说了一些像火车这类的话——”

“没有旁的活了？”

“嗯，到了最后，他低声说了些什么卡娜，什么人的——某个女人的名字，齐。但我不认为这和这件事有何关系。”

“你不会认为这样的，海斯汀。卡娜，齐，非常的重要，的确是非常重要。”

“我不明白——”

“亲爱的朋友，你永远不会明白——无论如何，这个英国人，他是不熟悉地理的。”

“地理？”我叫起来。“这和地理又扯上什么关系了？”

“我敢说，汤玛斯，柯克，更能窥得其中奥妙。”

像往常一样，包埃洛不肯再多说下去了——这是他最令人气恼的花招。但我留意到，他的样子变得格外高兴起来，好像他已有了许多把握一样。

几天又过去了，生活得令人愉快，只令人有一点单调乏味。这栋别墅里，有许多书籍，也可以到四处去做愉快的漫步，但有时候，我为我们被逼着过静止下来的生活而生气起来，我对包埃洛不声不响的自感满足状态，大感惊异。一点也没有什么事情，扰乱我们平静的生活，直到六月底，到了包埃洛给他们的限期，我们得到了四巨头的消息。

一天清晨，有一辆车子，驶到这栋别墅，这对我们宁静的生活，是这么不平常，我匆忙奔下楼，为了想满足我的好

奇心。我看到包埃洛，和一个大约同我一样年纪脸色愉快的年轻人在说话。

他替我做了介绍。

“这位是哈弗上校，海斯汀，他是你们情报部里最出名的一个人员。”

“我怕，一点也不出名哩！”年轻人哈哈大笑起来。

“我应当说，除了熟悉内幕消息而出名外。哈弗上校的大多数友人们和认识他的人，都认为他和蔼可亲，是一个没有脑筋的年轻人——只专心向往跳狐步舞，不管人们称怎样的舞。”

我们都大笑起来。

“呃，呃，说正经事吧！”包埃洛说：“那么，你认为，时机已到了？”

“我们相信是这样，先生。昨天中国被隔绝了。没有人知道，那儿发生的事情。一点消息也没有，电讯都不通了——完全断绝了关系——一片沉寂！”

“李昌颜已露出了他的尾巴。旁的人呢？”

“亚比·雷伦在一个礼拜前，到了英国，昨天到欧洲大陆去了。”

“奥尼维太太呢？”

“她昨晚离开了巴黎。”

“到意大利去了？”

“到意大利去了，先生。据我们判断，他们到你说过常去的地方——可是你怎么会知道呢？”

“啊！这不是我认为骄傲的事情！那是此地海斯汀所做的事情。你知道，他隐藏起了他的才智，所有那些事情，全是

奥妙得很。”

哈弗相当赞赏地看着我，我感到有点不安。

“一切全已准备妥当，”包埃洛说。他脸色苍白，完全认真了起来。“时机已到，一切全已安排好了？”

“你吩咐的一切事情，全已做到了。意、法、英等国当局，全一致支持你，协调一致地合作。”

“事实上，这是一次新的协定，”包埃洛冷淡地说，“我真高兴，达斯佳终于相信了。呃，那么我们可以动手了——或是不如说，我可以动手了。你和海斯汀，留在此地——是啊！我请求你们。朋友，真的，我是说真的。”

我相信了他，但我不可能同意那样的留下来。我们争论过一会儿后，才做了决定。

等到我们上了火车后，向巴黎疾驶而去时，他才承认，他暗自高兴我做了这种决定。

“因为你也要担任一部份的角色呢！海斯汀！担任重要的一部份！如果没有你，我也许会失败。但我认为，我要你留下来，却是我的责任。”

“那么，这有危险了？”

“朋友，凡有四巨头在，就有危险在。”

到了巴黎，火车驶过了车站，包埃洛终于说出了我们的目的地。我们要到波柴诺和意国的泰洛尔。

哈弗不在时，我趁空闲包埃洛，为什么他说发现集会是我所做的事情。

“朋友，因为事情是这样。我不知道，莫格斯怎么会知道这消息，但他的确知道了，他经由手下把消息传递给我们。朋友，我们是到楷尼西，这是拉果火车站口新名称，那

在你可以明白了，卡娜·齐，是从何而来的了，以及火车和拉果——汉特是你自己想像出的。可能是出自火车协会的英格斯的手下。”

“惜尼西？”我问道：“我从没有听说过。”

“我不是对你说过，英国人不懂得地理。可是，事实上，这是很出名而非常美丽的一处避暑胜地，海拔四千尺，位于杜洛米的心脏地区。”

“四巨头在这样荒僻的地点集会吗？”

“不如说是他们的总部吧！已有迹象显示，他们有意想从世界上消失，而在他们的山寨里，发号施令。我做过了调查——那里有许多采石场和矿场，还有一家公司，虽然是一家意大利人开设的小公司，其实是由亚比·雷伦控制的。我发誓说，在这座山的心脏地区，他们挖出了一大片土地做地下室，隐秘得使人无法进入。这个组织的头儿们，从那里可以用无线电，对他们的手下发出命令，他们在每个国家，拥有数以千计的人员。从杜洛米的峭壁，可以出现世界上的独裁者们。这是说——他们不是因包埃洛而出现的。”

“你真的相信这一切吗？包埃洛？关于群众和一般的文化团体吗？”

“如果在俄国怎么说呢？海斯汀？这大有可能是在俄国——加上了这额外的威胁——奥尼维太太的实验，远超过她所宣布的。我认为，她已成功地做到了某种相当程度，放出原子能，使它变成动力，达到她的目的。她利用空气里的氮来做实验，做得很杰出；她也用集中无线电能做实验，因此能把非常强度的无线电信号，集中在某个指定的地点。她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没有人知道，但想当然的，远超过她所

宣布的。她是个天才，那个女人——居里夫人也比不上她。她的天才，加上雷伦几乎用不尽的财富力量，李昌颜的头脑，<sup>①</sup>从没有过的一副犯罪头脑，指挥和计划——呃，像你说的，对文明不完全是一种障碍。”

他说的话颇值得我深思。虽然包埃洛，有时候说话夸张，其实他并非是一个大惊小怪的人。首先我体会到，我们所从事的，是怎样的一场生死斗争。

哈弗立刻和我们在一起，继续做这次的旅行。

我们大约在中午时候，到了波柴诺。从此地起的旅程，我们是坐车子。有几辆大型蓝色汽车，等在镇上的中央广场，我们三个人，进入其中一辆车子。天气虽然酷热，包埃洛却用外套和围巾，蒙住眼睛。他的眼睛和耳朵，使人一看到就认得出。

我不知道，这么做，是不是为了预防，或只不过是怕冷。这一次的汽车之行，花去了几个小时。确实是一次奇妙的行程。因为在这次旅程的第一阶段，我们在几处大悬崖，迤逦地驶了去，一边是小瀑布。然后我们驶进一处富沃的山谷，绵延有好几里远，一直向上盘旋，光秃秃的岩嶺，露出了严密的松树林。这整个地方，即荒野却又令人有舒服的感觉。最后是一连串的急转弯，从路的两边松树林间驶过，我们突然驶到一家大旅社，我们才知道到了目的地。

房间早已替我们预订好了。在哈弗指引下，我们一直走到那里。看起来像是耸峙在岩嶺和松树林的长长斜坡上面。包埃洛对它们指了一指。

“是不是在那里？”他低声问道。

“不错，”哈弗回答说，“有个叫维尔逊的地方——那

里全是大圆石头，排列得奇形怪状——中间弯弯曲曲成一条小径。采石场在右面。”

包埃洛点头。

“快来，朋友，”他对我说，“我们下去，坐到阳台上去，享受一下阳光再说。”

“你认为这么做，聪明吗？”我问道。

他耸耸肩头。

阳光很耀眼——强烈的光芒，几乎使我受不了。我们喝了一些含乳酪的咖啡，然后到楼上，打开我们的一些行李。包埃洛正处于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心情下，深陷在幻想里。他摇摇头，又叹叹气。

我有点好奇地被一个男子引起了注意，他在波柴诺，下了火车，被一辆私人车子接走。他是一个矮子，使我感到兴趣的是，他像包埃洛一样，用外套蒙起来，还戴上一副蓝色大眼镜。我相信，我们是在此地遇到了四巨头中的一个密使。包埃洛似乎并不怎样受到我想法的影响，但当我从卧室窗子，伸出头去看时，我告诉他说，有一个男子，正在旅社附近闲逛时，他才承认，可能这里面有点蹊跷。

我力劝我的朋友，不要下楼去吃晚餐，可是他偏偏要去。我们走进餐厅时，时候有点晚了，我们被领到一处靠窗边的餐桌前。我们坐下来时，被一声喊叫，和一只磁器跌碎的声响引起了注意。一盘法国豆，刚打翻在我们旁边餐桌前的一个男人身上。

侍者领班走过来，喧嚷着连忙陪不是。

那个闯祸的侍者，替我们把汤端来了，包埃洛对他说：“这真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可是这不是你的错啊！”

“你这位先生已看到了？确实不是我的错。那位先生从椅子上半站起身子——我认为他要做出攻击哩！”

我看到包埃洛闪亮着眼睛，这对我是太清楚了，侍者走了后，他轻声对我说：“你知道，海斯汀，包埃洛给人的印象——是不是活生生的？”

“你认为——”

我已没有时间说下去了。我感觉到包埃洛的一只手，正碰触到我的膝部上，他激动地低声说：“你看，海斯汀，你看。他弄面包的小动作！他是老四！”

一点不错，坐在我们隔壁桌子的那个家伙，他一张脸好苍白，竟没有察觉到的自愿在轻轻捏着桌子上的一片面包。

我仔细地在端详他。他的脸修剃得很整洁，圆嘟嘟的脸，脸色青里泛黄，眼睛下面，深深的凹陷进去，鼻梁到两边嘴角，有深深的皱纹。年龄约在三十五，到四十五之间。他和以前假扮的老四，并无任何特别相似的特征。如果没有做出玩弄面包的小动作——他对这种小动作，虽然从没注意到——我发誓说，坐在那里的这个人，我就永远不会知道，他就是我们以前会见到过的人。

“他已认出你来了，”我低声说：“你不应当走下楼来的。”

“我的好海斯汀，我为了这—一个目的假装死去，已装了有三个月啦！”

“就是为了想叫老四大吃一惊吗？”

“为了想使他大吃一惊时，他就必须行动迅速，不就是一点也不够迅速。我们便有了这么一个大方便——他还不知道，我们已认出了他。他认为做出这样新的伪装，一定万无

一失。我不知道要怎样感激蒙罗小姐，她把她的这个小习惯，告诉了我们。”

“现在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问道。

“会发生什么事情吗？他唯一害怕的人，又复活过来了，在这非常时刻，当四巨头做的计划，还没有决定好的时候。今天奥尼维太太，和亚比·雷伦到此地来吃午餐，人们以为他们到柯迪拉去了呢！只有我们知道，他们已躲起来了。但我们究竟知道得多少呢？老四不敢冒险，我必须不顾一切的瞒过他。呃，让他想出法子，来瞒过我包埃洛吧！我会对他准备好的。”

他说完时，邻桌的这家伙站起身，走了出去。

“他去做点小准备了，”包埃洛平静地说：“我们要到阳台去，喝杯咖啡吗？朋友，我想，这会令人较感到快活一点的哩！我正想上楼去，加上一件衣裳呢！”

我走出去，到了阳台上，心里有点紊乱起来。包埃洛的说话，并没有使我完全满意。只要我们做着警戒，我们就不会有什么差错。我决定始终保持着警惕。

足足过了有五分钟，包埃洛才来。他像平时那样怕受冷一样，把围巾蒙住耳朵。坐到我旁边，赞赏地吸饮着咖啡。

“只有英国的咖啡，才真糟，”他说：“在欧州大陆，他们懂得消化是多么的重要，咖啡应当调制得适当才好。”

他说完时，隔邻桌子的那个人，突然又出现在阳台上。他毫不犹豫的，走了过来，拉过一把椅子，到我们的桌子前。

“你们不在意我坐到此地吧。”他用英语说。

“不必客气。先生。”包埃洛说。



我感到非常不安起来了。虽然我们是在旅社的阳台上，我们四面全是人，但我还是不满意。这时，我感觉到有了危险。

老四态度完全自然的在进行闲谈。好让人认为他只是一名实实在在的观光客人。他在说着旅行，和搭汽车观光的事情，煞有介事的对旁人做得完全像是一名权威人物一样。

从他口袋里掏出一只烟斗，点燃起来。包埃洛则掏出他那只小烟匣。他把一支烟放到口里，那个客人，把身子俯向前面，擦火柴。

“让我替你点上烟。”

他正在说的时候，忽然所有的灯光，一下全部熄掉了。玻璃杯叮当的响了一声，我的面前有一阵辛辣的气味，使我窒息住了——。

## 第十八章 在维尔逊

我昏迷了约有一分钟之久。我清醒了过来，被两个人推拉着向前走去。他们一边一个，抓住我的手臂，撑住我的身子，我嘴里被塞了一圈东西。四面一片漆黑，我猜想，我们并没有在外面，不过由旅社走了过去。我可以听到四面人们的叫喊声，说出每个人都想说的话，问熄掉灯光，是怎么一回事？抓住我的人，推我走下几级楼梯。我们从地下走道走过去，然后走过一道门，再走到外面空地，走过旅社后面的一道玻璃门。过了一会，我们到了松树林的隐蔽地方。

我在同我一样的情形下，瞥见了另一个人，我体会到，包埃洛在这次大胆的突然有效的一击中，他也是一个牺牲者。

老四斗胆包天氏打了一次胜仗。我推想，他可能是用了乙基氯化物——在我们的面前，打破了一只小灯泡。然后在一片黑暗的混乱中，他的同桌（可能是坐在隔邻桌子的客人们），把东西塞到我们的嘴里，匆忙把我们带走。

我无法描述以后一小时的情形。我们步伐飞快地走过树林，一直向山坡走去。终于我们到了一处空旷的地方，上了山坡，看到在我们前面，排列成异乎寻常的奇形怪状的岩石和圆石头。

此地一定是哈佛说过的维尔逊，我们立刻在幽深的地方蜿蜒前进。这地方真像是一些恶魔，构成的一处迷宫。

突然我们停住下来。一块巨大的岩石，挡住我们走的小径。其中一个人停了下来，好像在推挤什么东西，没有一点

声响的，这块巨大岩石，忽然转动起来，露出一个像地道的缺口，通到里面的山坡。

我们走进里面，就加快了脚步。有一阵子时间，地道很狭窄，一下子又变得很宽敞，不一会我们走了出来，走进一处宽阔的岩石房间，里面点着电灯。到了此地，我们嘴里塞的东西，全被拿了出来。老四做了一个手势，他面对着我们站在那里，带着满脸嘲谑的得意，把我们全身搜索一遍，口袋里的每一样东西，都被掏了出来，包括包埃洛的一支自动小手枪。

手枪被丢到桌子上，使我感到一阵难过和痛苦。我们完蛋啦——是种绝望的失败，且以寡敌众，一切全完啦！

“欢迎你们到四巨头的总部来，包埃洛先生。”老四嘲笑地说：“真是意想不到的令人高兴，又再见到了你。只是为了这件事，从坟墓里回来，值不值得呢？”

包埃洛没有回答。我也不敢看他。

“从这里走吧！”老四接着说下去。“你来了，使我的同事会有点吃惊哩！”

他指着墙里的一道狭窄的门口。我们走过去，进入另一间房间。房间远远在一头，有一张桌子，前面放了四把椅子。最后一把椅子是空着的。椅背上搁了一件清朝官吏的披肩。第二把椅子上，坐着亚比·雷伦，他在抽着雪茄。靠在第三把椅子上的，是奥尼维太太，一双燃烧着火焰般的眼睛，象修女般的脸。老四坐到第四把椅子上。

我们到了四巨头的面前了。

以前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面对李昌颜的空椅子时，感到这么现实。他人远在中国，却能控制和指挥这么一个邪恶

的庞大组织。

奥尼维太太见到我们，轻轻叫了一声。雷伦比较抑制的，只移动了一下雪茄，扬一扬略显灰色的眉毛。

“包埃洛先生，”雷伦慢声慢气地说：“这真是意想不到。你骗得我们不错。我们认为你已完蛋啦！已被埋葬掉了。然而，这一点已不重要了，现在这出游戏也应该结束啦！”

他声调像钢铁般的坚硬。奥尼维太太，一点也没说什么，但她眼睛里在燃烧着火焰，我真不喜欢她那种微笑的审慎样子。

“先生们和女士们，我问候你们晚安。”包埃洛冷静地说。

他的声音有点出人意外，我没想到他会有这样的声调，不由得使我向他看了一眼。他似乎非常的镇静。但他的整个外表，已有点不同了。

然后在我们后面的帷幔抖动了一下，诺沙柯伯爵夫人，走了进来。

“啊！”老四说：“我们所敬重和信任的中尉。此地来了你的一个老朋友啦！我可爱的太太。”

伯爵夫人像往常一样热情的行动，旋转过身。

“天啊！”她叫起来。“这个矮子啊！啊！他真是不屈不挠的人！哦，矮子，矮子！为什么你要牵涉进这件事里呢？”

“太太。”包埃洛鞠个躬说：“我啊！就像伟大的拿破仑一样，站在强大武力的一边。”

他说话时，我见到她眼睛里，突然闪过一阵怀疑，在这同一时候，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我下意识地已感觉到

了。

站在我身边的这人，原来并不是包埃洛。

他和包埃洛倒是真象，特别的象他。同样有一个蛋型头部，同样神气十足的样子，胖得有点微妙。就是说话的声调不一样，眼睛不是绿色，而是乌黑色，还有胡须——那些出了名的胡须——？

当我这么想的时候，被伯爵夫人的说话声音打断了。她走到前面，声音带着点激动。

“你们受骗了，这人并不是包埃洛！”

老四怀疑的叫了起来，伯爵夫人把身体靠到前面，去抓包埃洛的胡须。胡须抓到她手里，然后，真相才大白。这人的上唇有个小疤痕，完全改变了这张脸的神色。

“不是包埃洛？”老四低声说：“那么他是谁？”

“我知道。”我突然叫起来，然后一下子又停住，深怕把一切事情弄糟。

可是，我仍旧当做是包埃洛的这人，却在鼓励我了。

“你喜欢说，就说吧！现在已不重要了，诡计已成功啦！”

“他是阿契林·包埃洛。”我慢吞吞地说：“侯格尔，包埃洛的双胞兄弟。”

“不可能的啊！”雷伦尖声地说，但他人在颤栗起来。

“侯格尔的计划，已大大地成功啦！”阿契林沉着地说。

老四跳到前面，声音刺耳又富于威胁性。

“成功啦？”他咆哮地说：“你体会到，在几分钟前，你会死去吗？”

“不错，”阿契林说，“我怎没有体会到。是你没有体会到，一个人可能愿意以他的生命，来赢得成功，战争时期，人们肯为他们的国家牺牲生命。我也准备替这世界，同样牺牲我的生命呢！”

就在这当儿，使我忽然想了起来，虽然我愿意牺牲我的生命，我可能会把这一件事，考虑一下。然后我想起，包埃洛为何劝我留在后面，我却感到非常的满足。

“在怎样情形下，你愿意牺牲生命，造福世界呢？”雷伦讥笑地问道。

“我知道，你并没理解到包埃洛的计划真义，首先，你们隐藏的地方，在几个月前，就早已被人知道了，实际上，所有的观光客人，旅社的人员，和其他的人，全是侦探，或是秘密工作人员。在山的周围，布成了一条封锁线。你也许有其他的办法逃出去，但即使你能逃出去，你也无法逃掉。包埃洛亲自在外面，指挥这次行动。今晚，在我到了阳台替代我兄弟前，我的鞋子上已涂过了大茴香制品。猎狗跟着就会追踪而至。必然会把他们领到维尔逊的岩石，入口的地方。你看，不管你对我们怎么做，在你们周围，已布下了天罗地网。你们是逃不掉了。”

奥尼维太太突然大笑起来。

“你错啦！我们有一条路可以逃走，像古代的大力士，在同一时候，也把我们的敌人消灭。你还有什么话可说？我的朋友们？”

雷伦眼瞪着阿契林·包埃洛。

“他是在吹牛罢了！”他厉声说。

另一个人耸耸肩头。

“不到一小时，就天亮了。到时候你就知道，我没说假话。他们已跟踪我，到达了维尔逊的入口。”

他这么说的时<sup>候</sup>，远远的地方，响起了一个回声，有一个人断断续续的叫喊着奔跑进来。雷伦跳起身走了出去，奥尼维太太走到房间的一头，打开一道门，那道门我先前没注意到。我对门里面瞥了一眼，那是一间设备完全的实验室，使我想起了在巴黎的那间实验室。老四也站起身走了出去。他带着包埃洛的一支手枪回转过来，把枪交给伯爵夫人。

“不怕他们逃跑。”他冷酷地说：“不过，你还是拿着这个比较安全。”

然后他又走了出去。

伯爵夫人走到我们面前，把我的伙伴仔细查看了一阵子，她突然大笑起来。

“你倒很聪明。阿契林·包埃洛。”她嘲笑着说。

“太太，让我们谈正经事。幸好他们只留下我们。你出什么代价？”

“我不懂。什么代价？”

“太太，你可以帮助我们逃掉啊！你知道，有一条秘道可以逃跑的。我问你，你出什么代价？”

她又大笑起来。

“你付不起，矮子！呃，就是全世界的财富，也买不到我！”

“太太，我不是说财富，我是个有智慧的人。可是，这是真正的事实啊！每个人都有代价的。利用交换生命和自由，我只不过能猜出你的心愿罢了！”

“那么你是一个魔术师了！”

“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伯爵夫人突然一改她说笑的姿态。她带着情感的痛苦地说：“笨蛋！我的心愿！你能对我的敌人们报仇么？你能使我再恢复到青春美丽，再拥有一颗愉快的心吗？你能使一个死人，复活过来么？”

阿契林非常奇怪地望着她。

“到底是哪一样？太太？你来选择一个吧！”

她讽刺地大笑起来。

“也许你可以赏给我长生不老的药吧？好，我来和你做一次交易。从前我曾有过一个孩子。就给我把那个孩子找回来吧——你就可以获得自由。”

“太太，我答应你。我们一言为定。我会替你找回孩子。你可以相信包埃洛。”

那个怪女人，又再大笑起来——这一次笑得又长又久，显然失去了抑制。

“我可爱的包埃洛，我怕，我替你布下了一个小小的圈套了。你真好，答应替我找回孩子。可是，你知道，我碰巧知道，你办不到的。所以，这只是单方面交易，是不是？”

“太太，我可以对你发誓，我会替你找回孩子。”

“我先问你，包先生，人死了能再复活么？”

“那么这个孩子——”

“死啦！已死了！”

他走到前面，拿起她的手腕。

“太太，我对你说，我再对你发一次誓，我会使死人复活过来的。”

她迷惑地望着他。



“你不相信我。我会证明给你看。把他们拿走的那只皮夹先还给我。”

她走出房间，拿了皮夹回来。她始终紧握住手枪。我想阿契林洞吓她的成功机会，是很渺茫的了，她并不是笨蛋。

“打开它，太太！拉开左边。不错，拿出那些照片看看吧！”

她奇怪地拿出一张小快照，她一看就叫喊起来，身体摇晃不已，好像是要跌倒一样，然后她几乎向我的伙伴身上扑过去。

“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你告诉我，在什么地方？”

“记住你做的交易，太太，”

“是！是的！我相信你。快，他们要回来啦！”

她抓住他的手，一声不响的飞快地把他拉出房间。我跟在后面。她带着我们走到外面房间，进入一条地道，就是我们起初走进来的那条地道，沿着这条岔路的一条短短的小路，她转到右面方向，这条通道一再分岐，她领我们走过去，从没有略事犹豫或是趑趄不前，速度也加快了起来。

“如果我们能赶得上，”她喘着气说：“我们在爆炸还没发生前，必须已到了外面的空地上才行。”

我们仍旧向前面继续走过去。我知道，这条地道是通右面去的，经过这一座山，我们终于到了另一边，面对着一处完全不同的山谷。汗水由我脸上淌下来，我们仍继续走下去。

然后在遥远的地方，看到一丝光亮。越走越近了。我看到了绿的矮树丛。我们拨开树丛，慎行通过。我们又到了空旷的地面，破晓时的朦胧的光亮，把一切都变成了玫瑰色。

包埃洛真的布下了一条封锁线。纵使 we 露出了身影早有三个人向我们移过来，抓住了我们，不过，随着一声惊呼，又把我们释放了。

“快。”我的伙伴叫道：“快——没有时间了——”

他的话终于没有说完，大地在我们脚底下，轰然震动起来。一阵可怕的吼声，把整座山脉，似乎给解了体一样。我们头部朝前，被抛到空中。

×            ×            ×

终于我清醒了过来。我睡在一个陌生房间里的一张陌生的床上。有个人坐在窗前。他转过身，走过来，站到我的床旁。

是阿契林·包埃洛——真的是阿契林么？

熟悉的讽刺声调，驱散了我可能有的疑虑。

“是啊！朋友，是我。我的兄弟阿契林，又回到他的老家去啦——回到他神秘的地方去啦！我终究是我啊！这只有老四，可以扮演这个角色。化装眼睛，牺牲掉胡子，弄上真的疤痕，叫我吃了两个月的苦——使我可不能在老四的鹰眼下，冒假装的危险啊！最后一着，就要靠你的知识和信心了，真是有一个阿契林·包埃洛这样的人！这是无法估计的价值，你协助我做突然而有效的一击，一半的成功，全靠你的帮忙！这件事的全部紧要关头，是要使他们相信，包埃洛仍完全在指挥作战。要不然，一切全就是真的，大茴香、封锁线……等等。”

“但为什么不真的派一个代替的人呢？”

“让你没有我在你身边，使你身陷在危险里吗？你完全清楚我的啊！还有，我总是希望从伯爵夫人身上，找出一个

线索来。”

“你到底怎样叫她相信的呢？使她轻信了一个完全乏味的故事——全是关于一个死去的孩子的事情。”

“伯爵夫人比你更更有眼力呢？我亲爱的海斯汀。她因我的假装，起初相信了；不过，立刻就被她看破。当她说：‘你到很聪明，阿契林·包埃洛先生’时，我就知道，她已猜中了真相。就是在那时候，不然我就永远不会打出我的王牌了。”

“所有那些说到死了复活的无聊的废话么？”

“一点不错——不过那时候，你知道，我自始至终已掌握了那个孩子。”

“什么？”

“是啊！你知道我的座右铭的——预先准备。当我一发现那位洛沙柯伯爵夫人，同四巨头有了关系时，我便对她的身世，做了每一种可能的调查。我知道，她有一个孩子，据报道说，被人杀害了，我也发现，这件事情里面有矛盾，使我想知道，是不是那个孩子不可能仍旧活在世上。结果我成功地找到了那个孩子，付出了一笔巨款。才找到这孩子，这可怜的小家伙，似乎快要饿死了。我把他安顿在一处很安全的地方，和一些善良的人在一起，在他住的新环境下，替他拍了一张快照。因此，当时期成熟时，我把这件小小的惊人事件，全已准备好啦！”

“你真妙，包埃洛，妙极了！”

“我做到了，也真高兴。因为我钦佩这位伯爵夫人。如果她在爆炸中丧生，我就遗憾了。”

“我半害怕地想问你——四巨头怎样了？”

“现在已找出了所有的尸体。老四的尸体，已完全辨认不出，头部被炸得粉碎。我希望——我宁愿希望不至于这样。我想确定一下——不要再有这种事。你看这个。”

他递给我一份报纸，上面有一节被注明出来。报道李昌颜是自杀死亡的。

“我的重要敌手，”包埃洛庄重地说：“命中注定，他和我永不会活着见面。当他接到此地的不幸灾祸消息时，他采用了最简便的方法，结束他的一生。好脑筋，朋友，顶刮刮的好脑筋。不过，我希望，我看到的这张脸，是老四……假定，但毕竟我是在做奇想。他人已死了。是啊！朋友，我们一起面对着，打败了老四，现在你可以回到你的娇妻那里，我——我也要退休了。我发生的重大案件已破啦！以后再发生什么别的案件，都似乎微不足道了。我要退休了。我可能去种种葫芦菜过日子哩！甚至可能结婚，成家立业也说不定！”

他对这主意，起劲而又有点困窘地大笑起来。我希望……小人物一向总是崇拜重要而有辉煌成就的女人们的——。

“结婚而成家立业，”他又说了一遍：“谁知道呢？”